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停刊

新 月

第四卷 第一期 特大號

上海新月書店發行

新月月刊第四卷第一期特大號

現代文化叢書出版預告

第一組 政治經濟十二種

現代文化總論
現代政治思想
現代國際公法
現代國際組織
現代國際關係
現代政黨
現代行政
現代經濟
現代財政
現代法學
現代市學
現代銀行
現代社會學
現代宗教
現代社會學
現代人口
現代商業
現代農業
現代交通
現代水利
現代婦女
現代婚姻
現代戀愛
現代圖書
現代職業

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北京大學等教授
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倫敦大學研究員前光華
大學等政治經濟系主任
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博士現任清華大學及
北京大學國際法教授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政治博士芝加哥大學及
倫敦大學研究員現任大夏光華等大學教授
武漢大學教授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政治博士芝加哥大學及
倫敦大學研究員現任大夏光華等大學教授
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前光華大學等政治經濟
系主任倫敦大學研究員
威斯康辛大學博士現任中央大學教授
中央大學商學院教授銀行週報總編輯
芝加哥大學博士前南開大學教授現任武漢
大學教授
北京大學教授
英國倫敦大學碩士

第二組 社會研究十四種

胡適著
羅隆基著
王化成著
王造時著
時昭沅著
王造時著
羅隆基著
何浩若著
戴蔭庭著
梅如璈著
張慰慈著
崔毓珍著
吳耀宗著
趙紫宸著
吳文藻著
吳澤霖著
吳景超著
楊蔭溥著
張心一著
廖芸泉著
沈亮著
陳達著
潘光旦著
潘光旦著
徐志摩著
袁同禮著
何清儒著

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現任清華大學教授
前光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兼教授
前光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兼教授
北京大學等教授
國立北京圖書館館長
齊魯大學教授

現代文化叢書出版預告

第三組 教育哲學七種

大夏大學教授

現代倫理學 前光華大學文學院院長現任燕京大學教授

現代心理學 美國士丹佛大學學士碩士光華大夏等

現代史學 美國士丹佛大學學士碩士光華大夏等

現代教育 芝加哥大學博士中央大學史學系主任

現代中學教育 美國康乃爾大學碩士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

現代教育 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光華大學教授

現代數學 光華大學教授

現代天文學 麻省及加利福尼亞大學博士立克天文台研

現代地理學 清華大學教授

現代地質學 清華大學教授

現代物理學 北京大學院長中央研究院理學院主任

現代化學 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化學系博士柏林大學

現代醫學 約翰霍布金大學博士

現代電學 美國麻省理工大學科學博士中央大學工學

第五組 文學藝術九種

現代詩 前光華大學教授

現代小說 前北京大學教授

現代戲劇 前北京清華等大學教授中法大學文科學長

現代美術 清華大學教授

現代音樂 暨南大學教授

現代建築 美國耶魯大學音樂學士現任國立音樂專科

現代文學批評 東北大學教授

現代生物 青島大學等教授

全增嘏著

張東蓀著

沈有乾著

沈有乾著

雷海宗著

董任堅著

廖世承著

朱公謹著

余青松著

王成組著

翁文灝著

丁西林著

沈鎮南著

桂質良著

顧毓琇著

邵洵美著

郁達夫著

宋春舫著

葉公超著

華林著

黃自著

梁思成著

梁實秋著

薛德培著

三種新書 不日出版

雲 遊

徐志摩著 實價五角

岳飛及其他

顧一樵著 實價六角

中國問題

胡適等著

上海新月書店發行

新月月刊第四卷第一期

——志摩紀念號——

目錄

優生的出路·····	潘光旦
藝術與宗教儀式·····	Harrison 梁實秋 譯
發明的天才——愛迪生·····	任鴻雋
辨偽舉例·····	胡適
志摩 羅米歐與朱麗葉·····	莎士比亞著 徐志摩 譯
遺稿 醒世姻緣序·····	徐志摩
牆上一點痕跡·····	吳爾芙夫人作 葉公超 譯
一個卡司第人的意見·····	馬瓊麗德后作 李青崖 譯
詩	
愛·····	饒孟侃
藍莊十號·····	陳夢家
怨·····	方璋德
聲音與眼睛·····	梁銀譯

志 摩 紀 念

大學精神·····	余楠秋
中國新劇運動的命運·····	顧仲彝
一段軍行散記·····	儲安平
在荷蘭·····	郭子雄
哭摩·····	小曼
追悼志摩·····	胡適之
志摩紀念·····	周作人
志摩在回憶裏·····	郁達夫
談志摩的散文·····	梁實秋
與志摩最後的一別·····	楊振聲
志摩最後的一夜·····	韓湘眉
「志摩是人人的朋友」·····	方令孺
悼志摩先生·····	儲安平
懷志摩先生·····	何家槐
志摩師哀辭·····	趙景深
送志摩昇天·····	張若谷

優生的出路



挽救民族危亡的出路不止一條，政治的出路，教育的出路，實業的出路，黨治的出路，宗教道德的出路，打倒帝國主義的出路，甚而至於音樂的出路，一切一切都有人提出討論過了，有的並且已經經歷過多少的試驗，成或敗也都有可說的了。

但優生這一條出路似乎還沒有人具體的提出過。我從民國十二年起在優生的題目上，或站在優生的立場上，固然不揣鄙陋的發表過不少的文稿，但幾乎沒有一次不是旁敲側擊的。我有鑒於西方優生運動的覆轍，深怕一做正面文字，就不免有一知半解的好事者出來大敲大擂，不但不足推進優生運動，反足以阻礙他的健全的發軔。往年平社歷次的敍會裏，我擔任過兩次的討論，第一次從優生方面分析中國問題，第二次從同一方面尋一簡解決的方案；但兩次的文字都沒有完全發表。那篇胡適之先生認爲是平社討論的產物的說才丁兩旺，實在和平社無干。中間固然論到優生的出路，但只是偶然提及，並不具體。那篇人文選擇和中華民族確是第二次討論會中宣讀的，也確乎帶着方案的性質，但只詳全部方案的一部分——人文選擇的部分——其他部分完全沒有顧到，所以也不能說是具體。

去年八月間在廣州演講，題目之一便是「優生的出路」。這一次不但題目很顯明的具有方案性質，內容也確還具體。但人事碌碌，至今沒有機會把他寫成稿子。最近自日本侵佔

東省和上海以來，國人爲民族和國家求出路的聲浪又甚囂塵上；一切一切又都談到了，只是談不着優生。一向在這方面審慎又審慎的我，却真有些按耐不住了。下面便是按耐不住的結果。

x x x x

優生的出路，可以分做兩部分說：

一是優生的目的。

二是優生的方法與路徑。

(一)

優生的目的是極簡單的。就是，要教民族中的優秀分子相對的加多，不優秀分子相對的減少。美國有一位生物社會學者把民族畫做一箇陀螺形的東西（是外國式的陀螺，非中國式的地黃牛）：一箇中下分子特多的民族好比一箇普通玩的陀螺，上小下大，上輕下重，一箇中上分子多的民族便好比把同樣的一箇陀螺倒了過來，變做上天下小，上重下輕；一箇中下中上比較均衡的民族便好比一箇中間大兩頭一般尖削的陀螺。我相信中國民族是好比最後的一種陀螺，同時又有像第一種陀螺的傾向，即，平庸的人獨多，中上和中下的分子比別的民族相對的要少，同時又因中古以來種種反選擇的影響，中下的分子有日益增多的趨勢。

上文「優秀」「不優秀」，「中上」「中下」一類的說法，自然是指民族分子的能力和品質。討論到一箇民族的盛衰興亡，終究不免談到民族分子的能力和品質上去。以前講出路的人也談到這一點，如今講優生的出路自然也不能自外。不過有一些不同，優生者着眼在能力和品質的天賦限制上，講其他出路的人注意的却是後天的人爲的種種努力的程度。

談一切出路的人幾乎誰都承認下面四種能力或品性的不足，至少不足以應付二十世紀內中西新舊種種勢力交流的局面：

- 一、體力。
- 二、科學能力或研究能力。
- 三、團結能力和組織能力。
- 四、社會意識或「八公爲公」的能力。

至於這四種能力爲甚麼缺乏，却一百箇裏有九十九箇不是從環境裏尋答復，便是從意志力量求解釋。我不妨舉最近的一個例。

黃任之先生去年到日本去觀察，大受感觸，回來做了一本很有趣的黃海環遊記。他在最後一節裏提出了四項改進中國的辦法：一是人人把體格練好起來，二是堅決的信仰科學，三是大家團結起來，四是大家從本位上努力進取。黃先生是爲中華民族找尋出路的一位前輩，我們誰都很敬愛他的。他這四項辦法裏，至少有三項牽涉到能力問題，但黃先生似乎並

不承認中國民族的能力，在這幾方面有多大欠缺，不過沒有下決心去做罷了。他說：「今後的問題，就是對於這四辦法，快快去做，快快去做」。可知他所見到的，始終是一箇意志問題，不是一箇能力問題。即使他也見到能力的薄弱，他很明白的否認這種薄弱是因緣於先天的不足。「他說：如果吾們還覺得吾們的土地是很肥美的，物產是很豐富的，基礎到現在還是很好的，病就在人的方面；而且人的生殖是很繁盛的，姿質是很聰明優秀的，病僅僅屬於後天，而完全不在先天，那麼中國決不是不可為的國家。」

我為黃海環遊記做了一篇書評，我也承認「中國決不是不可為的國家」，但要可為，第一先得承認目下民族體力的不足，科學能力的薄弱，領袖人才與組織能力的缺乏，自私自利的普遍深刻與夫團結的不易，不但不是一箇意志問題，而且是一箇遺傳的能力問題。不承認這一點，便不知病根所在，不知病根所在，便不能開方下藥。

上文不說到四種能力的欠缺麼？如今我要根據遺傳和淘汰的原則，來給他們分析一下。

打頭我應當再說一遍，我是相信中國民族先天不無問題的，不無病態的。「民族病態」的意義當然和「箇人病態」的意義不同。因為淘汰不得法，使民族分子一般的體力智力不足以應付一時代一地方的環境，這箇民族便不妨說是有病的。我很怕中國民族便是這樣的一箇民族。

所謂淘汰，也似乎應當不憚煩的解釋一下。達爾文死了五十年了，物種原始出來了七十

多年了，嚴譯赫氏天演論以來也三十多年了，但是除了少數生物學者以外，大家對於達氏演
化論的精義至今並沒有抓住。達氏演化論的精義便是淘汰或選擇。

究竟甚麼叫做淘汰或選擇？生物體因爲遺傳品性和平生際遇的不同，配偶行爲的發生
有有無遲早的分別，生產後輩的行爲又有有無，遲早，多少的分別，死亡的行爲也有遲早的
分別。這三種不同的行爲，在人類方面，我們有三箇名詞來代表，叫做：軒輕的婚姻率，軒
輕的生產率，軒輕的死亡率。這種軒輕的現象便是淘汰或是選擇的結果。早死，遲婚，不
婚，不育，少生——是屬於淘汰一面的；遲死，早婚，多生——是屬於選擇一面的。同一地
段裏，同一時期裏，人物的各種流品，在數量的分配上，因此關係，便有顯著的不同。在同
一段段不同的各時期裏，流品數量的分配也大有不齊，爲的是同一原因。

選擇或淘汰有兩種，一是自然選擇或淘汰，即在不懂生物學的人也曉得在文章裏引用
的。一是，在普通動植物方面，人工或人爲選擇，在人類方面，可以叫做社會選擇或文化選
擇，我一向喜歡把他叫做人文選擇。在人的方面，達爾文自己並沒有來得及發揮，大部分的
研究是後來的德法英幾國學者做的。這一點，知道引用的人就不多，即在翻譯赫氏演化論的
嚴幾道氏似乎還沒有十分了解；他始終以爲中國民族的種種惡劣性根，非經天然淘汰的巨變
之掌層層洗伐，不足以言更新。

其實呢？所謂人文選擇是極容易了解的。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化勢力，這種勢力決不是

混同劃一的，往往某派文化勢力特別佔優勢，而成爲社會生活裏人們適應或位育的最大的對象；順之者生，逆之者亡。例如漢代以後的中國人，凡是比較能夠在孔門或儒家的學說和制度裏討生活的，簡人生存的機會總要大些，配偶的機會也要早些，生男育女的機會也要多些。這一層至今還未經切實研究，但是正統者和異端者不能共戴一天，至少不能「戴」到同一程度，是中外古今通例，可以無疑的。但假如一種文化對於婚姻與生產的機能有抑制的影響，則順生逆亡的原則可以一變而爲「順亡逆生」，例如兩晉三唐以還中國的佛教信徒，或歐洲中古時代的基督教信徒。

明白了選擇或淘汰的意義，我們不妨進而分析目下中國民族品性上的四大缺點了。

中國人的體格顯然是千百年來饑饉薦臻人口過剩所淘汰成的一種特殊體格。說他壞，壞在沒有多量的火氣，以致不能衝鋒陷陣，多做些冒險進取開拓的事業。說他好，好在富有一種特別的順應力或位育力，乾些，濕些，冷些，暖些，餓些，飽些，似乎都不在乎；有許多別的民族認爲很兇險的病菌，他也能從容抵抗。有一位西方學者說，任何民族可以寂滅，但有兩箇民族不會，一是中國，一是猶太，大概就因爲這兩箇民族，飽經世故，最富的「牛皮糖」的勁兒的緣故。我們平日在街頭所遇見的「半人半鬼」的「同胞」，其實身體並不柔弱到甚麼地步；在已不衛生的環境之內，他們的生活力倒比西方人要強；衛生的環境經他們居住之後也往往可以變做比較不衛生的，因爲不衛生了，對於他們的生活並沒有多大妨礙，他

們並不因此而多遭淘汰，他們祖宗的隣舍早就承了他們的乏，他們是已經被選擇了的。海禁開放以來，第一種救國的口號，就是提倡體育，鍛鍊體格，但這種「牛皮糖」似的體格平日就沒有鍛鍊的要求，也不容易養成鍛鍊的習慣，鍛鍊之後也決不會變成西洋人一般的體格，因為彼此種族的系屬和淘汰的背景原是不同的，數千百年歷史和環境所形成的不同要靠三年五年的操練來變換他，是一件絕對不可能的事。

在海禁開放以前，中國人的體格至少是夠應付中國的特殊環境的，水也罷，旱也罷，兵也罷，疾病也罷，官司豪強的壓迫也罷，死了張三，李四總還活些，民族全般總可以苟延殘喘。但開放以後就絕對不行了。「牛皮糖」的勁兒儘多沒有用處，我們要的是火氣，活力，可以衝鋒陷陣，可以冒險進取開拓發見，才有希望和別的民族打一箇平手。這種火氣和活力更不是學校裏的徒手體操可以鍛鍊得出的。

科學能力的薄弱，時至今日，大概是誰都承認的，至少是懷疑到的。而所以薄弱的原由，也可以在不良善的淘汰中求之。迫於生計，日以孜孜的，無非是開門七件，民族分子中間或有些科學頭腦，也就用武無地，早晚受了糟塌埋沒，所謂糟塌埋沒就是淘汰；科學頭腦特強的人，興趣所屬，每每不能兼事家人生產，結果自然是受人排斥貶薄。這是比較在自然淘汰方面的說法。二千年來的選舉和科舉制度也是富有淘汰能力的。選舉的目的和標準異常狹窄，至後期尤甚，所有種種變異品性的極端——舉凡可以促進科學的研究和發明的

——都在不能維持滋大之列。在選舉制度之下，人口中並非沒有智力卓越的人，但這種智力都是清一色的，至多總跳不出考據，詞章，義理三箇圈子，而考據的範圍又僅僅限於古書的釐訂詮釋。至於聲光化電，動植生理，初則因社會不與鼓勵故，為興趣所不屬，終則因生物淘汰故，為才力所不逮。及西化東來，發明與研究的刺激和需要雖多，而研究精神和發明成績的卑不足道如故。這又是人文淘汰的說法。

團結能力和組織能力的薄弱，也一半因為自然淘汰，一半因為人文淘汰。千百年來水旱災荒的選擇勢力在中國民族中間釀成了一種最不幸的心理品性，就是，自私自利的畸形發展（說詳拙譯美人亨丁頓氏自然淘汰與中華民族性）。畸形的自私自利的人聚在一處（家庭中）人另有血緣關係，不論，當然難望他們通力合作，打成一片。這是自然淘汰的說法。中國家制的發達與鄉部中「無為而治」的精神的普遍，像選舉制度一樣，是中國文化比較獨有的特徵。這種特徵雖有別的好處，却最不利於領袖和有組織能力的人才的產生。大家族裏，有了一位比較有力量有見識的家長或族長，一村之中有了一位年高德劭的村正或村長或紳董，幾乎一家一村的事都可以因他們的一言而決，平日用不着組織，用不着多量政治上的分工合作，幾乎完全用不着法律，也用不着比較嚴格的領袖和隨從的身分區別。在這種情形之下的團體生活，所憑藉的權威是一個血緣的「親」字，是一個高年的「長」字或「齒」字。有時候一村即是一族所構成，村正也就是族長，於是兩重權威合而為一，越見

得牢不可破。在這種權威之下，偶有一二富有領袖天才和組織能力的子弟產生，試問究有幾分用處。他們若想施展他們的才力，想引想一些比較有組織的共同生活，一些法治的觀念……來，恐怕話還沒有出口，已經要蒙「不務本」和「犯上作亂」的罪名，受大衆的箝制，宰割，和淘汰了。夫團結全靠組織，無組織或組織不嚴密的團結不叫團結，只是一個部分不相聯絡的集合體；所以團結的先決條件是領袖人才與其組織能力；有了真正的領袖人物，才有真正的服從人物；家制與村制的服從只是感情的，習慣的，並沒有經過理性的盤駁的。如今真正的領袖既不易產生，真正的服從性也就無法培植；缺少團結的原料與條件而輕言團結，無怪其不可能了。這是文化淘汰的說法。（說詳拙作人文史觀。）

中國民族的四大弱點，上文已去其三，第四弱點是因自私自利心的畸形發展後所產生的貪污與公私不分。在家，我們想盡方法要教老媽子不揩油，爲國，又想盡方法要澄清吏治，整飭官方，所謂澄清，所謂整飭，無非是教他們不貪贓，不刮地皮。但在這方面我們至今不但沒有成功，並且更覺得束手無策。爲甚麼？這同團結能力的薄弱一樣，又得向自然淘汰和人文淘汰的勢力求解釋了。貪污是自私自利的一大表示。在饑饉薦臻的自然環境裏，唯獨貪得的本能（Acquisitive instinct）比較特強，而平日之間能下功夫去搜刮，儲藏，以備不虞的分子才最有機會生存和傳種。這是自然淘汰的說法。家族的畸形發展把國族的經濟生活打成一片，人人把家族的利益看在個人利益之上，一人不生利則已，否則直接間接即

負擔養闔族或全家的責任。這在生計比較充裕，凡屬丁壯盡人可執一業的時代，可以不出亂子，但一到「生寡食衆」的時候，這生利的人勢非作奸犯科不可了。而唯獨作奸犯科的在這種年頭才有保全個人和全家的能力。所以家制的畸形發展不但淘汰了領袖人才，並且選擇了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這是文化淘汰的說法。

四種劣點的話似乎是完了。不過我對於團結力的薄弱，還要補充一句，因為誰都承認他是二三十年來國家多難的第一大癥結。上文不提到陀螺的比喻麼？假定中國民族的結構真好比一個兩頭尖中間大的陀螺，那就等於說，民族中極愚頑不靈的分子雖少而第一流的領袖可以開拓和擋頭陣的分子也同樣的不多，最多的是庸庸碌碌的中人。在第一流人物比較充足的民族裏，中等人物原是極有用的，他們受了第一流人物的感動，指揮，往往可以心悅誠服的陳力就列，而為公衆出力。如今中等人物過多而第一流人物幾乎少得沒有，於是人與人的關係，正合着江南人一句俗話，「你看人家不大，人家看你大不多」；辦起公事來，又往往合着孟子的兩句話，「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誰都想坐第一把交椅，又誰都坐不穩，誰都只配做些守成的事，而誰都想開創；近代的教育又很錯誤的假定誰都可以培植成第一流的人才，從而打動各人的領袖慾，同時却不能把領袖的能力從外面灌輸進去。結果，就造成了二十年來政治上，經濟上，教育上，種種傾軋，嫉妬，散漫，混亂，與相持不下的局面。局面既不是一朝一夕所造成，又豈是一朝一夕所可改革？

最近有一位教育界的先輩對人說，我們參攷暹羅興國的舊例，以為只要第一流人物能團結，民族與國家是定可挽救的。不錯。無奈我們缺少第一流人的而多中流的人物何！縱有二流三流的人物，無奈根本缺乏團結的能力何！

(二)

但上文種種並不能教我們失望。優生學者是對於任何民族不失望的，因為他知道一個民族的遺傳品性原不是固定的，而是因為軒輊的生產，死亡與婚姻率的關係而會隨時發生變遷的。這種變遷既可以像上文所說那般的自陵成谷，也未始不可因淘汰與選擇勢力的轉變而自谷成陵。所謂淘汰與選擇勢力：其屬於文化與社會的，既完全出諸人為，可以隨時斟酌損益，其屬於天然環境的在今日科學昌明的時代，也未始不能因人力而多所左右。

優生的目的，就今日中國民族的特殊情形而論，是在增加四種富有遺傳基礎的才力或有此才力的分子，已具如上述。說起增加，我想誰都贊同的，不過增加的門徑，優生學者的見地與一般的見地很有不同。優生學者要增加的，第一是這種人才的原料，第二是希望這種原料，於既得之後，不要浪費。他相信這種原料並不是現存的，尤其是在「飽經世變」的民族像中國民族；唯其不現存，所以有先事增加的必要。一般人的看法却以為這種原料是現存的，並且俯拾即是，所以只要不糟塌，只要盡心利用就是了。「玉不琢，不成器」，這

是優生學非優生學都承認的至理，不過優生學者主張先得有玉，玉是要開採的，不是俯拾即是；有了玉，然後言礦。礦是教養，開採是原有才力分子的早婚與多育。以前講改革的但知教養的重要，而不問教養的原料如何，更不問原料的由來，更不問原料有何增益的方法；優生學者却要雙方兼顧並顧，並且認定原料的認識與增加比原料的琢磨還要基本。

上文所說又可以歸納為下列幾點，也可以說是幾個步驟：一是才的認識，二是才的增殖，三才是才的培養。這裏所謂步驟當然並不指時間上應有先後，乃是指，在我們的見解裏應有先決後決之分。

根據了上文的理論，我們不妨提出下列幾條應走的途徑來。

一、在自然環境方面，救荒是目前最急迫的一條路。這裏所謂救荒，因為立場不同，當然和現下救荒的目的與工作不很一樣。目下的荒政，說得大些，目的在挽救國計民生，說得小些，在減輕被災民衆的痛苦。這些當然也是不可少的。不過我們目的是在挽救民族品性的一部分，救它不變本加厲的惡化。災荒的淘汰的影響，上文已經提到的，不但我們的自利心突飛猛進的發展了，並且降低了鄉鄰人口的智力（自然淘汰與中華民族性，第九九——一〇三），養成了一種牢不可破的逆來順受的體力和心態。自利心的增益即等於同情心的減少；見人急難，不但不加援手，反要引為笑樂；這種變態的性格未始不出荒年之賜。政治腐敗，社會混亂，生計凋敝，而可以漠然無動於中；這種西洋人所不能了解的逆

來順受的本領，也未始不出荒年之賜。對於荒年已能充量「位育」的民族，試問還有甚麼吃不下的橫逆？

所以要改革民族的品性，非先改革荒年與荒年的成因不可。西北苦旱，東南苦水；水與旱是天時氣象有大變化的表現，往往有時期性，初非人力所可更改；但水可以宜洩利導，旱可以蓄水預防。造渠所以蓄水，築堤所以防水，濬河所以洩水，都是很根本的；但最基本而水旱可以兼治的是大規模的山麓與河岸造林。近年來因災荒的層出不窮，公私的力量忙於救濟，這一類根本的工作還做得很少；導淮，長江堤岸，陝西的涇惠渠已經要算舉世大者了。至於造林，似乎更沒有通盤籌劃過，去實際的設施尙遠。

關於災荒的成因與根本救濟辦法的議論，最完全的，據我所知，要推美人麥勞瑞（W. H. Mallory）的災荒的中國（China: Land of Famine），是民國十五年美國地理學會所出版的。麥氏先把災荒的經濟的，自然的，政治的，與社會的成因先分析一過，然後再就四方面提出了許多辦法。他在自然方面，對於造林，築堤，疏濬，灌溉諸端都有很賅括的討論，於灌溉與疏濬兩端所論尤詳細。造林一端，他雖以為未必能防旱，至少可以防水。

麥氏在分析災荒的自然成因的一章裏，打頭就講到森林的關係。他說：

有幾次的飢荒，差不多完全因緣於自然的原因；同時和自然現象完全沒有的災荒，也可以說是不常見的。自然狀況對於人民的不利，中國要首屈一指，至少在像中國領

土與人口一般大的國家裏，中國要首屈一指。中國人民，有一大部分居住在有曲折的河道通過的大沙灘上；這種河道往往沒有界綫分明的河牀。雨水非常不調勻，在北部與西北部尤甚……

科學家將上述的情形及其聯帶發生的災害都歸罪於中國歷代任意蹂躪樹木的民衆。我們深信現在的中國本部，以前是曾經布滿過樹木的；並且我們已經得到很充分的歷史和地質學的證據，來坐實這個信仰。

南京金陵大學勞德必而克 (W. C. Lowdermilk) 教授，曾經研究過樹木茂盛的山陵怎會變做一些濯濯的山坡；他新近曾將山西省從前的情形和現在的情形作一比較的研究。山西省境，十分之九是山地，並且大部分的山坡，有百分之二十五的斜度。在大雷雨的時候，沒有遮蓋的山土，立刻就沖壞。山西的北部，在三年與十五年之間，泥床就要被雨水沖去一層。關於目下山西樹木的剩餘的情形，勞氏曾說：「最可靠的標識，恐怕要算廟產內的樹林了。山西所有樹木如能遮掩像廟產一般高或較高的山西全部山地，已經就了不得了。」

至於中國人民所以毀壞這個天然大富源的原因，我們在這裏不討論。我們已很充分的知道中國前代蹂躪樹木的行動，比任何國家，都要來得殘暴。任意斫伐的行爲，其害不特造成了今日的情形，且使中國西北兩部的地方，日漸乾燥；不但如此，現在比較

肥沃的地段，也會越來越磽瘠，越來越沙漠化，像中亞細亞的土地一樣，（據吳鵬飛君譯本酌改。）

「解鈴還得繫鈴人」，中國民族的許多「劣根性」既因緣於災荒的反選擇的影響；而中國的所以成爲「災荒的國家」是因爲西北的旱化，而西北的旱化，又局部因爲先民斬夷與蹂躪樹木的行爲；那末，要祛除這許多劣根性，基礎的工作在防旱，在止旱，防旱須有大規模的造渠工程，止旱須有大規模造林運動。

二，在經濟生活方面，我們可以提出兩點，一是求國家生產能力的提高，二是求支配的利便與公允。要做到第一點，大規模的改良農業是第一步，適度的工商業化是第二步。中國向來是重農的國家，以後仍應以農業爲立國的大本。工商業的發展，一暨既受制於重要原料的缺乏，一暨又限於組織能力的薄弱與領袖人才的不敷分配，前途本來不能望歐美各先進國的項背。所謂重要原料的缺乏，如煤鐵石油之類，向來以地大物博自豪的國人近亦將次領悟；至於組織能力的薄弱，當代從事改革的人還諱莫如深，但早晚也不免默認。民族分子中組織能力比較富厚的向推兩廣的土著及自兩廣移出的華僑，歷來規模較大與組織比較複雜的工商企業十九是華僑回國創辦的。但據我去夏在廣州的觀察和外人對於華僑企業的評論，可知在這裏所表現的組織能力雖較一般內地的中國人爲強，較之歐美企業界所表現的，還不知要落後幾級。日本南洋富商與南進運動的領袖堤林數衛氏看透了中國僑民的這種弱

點，所以說：「華人勉勵精勤，善於貯蓄；貯蓄後漸起新業，至倒閉而後止。彼等最初是勞働者，少積資產，為乘時崛起之商人，其貯蓄最多者有數億之富力。此乃華人之共通性。然而華人之短處：則利己心甚強；個人企業，往往成功，團體企業，往往失敗也。」去年基督教協進會舉行民生改進會議的時候，燕京大學教授泰雷氏(J. B. Taylor)提出一篇專論小企業組織的論文，我認為是最合理可行的，因為小企業組織不特不背國情，並且適合民性，上文所謂適度的工商業化，便是指有合於國情民性的工商業化。

生產的能力提高以後，經濟享受的支配尤不能不求利便與公允。支配的利便靠交通的發達與銀行與信用機關的進展，而支配的公允則大部分視工商業的組織。資本主義下支配的不易公允，尤其是對於勞力的人，到今日是很容易承認的，但社會主義之下也未必公允，尤其是對於勞心焦思的人，則承認的人還少。中國在這方面的出路似乎應酌取二者之長，而應作整個的迎拒，尤其應該參取原有的農村經濟與家族經濟的優點，融合既久，也許可以演變出一派比較合乎國情民性的經濟組織來。上文所說的小企業運動，便正向着這條路上走。近來很多人提倡的合作運動，也是同樣的值得贊助的。

上文所論的各點誰都可以主張，初不得從事優生學的人出頭說外行話。不過，主張儘可相同，而主張的見地多少有些出入。誰都着眼在個人生計的充裕與分配的公允上，優生學者對於「充裕」與「公允」的注腳却有些別致。他所謂「公允」並不是等於一般人所說

的「平等」。一方面他否認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凡屬有錢財有地位的人都是好人，都是有才力的人；同時他也看不出來爲甚麼沒有錢財沒有地位的人却會有孟子，渥溫，馬克思與其他平等或平權論者一般的聰明智慧，而人人有做堯舜的資格。換言之，經濟的待遇，應視才力與運用此種才力後對於社會與文化的貢獻爲移轉。目前所稱的上流階級中，便有許多分子，不配受目下他們所得的待遇；目下所稱的下乘階級中，也便有許多分子應受更良好的待遇。前者既不肯放棄已得的待遇，而後者又非掙扎奮鬥來改善他自己的待遇不可，於是一種不安定與敵對的社會局面以起，而社會經濟與人才的虛耗於此種局面中的正不知凡幾了。生產的增加與分配的便捷，如能實現，至少可以救現在沒有財富沒有地位的人多得一些自由發展的機會。不致橫遭淘汰。

優生學者所謂「充裕」不但指一個人一身與一生的贍足、同時要參攷到這個人的血統的前途，尤其是要是他或她是民族中的比較中上的分子。所以不以個人做單位，而以家庭做單位，而這裏所指的家庭一定得包括適量的子女。以前民族理想之一，「光前裕後」，我們以爲依然適用，尤其是「裕後」。不過所謂「裕」，決不應該完全指錢財，更不應指多量的錢財。漢書與三字經上所說的「人遺子，金滿籬」決不是「裕後」的精意。「裕」字固然脫不了經濟的意義，一個人要立業成家，相當的贍足是絕對不可少的。若不止贍足而成富足，則自來社會經驗早就告訴我們，不但於個人的發展與生活未必有益，並且往往可以減少遺留

息的願望；尤其是在一夫一妻制通行的社會裏。英國的貴族，美國的富豪，大半子女稀少，甚至於絕嗣，而遺業終於轉入他姓的。所以我們說「裕充」，含有「裕後」的意義，「裕」的程度要適中，以不妨害產生適量，而子女的願望與子女出生後的教養的健全為限。

三，在社會生活方面，我們也可以提出兩點：一是都市化的控制，二是家庭制度的整頓。

都市化的控制問題，與上文所說農本經濟與適度工商業化有密切的關係。農業人口的減少與農村的衰落，工商業的勃興，都市化的突飛猛進是工業革命以後三種拆不開的現象。

所以上節裏所未能詳細討論的，我們希望在這一節裏補足。

都市化對於個人衛生的害多利少是顯而易見的。空氣的過濁，污物的不易掃除，細菌的容易散布，一般生活的不自然與不守規則，在在提高疾病率與死亡率的能力。比起農村來，都市人口因結核，麻疹，白喉，猩紅熱，腸炎，肺炎而死亡的，要多許多。至於社會衛生的不易講求也是盡人而知的。罪案的查出，娼妓的充斥，與花柳病的傳播，自殺的頻數，墮產流產與私生子的成分之高，煙酒藥毒的銷耗之鉅，無一不是社會不衛生的症候。這一類事實凡是從事公共衛生與醫術的人類能言之。但是都市化對於種族衛生的危害要遠在個人與社會衛生之上，即都市化有絕大的反優生的傾向，則見到的還少。

近代都市人口的發展並不靠都市人口自身的生殖，而是靠四鄉的移植，上文所云反優生

的傾向就可以在這種移殖的現象裏尋出來。真要靠自身的繁殖，現在有許多大都市早就不能維持了，遑論繼續的擴大。德法學者對於柏林巴黎人口消長的研究都能證明這一點。所以不能維持的緣故，是因為生產率的低落與嬰兒養育的不易。凡屬在城市中作業的人，其生活的大目標決不在子女滿堂，兒孫繞膝，而在個人功業的成就，競爭的勝利，與物質的享受。一個都市的成功者決不能領略下列這樣的一首詩（清汪繹田家樂）：

短籬矮屋板橋西，

十畝桑陰接稻畦；

滿眼兒孫滿簷日，

飯香時節午鷄啼。

都市中死亡率既高，生產率又低，無怪其不能維持了。但就統計的字面而論，往往死亡率反比農村的為低而生產率也反而要高。這是因為都市中多青年與壯年的人，他們年富力強，不但自己不容易死亡，並且因為正當生殖時期，多少會生一些子女。鄉邨人口的年齡分配恰與此相反，老弱的人多而中年的人少，無怪生產數要少而死亡數要多了。但這是因年齡支配不同而發生的一種特殊現象，並不足以證明城市生活要比鄉邨生活為良好。假定把雙方的年齡支配用統計方法糾正劃一之後，再加比較，便可見城市人口的活力與生殖力實在不如鄉邨人口了。

個人的活力與生殖力不足而都市依然可以進展，這顯而易見是靠四鄉的幫襯。這幫幫就便是不斷的移民。要是人們都是平等的，或從事移植的人各式各樣的人都有，並且分配得很平衡，那也就不成問題了。可惜不然。老態龍鍾，疲癯殘疾，眼光狹窄，保守性成的人不會自動的移到都市裏來；唯有年輕力壯，軀體健全，品貌整齊，思想靈敏的人纔有移植的志願與成功的能力。換言之，移植是有選擇作用的。從鄉村人口中選擇了許多比較優良健全的分，放在都市裏，教他們死得容易些，少享受一些安定的婚姻與家庭生活，少生一些子女，或生而得不到充分發育的機會——這可成問題了。

中國人口，至今十分之八還在鄉村或小市鎮中居住。但照現在的趨勢，這分數難免不日就減少，而終於要步西方大都市的後塵，形成像上文所說的反優生的問題。即據現狀而論，這種問題已具不少的端倪。上海電影明星，舞女，甚至於上等的妓女，都是本地的土著麼？十個裏恐有九個以上不是。他們原是四鄉工農或小商家的子息，他們一面受經濟的壓迫，一面羨慕上海的繁華，才陸續向上海移住；她們的智力與姿色也自然會替她們找到相當的去路。現在的問題是，她們在一般的鄉村與小市鎮女子中間，是不是算比較優秀的。若說是，那末她們的加入都市生活，對於民族終究是一個損失。理由我們已經在上文說過了。都市生活是不利於婚姻，居家，與子女的養育的，對於這一類的女子，這種行為越見得像兒戲。美人亨丁頓氏講起北方頻年受災荒的鄉村裏，因為歷年出賣女子的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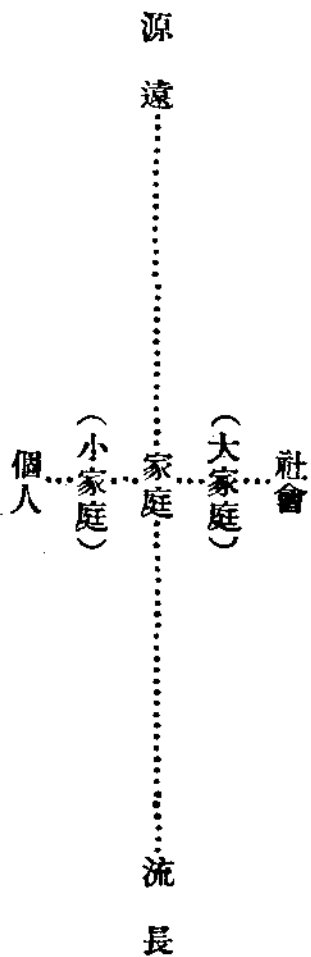
係，品貌比較特出的女子幾乎是沒有了；這種現象其實隨時隨地可以發生，不過在荒年的時候強迫性比自動性要多一些罷了。

所以都市化要受限制，不能任其自然，是中國優生學者應有的主張。至於這樣的限制方法，教都市農村化園藝化呢，還是學德國的歸農運動呢……這就有待於市政專家與農村社會學家的通盤籌劃了。

四、在社會生活方面，優生學者還可以提出一種主張，就是，家庭制度的整頓。對於家庭的制度，近人或主根本推翻，或主照歐美流行的方式改革；我在已往的五六年裏，偶有論列，始終只主張整頓。從本文的觀點看去，家庭應有兩大功用：比較抽象一些，它是培植種族觀念與優生觀念最自然的一個機關；比較具體一些，它是生育兒女與教養兒女最適宜的一個場合。關於第一種功用，西洋的家制，除了猶太民族的以外，是向來不顧問的。最近意國的汎繁主義竭力把民族綿延不斷的觀念拉作主義的一部分，但除非它同時提高家庭的地位，我們以為這一部分的主義是行不通的。但試問在國權黨權高於一切的政制之下，家庭又會有多少地位呢？至於第二種功用，即，家庭環境九九歸原是教養兒女最好的地盤，西方流行的小家庭制多少已證明這一點。小家庭制所欠缺的，祇是往往得不到老年人閱歷與經驗的贊同，因為他們另立開戶不和小輩同居的緣故。至於家庭中幼年教育的效能，往往有非學校教育所能比擬，更非學校教育所可替代，亦早經教育學者與兒童心理學者的公

認。兒童公育的學說，不特經不起學理的盤駁，即在今日的蘇俄，除了勞働婦女臨時的託兒所以外，也未見已經實施到甚麼程度。最近露理士在人類往那裏走那本合作的集子裏也討論到這一點，認為與其公育，不如私養。（Havlock Ellis, in Whither Mankind? 頁二一七。）

我以前在拙著中國之家庭問題和人文選擇與中華民族裏設過一個譬。有兩條交叉而成的十字街於此，東西的一條代表橫面的社會的空間佔有，南北的一條代表縱貫的民族的時間經歷，家庭應有的地位是十字街交叉點：



我當初還有下列的幾句解釋：「自其橫互空間者觀之（社會組織），箇人為一極端，社會為一極端，而居調劑者為家庭，自其縱貫時間者而觀之（民族或種族經驗），上為種族血統之源，下為種族血統之流，而承上起下者為家庭。」社會組織之最小單位為箇人，小家庭以箇人為重，所以圖中傾向左方；最大單位為社會全部，而往昔的大家庭不啻一小社會，其組織

與精神極像小規模的國家社會主義，故國中傾向右方。

今後要整頓中國的家庭，就不妨用這箇十字圖做根據。我們要一種家制，左不至於抹殺個人，右不至於忘却社會，上能對於已往，有相當的留戀，下能對於未來，有充分的願望。以前的舊家制，因為組織上的發展，對於社會與個人，似乎兩未討好。自成一種小社會之後，竟把更大的社會忘了，中國人社會意識與公眾觀念的缺乏，胥坐此故；而同時因家長的權力大，家人的衆多龐雜，個人的發育，好比茂林中的一棵小樹，密篁中的一枝小竹，別人既但見林與篁，小樹與小竹自己也就得不到充分的陽光，雨露與養料了。這是一點亟宜整頓的地方。但此種整頓的工作，我以為不宜過於效法英美或蘇俄的家制，因為從個人與社會宜乎兩全的眼光看去，他們的弊害正復相同，不過方向不同（一則個人太跋扈，而一則個人太受抹殺）罷了。

至於第一種功用，即對於種族觀念與優生觀念的培養，中國舊制的功似乎要在過之上，而西洋的家制可以說是一無貢獻。我最近爲申報月刊論優生學的應用，中間有一段話，我認爲不妨在此摘要再說一遍：

「種不可滅與血脈相繼的觀念，在中國是極強烈的。……：「承先啓後」，「繼往開來」，「光前裕後」一類的成語，可以說是中國的專利品，在外國文字裏是絕對找不出來的。若說以前血脈相繼的觀念只教人向已往看，不向未來看，事誠有之；但上文所引成

語中云云，一半也未始不以後來者爲念，而詩經所說的「無奈爾所生」與鍾鼎磚瓦上層出不窮的「宜子孫」，更是完全爲未來者着想。唐人張說之馮府君神道碑的起結數語，說得最是妥貼。起語說：「積德垂裕之謂仁，追遠揚名之謂孝；仁則慶鍾厥後，孝則榮及其親」。結語說：「毓至德以庇後嗣，仁之厚者也；揚令名以崇祖考，孝之大者也；仁爲五常之先，孝爲百行之首」，西方優生學者最近始講到「忠恕下逮子孫」的道理，中國在千餘年前，早就成爲人生哲學的一部分了。

「這種一脈相繩種不可滅的觀念，並且不限於智識階級，它在平民的思想中，也早就有了很堅固的地位。有一個很有趣的證明。近來翻閱大家的譜牒，至比較鄉僻的支派而命名發生困難時，子姓的名字就不免大同小異，甚至於雷同的，而雷同最多的幾個字是「根」，「泉」，「茂」，「榮」，「源」，等，尤其是「根」與「泉」二字。

「我認爲這決不是偶然的遇合，而是一種文化精神的表現。自來家庭文獻——唯有中國可以說是有家庭文獻——裏最常見的是「木本水源」，「枝榮葉茂」，「根深柢固」，「源遠流長」，一類的語氣。鄉曲小民，雖不識字，而不知怎的，居然把這種血脈相繩不絕的觀念吸收下來了。」

一面要保留這種舊有的精神，一面又要使以後的家庭可以不再爲個人發育與社會進步的一種障礙，我在五年前曾經提出過一種整頓的方法，即所謂折中的家制，大旨主張保留大家

庭的根幹，而去其枝葉的支蔓與蕪雜；家庭的組織應兼收並蓄老，壯，幼三輩，老的貢獻閱歷經驗，壯的貢獻成熟的思想與能力，幼的貢獻熱情與理想，不可缺一，三輩中以壯的一輩為主體；家大須分，但只限於成立的兄弟與妯娌之間，而不適用上下世代之間，好比斫竹，宜直劈而不宜橫截，宜分割其纖維，而不宜中斷其關節；兄弟房分衆多的人家，老輩可以輪流居住。至以前家制中『慎重追遠』的觀念，『瞻前』固有餘，『顧後』則不足，要實現『啓後』『裕後』『開來』的理想，宜另立『敬始懷來』的觀念，以資調劑。詳見拙作家庭問題中大小家庭制平議一節，茲不多贅。

五、在政治生活方面，優生學者有消極與積極的兩種主張。在消極方面，我們主張思想言論與學術的自由；在積極方面，我們主張國家厲行一種科目舉士的制度。

思想、言論與學術的自由顯而易見是人才所由呈露的第一條必要的條件。人才不止一種，其所表現為思想、言論與學術的也不限於一門，惟有在最寬大最優容的政治環境裏，才各有盡量表現的機會。秦始皇焚書坑儒，漢武帝表彰六經，罷黜百家，而春秋戰國時代學術思想的蓬勃繁變，就從此消聲匿跡，在中國歷史裏再也看不見第二次。政教不分的中古時代的歐洲，對於離經叛道的人，重則殺戮，輕則放逐，最輕的亦必強其收回已發的言論或學術主張，例如近代科學的祖師蓋立劉（Galileo），結果造成了所謂黑暗時代，把文藝復興的運動阻壓了好幾百年。當代所謂的黨治，不論其為中國的國民黨，或俄國的布紮維克黨

或意大利的汎繫黨，因為不容許其他政論與社會學說的共存，對於文化與民族品性，長此不改，勢必養成中國秦漢以後和歐洲中古時代同似的惡果：輕則阻礙文化的煥發於一時，重則斬絕人才流品的繁變於萬世。中國國民黨五六年來在這方面的成績是很顯明的。凡是對於黨與主義有微詞的，輕則拘禁，重則殺戮，例如二年前新月刊編輯羅隆基氏的被捕與被迫脫離光華大學與最近韓玉宸氏的被看管。即如許多被殺戮的共黨青年，其間很有幾個才識卓拔的分子，難道國家對於他們，除了殺戮滅絕，再沒有別的應付的方法？這樣的國家，和治理這國家的黨與主義，也未免太沒有能力了。最近政府將有言論自由保障條例的頒行，但觀其內容，名為保障，實多限制，去自由與容忍的意義尙遠。

言論自由的重要，英國政論家拜夏特在他的物理與政理一書裏討論的最周到。近代國家裏最能容忍言論的自由的就是英國。英國國勢的優強，直接固由於人才的衆多與一般民衆智力的高超，而間接實由於思想，言論，學術的不受箝制，凡有才識的人，不論程度，不論品色莫不有建白的機會與塗徑，有到建白的機會與塗徑就等於有生存與光大其流品其機會與塗徑。這樣的一個民族與國家是不怕不能保世滋大的，因為真能保障思想，言論與學術自由，就等於對於有能力思想，有膽力說話，有才識可以從事學術研究的人，保了一筆壽險，並且所保的還不止是這種的人本身，而是他們的子孫。

選舉的制度，一樣使有才識的人可以自由，却要比言論與學術自由的風氣爲具體化。

自由的風氣不過容忍才識優長的人出來，選舉制度却要特地甄拔他們出來，給他們一個優越些的地位，教他們於充量的發展一己的才力之外，還有餘裕把這種才力遺傳給後代。環顧古今中外的國家，只有中國是有過這樣的一個制度的。不論漢以前的鄉舉里選制，或魏晉初以後隋開皇以前的九品中正制，或唐以後直到清末的科目考試制，方法雖有異同，標準雖有寬狹，其甄拔與選擇的原則則一。上文論中國人才的缺乏時，我們把選舉制看作人才所由缺乏的一種原因。原是不錯的。但以前選舉制的不孚人意，在他標準的過於狹隘，方法的客觀程度不足，至於選擇的原則是依然值得稱贊的。明清兩代的科舉，標準是狹窄極了，但終究選出了不少的才識卓越的人才來。英國有一位人文主義的哲學家說：「羅馬所以滅亡的理由。中國都有，但中國至今未亡，爲的是他三千年來選科與科舉制的存在，不知怎的把民族中優秀的成分保留了」。用今日所謂智力測驗的眼光看去，這種局部的成分是不難解釋的。智力也許有各種，一是普通的智力，一是特殊的才能，在狹隘的選舉制或科目考試制之下有各種特殊才能的人或因不受選擇而終歸淘汰，而一般普通智力高的人却依然可以受甄別。近人心理學者張耀翔氏稱八股文爲一種智力測驗而非教育測驗，可以爲此說左證。

所以我們主張重新規畫一種用科目考試的選舉制度，目的與原則依舊，但方法的客觀化要增加，而標準與考試範圍愈其要放大。唐代科目最多，但今日視之，猶嫌太少，不足以盡

人才流品的繁變，依然免不了野有遺才之歎。孫中山氏的政治學說裏，主張設考試一權，目下的國民政府也確有考試院的設立，以「選拔真才，建設三民主義的新國家」來號召。驟然看去，很像可以恢復舊制固有的精神，而匡救其不及。事實上却並不如此。名為選才，實則選官；舊制雖由政府執行，它的最大效用却是社會的與教育的，今則完全是政治的；舊制試法有智力測驗意味，今則完全為教育測驗，教育測驗而可以選拔真才，則學校出身也就夠了，只要政府能整頓學校教育，便不怕沒有做官的專家，又何必疊床架屋，多添一次考試呢？所以我們以為真要使考試合於優生的主張，那種考試的目的決不在甄拔官員，而在選擇各種人才出來，一壁給人才本身以充分教育與傳種的機會，一壁也教社會有所表率，而實現「義者宜也，尊賢為大」的民族理想。

六、在教育設施方面我們不妨提出兩點。一是教育的人文化與種族意識化。二是教育應適合性的分化。

近代人文思想的派別很多，但歸納之不外三說。一為人本主義，所以別於神本，物本等思想。第二說承認人為有分化的動物，故論能力與身分為差等的而非平等的，論社會作業宜分工合作。第三說以為個平日操行應守中道，不走禁慾與放浪的兩個極端。近代西洋教育，顯而易見的是反人文的。或迷惑舊日基督教的神話，或一味推進物質享樂的生活，於人的自身，近之如一人處世接物的道理，遠之如種族全般的前途的休戚，則反不加存問。

平等的謬說，深入人心，故論才力則認爲人盡相同，論業務則認爲任何人可任何事，與任何兩種不同的事業的價值相等。近代教育也就建築這種錯誤的信仰上。近年來自智力測驗之法行，教育界中人才知稍稍改革，但因流弊已深，一時效力還不見大。至於「節制」的觀念，也口說的多，而實踐的少，名爲節制，實同禁絕，而反對此種「節制」的，又成放任。論者謂近數百年來的西洋文化，不啻基督教的禁慾主義與浪漫主義一段互爭雄長的歷史，不偏於此，便倚於彼，永遠得不到「節制的中道」。這話不幸是確的。

人文主義與優生的關係深切是不言而喻的。優生的大目的在駕馭和促進人類自身的演化；它對於人類自身的興趣，自較任何事物要濃厚。從優生的眼光看去，教育既爲人類活動之一，自不應不在在以人爲本位。聖人初以神道設教，又制規矩方圓以爲人用，迨其末流，喧賓奪主，不但神以威福制人，畸形發展的機械也役使起人來，浸假都變做淘汰人文的媒介。論者謂以前的宗教與今日的機械，初則由人創制，而終不免以人爲芻狗。真是慨乎言之。人是有變異的動物，生物學者稱者一種多形的(Polymorphic)動物，唯其變異多方，品質不齊，才可以供選擇。選擇是一種過程，這過程所到達的狀態就是優生。所以差等或不平等的現象是優生的出發點，豈可被社會冥想家的任情曲解與抹殺？個人衛生與種族優生往往衝突，但在「節制」與「執中」的原則上，彼此却可以完全同意。即就性的行爲而論，娼妓的縱慾，固不合，尼姑的禁慾，又何嘗是人情的正軌？再就人品而論，不失諸

狂，即失諸弱，而優生的目的之一，未嘗不想為民族增加一些中行的人。

在中國提倡人文主義的教育應該比較不難的，因為中國文化裏早就有一派很成熟的人文思想，而這一派不是別的，就是孔門的。上文所列敘的人文三說裏，有那一說是越出了孔門的範圍的？「不語怪力亂神」，「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鳥獸不可與同羣……」，「人存政存，人亡政息」一類的見地，屬第一說。講禮，主「分」，是第二說。講禮也主「節」，是第三說。近代西方人文主義者，動輒推源到孔子，不是無因的了。

可惜短視的中國教育家至今還沒有看到這一點。這一次在上海舉行的高等教育討論會裏，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校長唐蔚芝先生提出「尊崇禮教，以正人心」一案，竟被認為不成立。不知因為提案措辭陳舊呢，還是因為諸位教育家根本不認識孔門思想頗撲不破的價值。假若把這提案改為「提倡人文思想之教育以促進人文案」，不知幾十位教育家的反應又將怎樣。

種族意識的教育較人文主義的教育還要進一步。一樣以人為本位，而種族意識的教育却明明白白的用未來的人做對象。西方有幾位學者，例如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伊士德（E. S. 伊士德）與英國湯姆斯赫胥黎之孫友廉赫胥黎，往往把種族意識與他們所稱的科學人文主義混為一談。這一種教育，在西方最近才算萌芽，在中國却久已成爲家族文化與教育的一部分。我們所要補正的，上文已經說到過，只須於「慎終追遠」之外，另申「敬始懷來」之旨；能

懷，庶可以維持民族的數量；能敬，更可以改進民族的品質。

於上文所說種種以外，今後的教育更應注意到男女兩性的分化。性的分化的教育也是人文教育的一部分，因為人文思想的大原則之一，就是「差分」，上文已提過了。這種教育也可以說是種族意識教育的一部分。種族造端乎夫婦，婚姻的所由成立，所由維持，至完全以分工合作的原則做基礎。所以要培植種族意識，非先了解男女品性的分化不可。

男女不但身心的品性不同，教育異率，甚至於彼此的細胞有沒有一個同的。雙方身心外表的差異，正坐細胞內容有差異的緣故。近代從事於所謂婦女解放運動的人，往往不理會這種基本的差異，而一心唯男女平權是求。在她們情令智昏，猶可原諒。但教育事業中人，動輒以學理做根據的，也不免熟視無覩，這却教人難以索解了。試查閱各級學校的課程與設備，真像新時代的教育只承認「同是圓顯方趾」的人，而不再承認身心互長的男女。真能一視同仁，男女之間，打一筆統賬，倒也罷了。實則在在以男性歷來習慣了的種種做標準，而強女性削足適履似的來遷就。所以名為男女平等待遇，實則抹殺了女性，其抹殺的程度要遠在解放運動發軔之前以上。學校裏對於女子的待遇如此，出校後社會對於她們的期待也無不如此：於是男女分工合作的局面一變而為同行嫉妬與競爭的局面；於是婚姻的關係，家庭的組織，子女的生產與教養，一天比一天散漫，浮薄，與失所憑藉，終於造成今日都市社會彷徨不安的狀態。

但婚姻與家庭崩壞的惡影響，不止是社會的，並且是種族的與生物的。有智力的女子從治家教子的職務而不爲，而日惟熙來攘往於大工廠大商店或其他公共場所之間，以營所謂經濟獨立的生活；婦女一己的生活果然是獨立了，爭奈全般的種族生活何。賢母良妻的理想放棄，實際上就等妻與母的職務沒有適當的人擔任。母的職務沒有適當的人承當的民族，遲早必有家亡國破的一日。

要糾正這種局面，或預防這種局面的產生，惟有根據男女身心品性的不同與發育率之各異，實施分化的教育；要認清女子的主要作業依然不能越出賢妻良母的範圍，而賢妻良母的職業價值不在任何職業之一。我以前曾經說過，假若男子是產生財富的人，女子便是產生產生財富的人；假若男子是創造文化的人，女子便是創造創造文化的人。男女都能用這種眼光觀察賢母良妻的地位，男子既不會鄙夷女子，女子也更不必以業務卑下自餒了。能運用這種眼光，婚姻，家庭，與民族的前途，才有保障。

民族的出路不止一條，優生不過十百條中之一；而優生的途徑也不止一條，上文所舉的也不過五六條舉舉大者。我相信中國民族中人口的分配，以中材的爲獨多，所以問題的癥結似乎在中上的流品不敷分配，而不在中下的流品太多，以至妨礙改進的工作，所以在上文的幾條主張完全側重舊派優生學者所稱的積極優生，即中上流品的增殖，而於消極優生，即

低能，癡狂，羊癩一類惡劣流品的減少，則隻字未提。這並不是說中國民族中，這一類的分既敵子很少，可以無庸顧慮。那決不是。不過說就近代迫切的形勢而論，積極方面比較更應受關心國是者的注意罷了。

自然汰淘與中華民族性

潘光旦譯述

實價五角

亨丁頓先生爲當代著名人文地理學者，四年前他發表了一本極有趣味的著作。叫做「種族的品性」，裏面專門討論中華民性的文字，有四章之多。現由潘先生將這四章的大意，譯了出來，取名爲「自然淘汰與中華民族性」。末後潘先生並就個人考查所得，加附註多種。

小雨點

陳衡哲女士著 實價 五角

胡適之先生在本書的序文裏說，「……試想，魯迅先生的第一篇創作——狂人日記——是何時發表的，試想當日有意作白話文學的人怎樣稀少，便可以了解莎菲的這幾篇小說在新文學運動史上的地位了。……」

任叔永先生在本書的序文裏說，「……我們曉得有了文學天賦的人，他做文學家的根本可算是有的了；其餘的便是他的訓練與修養。作者是專修歷史的人，她的文學作品，不過是正業外的小玩意；但她的作品，却也未嘗沒有她的訓練與修養，我們看了這十篇小說，至少可以看出她文學技術的改變與進步。……」

藝術與宗教儀式

梁實秋譯

這個標題恐怕要使讀者認為古怪，或竟是不倫不類。藝術與宗教儀式怎可相提並論呢？「儀式主義者」(Ritualist)，由近代人看起來，不過是一個過度注重固定形式與典禮的人，或是一個執行教會或教堂中嚴格制定的禮儀的人。而藝術家呢，我們總以為是一個思想自由的人，並且他的工作亦不受因襲慣例的拘囿；所以他是趨向於放肆的。藝術與儀式現在是背道而馳，這誠然不錯；但是本文的標題却是審慎選擇過的。本文目的是要說明這兩個不同的發展是從一個根源來的，並且要明瞭這二者之一，必須要同時研究其餘的一個。當初一個人到禮拜堂去與到劇場去都是由於一個同樣的衝動。

這種說法在如今聽起來也許像是太離奇，甚至是侮慢。但是對於紀元前六世紀五世紀以至四世紀時的希臘人，這簡直是老生常談了。為說明這一點，我們最好先知道春季酒神大祭那一天亞典人到劇場去是怎樣的情形。

劇場入門在城北山岡(Acropolis)的南面，亞典公民一走進這個門，就算是到了聖地了。現在他算是到了一塊特闢的拜神區域(Temenos)裏。他向左走經過兩座離得很近的廟宇，一

個是舊的，一個是新建的，因為廟既築好之後便是神聖的了，不容再毀掉。他走進劇場之後，他用不着花錢去買座位；他到劇場是一種拜神的舉動，從社會方面看還是義務的性質；所以入場費早由國家替他付了。

劇場對於亞典公民是公開的，但是平常人却不能在第一排。只有這第一排的座位有靠背，中間的那一個是一把大椅子；這第一排座位是永久保留的，不是為買得起「包箱」的闊人留的，是為一些國家官吏留的，而這些官吏全是祭司。每個座位上都雕着主人的姓名；中間的那個座位屬於「酒神戴奧尼索斯之祭司」，因為本區域的神便是戴奧尼索斯。挨着他旁邊的是「阿波羅之祭司」，「Asklepios之祭司」，「Zeus之祭司」等等，坐滿了半圓形的一排。恰似在英國皇家劇院裏第一排座位完全留給各主教，以坎特保來大主教坐在中間。

亞典劇場不是每夜都開，也不是每天都開。戲劇表演只在冬春兩季祭祀戴奧尼索斯的大典時舉行。這就像是近代劇院只在「主顯節」「復活節」時纔開演一般。我們現代的，至少是我們基督教的，習慣正好是相反。我們遇到宗教的節期，是要停閉劇院的，不會反要開放劇院的。還有一點不同的地方，那就是演劇的時間的不同。我們看戲是在一天工作完畢晚飯之後的時候，或者頂多是在午後用一二小時的工夫。我們把劇場當做娛樂。希臘劇場是在太陽出來的時候開演，一整天的工夫都用在嚴肅的聚精會神的宗教事情上去。戴奧尼索斯祭節(Dionysia)共延長五六天，全城全在一種非常虔敬的狀態之下，非常的禁忌(Taboo)之下。

逼迫還債是犯法的。無論多麼輕微的鬥毆都是瀆喪神明的，（譯者按：在這幾天內監牢裏囚犯都要放出來出席劇場。）

最動人最有意義的是開演前一晚的典禮。在炬光之下，大隊的遊行，戴奧尼索斯的神像搬到劇場裏來，放在「歌舞場」（Orchestra）的中間。並且這個神不但是以人的相貌出現，還要以獸形出現。亞典人民選出一些年青力壯的人（所謂Ephoroi）護送一頭肥壯的大牛到神聖區域裏去。這牛是事前特為選定的，代表神明一定要當之無愧；實際上這牛便是這神的原始的化身。這就等於是近代劇院中也豎起救主的像，旁邊還有復活節的羊陪伴着，「使一切都供我們使用，使我們也神聖化，來奉祀他。」

但是現在我們遇到一件奇事了。一個神監視着劇場，並且到劇場的人是為禮拜戴奧尼索斯而來的，但是戲劇開演之後，在戲裏我們至少四次中有三次聽不到一點點關於戴奧尼索斯的話。我們也許看得見阿格曼姆南從特洛愛回來，克里提姆奈斯特拉等着要殺他，奧來斯提斯的報仇，費德拉之愛希帕里陶斯，米底阿之懷恨以及殺他的孩子；這些故事也許是美，悲慘，有道德的教訓，但是我們總覺得沒有宗教意味。奉教的希臘人也常常指責他們演的戲劇與戴奧尼索斯沒有關係。

假如戲劇在開始的時候是神聖的，其根源是在於祭儀，為什麼變演出來的藝術却是嚴肅

悲慘而又純粹的人事的呢？演員穿的是祭儀的服裝，很像是祭^〇神的典禮中的祭員。那麼爲什麼他們不演習宗教的儀式，或扮演神與女神的故事，而反要扮演荷馬的英雄與女英雄呢？希臘戲劇起初很像可以給我們一個線索，可以顯示祭儀與藝術間的真的聯繫，但是到了緊要關頭似乎又撇棄了我們，把問題依然丟到我們的手裏。

假如我們只有希臘祭儀與藝術，我們也許真要失望了。希臘民族有非常敏捷的建設的想像力，他們幾乎永遠是把任何問題的起原都湮沒了。他們建築的沖入雲霄的樓閣是如此的美妙動人，我們幾乎不遑再去做掘發基礎的工作。希臘神話與宗教的各種起源，幾乎沒有一個問題單單在希臘思想範圍之內能夠得到解決。姑以戲劇一項而論，他們的祭儀極迅速的完全的變成了藝術，其中間過渡的情形我們很難確認，假如我們手頭只有希臘的材料。幸而我們的材料並不限於希臘這一塊樂土。我們還有更廣大的園地；我們的題旨並不以希臘爲限，而是普及於一切古代藝術與祭儀。我們立刻可以轉到埃及人這一方面來，埃及人比希臘人遲鈍得多，我們可以觀察他們的緩滯的行動，使我們愈加明瞭。對於研究人類心理發展的學者，普通的甚至於呆笨的兒童往往比異常聰穎的兒童可以供給格外明晰的資料。爲了比較研究起見，希臘往往是離我們太近，太進化，太摩登，以至於不能十分的啓迪我們的智識。

在埃及的神社當中，或一切古代神社當中，其壽命之長及其影響之廣而且深，恐怕無過

於奧西里斯(Osiris)者。那一班的死了之後再轉生的衆神(Resurrection-gods)可以推他做爲模型的代表。在阿比都斯(Abydos)的偉大神祕劇中年年扮演他的災難，死，復活。這神祕劇中所表現的有三事：一，希臘人所謂的Agon，即是這個神與他的敵手Set的奮鬥；二，他的Painos，即是他的苦痛，或是顛覆與敗績，他的受創，死，葬；最後，他的復活與被認(Anasthorisis)，他或是本身復活，或是化身爲他的獨子浩魯斯(Horus)。這三節段的故事的意義，我們容後再講；目前我們要注意的是這故事同時在藝術與儀式中間表現出來的這件事實。

在奧亞里斯節期的時候，他們用沙土和種植物的泥土製造許多這個神的像，顴骨塗成綠色，臉是黃的。這些神像是放在一個純金模型裏鑄造來的算，做是個神的「木乃伊」。在Chonsh月的廿四日下午太陽落後，奧西里斯的神像便放在墳墓裏面，把前年的神像剷除了去。這用意安在，試看別的儀式便可了然。在節期開始的當候，先有耕田播種的典禮。田地的一邊種上大麥，一邊種上小麥，再一邊種上麻。在這事進行之際，主祭司便誦習「播種」的儀式。一個大罐子，當做爲上帝的「花園」，裏面裝進沙土和大麥，然後用尼羅河新汛上來的鮮水從一個金瓶裏倒在這個「花園裏，由着大麥去滋長。這就是神葬後復活的象徵，「因爲花園的生長便是神的實體的生長」。

神的死與復活，以及土地的生命與果實之同其步驟，在祭儀裏完全表現出來了，但是——這就是我們急須注意的——在一種確定的不可誤認的藝術裏也表現出來了。在基來

(Philae)的愛西斯 (Isis)的大廟裏，便有一間屋子特別貢獻給奧西里斯，裏面陳列着死的奧西里斯的畫像。從他身上長出穀子的芽，一個祭司提着一個水罐往上澆水。這圖畫下面注明這樣的字：「這就是我們敬諱的神祕劇中的奧西里斯的真像，他是從回潮的水裏生長的」。其實這就是Chonk月裏以泥土和植物的神像入葬的儀式之又一表現法而已。這些神像從墳裏掘出之後，神像身上真個的滋生不少的穀芽，據佛來則博士說，「這穀的發芽便當做是農間收穫的預兆，甚致于當做了五穀滋盛的原因」。(參看Frazer: *Adonis Atis, Osiris*, p. 324)

丹德拉 (Denderah)之奧西里斯刻石上的浮雕，格外把復活表現得明顯。最初是把神做不一個木乃伊，綁得緊緊的，躲在棺材裏。一點一點的他起來了，那些姿勢都是在柔軟操裏爲可能的，最後他從一個盆——也許是他的「花園」罷——裏直挺挺的立起來了，在愛西斯的兩翼中間，在他面前立着一個男人的像，手裏拿着一個「有柄的十字架」(Orux Anasta)這是埃及人的生命的象徵。在祭儀裏，他們所希冀的復活是扮演出來的，在藝術裏是表現出來的。

沒人能否認這些浮雕是藝術品。那麼在埃及我們總算在許多例裏選出了一個，可以證明藝術與儀式是並行的。點綴埃及墳墓和廟宇的無數浮雕都是移在石頭上去的宗教儀式。這是我們的理論上的很重要的一步。古代藝術與祭儀不但是有密切的關係，不但彼此可以印證解釋，並且實際上是從同一的人類衝動生出來的。

死後復活的神當然不限於埃及，遍世界都有。伊茲奇爾 (Ezekiel)「走到主的面北

的門前」的時候，他看見些「女人在哭塔木茲（Tamuz）。這件可厭的事是朱達（Judah）族人從巴比倫帶來的風俗。塔木茲便是Dumuzi「真的兒子」，更完備的說應該是Dumuzi-Adon「水的真兒子」。他和奧西里斯一樣也是從泛潮後生出來的神，也是到夏天熱起來便死去的。在密爾頓所描寫的一隊異端社裏，

「塔木茲跟着來了，

他每年在勒班農所受的傷

引起無數敘里亞女人在夏天

整天的唱着歌曲弔他。」

在巴比倫，塔木茲是伊希塔（Eresh）的愛人。每年他死後便入土裏，裏面只有灰塵和死寂，「是一入不可復返的境界，是灰塵封鎖的黑暗之寶」。女神於是也隨他而去，她在地下時候，地上便沒有生命，花都不開，人和獸都不生子。

塔木茲「真的兒子」有一個徽號最能使我們了解，他也叫做阿東尼斯（Adonis），意即「主」或「帝」。阿東尼斯的祭儀在中秋舉行。這是確實而可記憶的；因為在亞典艦隊向西拉鳩斯開始不幸的航駛的時候，亞典街道上充滿了送葬的遊行隊，到處看見死的神的隊，空中充滿了女人的哭聲。圖西地底斯（Thucydides）就沒有提起這件偶合的事，但是普魯塔克（Plutarch）却告訴我們，凡是信仰朕兆的人都很為他們的國人担心。於開南人的主阿東尼斯舉行

難儀的日子出征，其不吉利恰似在耶穌教人的主的忘辰禮拜五那天開船。

塔木茲與阿東尼斯的夏天舉行的祭儀，都是葬死的儀式，不是復活的儀式。其着重處在於生殖力量的衰退死亡，而不在其發榮滋長。這道理是顯而易見的。我們目前要注意的是，在埃及與西里斯的祭儀是用藝術與儀式同樣的表現出來，而在巴比倫和帕來斯坦的塔木茲與阿東尼斯的典禮裏則儀式的重要勝過藝術。

現在我們要討論到另一點。我們已經知道藝術與儀式，不但到希臘，在埃及與帕來斯坦也是一樣，是有密切關聯的。其關聯是如此之密切，我們便要猜測二者必是同出一源。我們現在要問，到底是什麼東西使二者如此關聯，二者之間共同點是什麼？他們是否從同一的衝動而來？如其是的，為什麼發展之後二者又大相歧異？

我們若先討論藝術是什麼，然後再仔細的討論儀式是什麼，這問題便可以明瞭了。

柏拉圖在共和國裏著名的一段（第十章）告訴我們藝術即是模倣；藝術家模倣自然的事物，但在他的哲學系統裏，自然事物也不過是較高的真實的模倣。所以藝術家的工作不過是製造模倣品的模倣品，不過是把一面鏡子向着自然到處的照，鏡子裏面便反映出太陽，天空，土地，人以及一切一切。這句話實在荒謬絕倫。這句話裏糊塗的好像是含着真理，但

我們若把儀式分析一下，我們就可看出真相來了。但是我們先要將這句話的謬誤捉到，因為這一點很重要，柏拉圖的誤解，一直到現代還變相的存在。不久以前有一位畫家給他的藝術下這樣的定義：「圖畫的藝術便是以顏料在平面上模倣立體的東西」。這真是無聊的事！現今大概很少人認定藝術是自然之寫實的確切的模倣；照相術已經把這種錯誤觀念剷除了，至少是打破了；但是還有許多人以為藝術是自然的一種改善或理想化。他們以為藝術家的職責便是從自然界裏採取暗示與材料，然後再製造出一個修正的模樣。我們只有研究與祭儀極類近的基本形態的藝術，或者纔能了解這種見解是如何的荒謬。

即以我們講過的奧西里斯的繪像而論——木乃伊一點一點的從棺材裏面起來。就這個例來看，誰能說藝術是真實的模倣？無論這圖畫是如何的寫實，其所表現的事物是想像的而不是實在的。世界上從來沒有過奧西里斯這個人，縱然有這個人，他也不會變成木乃伊之後還能從墳墓裏面起來。這其間毫無事實的問題，亦無事實的模倣的問題。並且，即使有這樣的事實，為什麼有人要把這件事實模倣出來呢？整個的「模倣」論，及其中所含的真理，我們以後還要詳論，但其錯誤即在於不能正確說明這一種人類廣大的活動之動機安在。因為未能說明動機，或者別的理论家纔採取「藝術是理想化」的學說。有人存心樂觀，總是想把自然改善的。

近代科學應用到藝術起源這個問題上來，便不需揣測藝術或許是怎樣生出來的，而要考

查藝術是事實上如何產出來的。現在已採集了很豐富的材料，是從野蠻民族採來的，其藝術是極爲原始的，我們都懷疑可否稱之爲藝術，但是從這些新得來的結果我們便可以追尋出當初以及現在藝術家之神祕的衝動的泉源。

胡伊科爾印第安人（參看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院叢刊卷三人類學中 *Lumholtz: Symbolism of the Hutehol Indians*）若怕太陽的烈熱產生旱災的時候，便製一種土餅，在一面上繪太陽神之貌，卽一圓形而周圍繞以紅色藍色黃色之光芒，這算是太陽神的箭，恰似阿波羅亦有箭做光芒一般。在背面繪太陽在天上四方遊行的樣子。太陽的行程用一個十字形來表現，中間畫一個圈當做正午。緣着邊沿有些蜂巢形的土阜；這表示是地上的山嶺。圍着山嶺的紅黃斑點是財富的標記。有些餅上還繪些鳥和蠟，有一個餅上繪着許多曲線表示雨的意思。這些餅放在神廟的龕裏，便一切平安了。其用意據我們看也許是有點渺茫，但是胡伊科爾印第安人認爲有這樣的用意：「太陽神的盾（或「面」）及其箭從東方出來，帶給胡伊科爾人以財富。他的光芒射出熱與光，使五穀滋長，但是要求他干涉山頭的雲霧。」

這是藝術還是儀式呢？都是，也都不是。我們把藝術品與祈禱分得清清楚楚，不容含混；但是胡伊科爾人所作的是比這更早的事，他是要表現。他把他對於太陽的感想及情緒，及他對於太陽的關係表現出來了，假如「祈禱是靈魂之誠懇的願望」，他實在卽是把祈禱畫出來了。「祈禱」一語在古希臘文爲 *eucha* 卽涵有同樣的意義，也無足奇了。希臘人在困苦

的時候向「救主」呼助，往往就雕他們的像，假如他是水手，還加上一隻船。在這像下他雕刻 *evange* 一個字。這並非是「還願」，這是內心強烈的願望的表現，這是雕刻的祈禱。

祭儀的確牽涉到模倣；但非由模倣而來。所願望的是重新創造他的情感，不是要重新表示一件事物。祭儀實在就是一種固定的動作，沒有實效，但也不完全與實際動作脫離關係，可以說是對於實際動作的預望或回憶；希臘人把祭儀叫做 *Dromenon* 「做成功的一件事」，雖不正確，都是很恰合。

在藝術的根本上所隱藏着的動機與泉源，決不是模倣自然的願望，更不是改善自然的願望——胡伊科爾印第安人決不做這樣勞而無功的事——而是一種祭儀與藝術同共有的衝動，換言之，即是一種願望想把一種強烈感覺到情感表現出來，其方法則是把所願望的事物或動作給創造出來，或以動作做出來，或使之更為豐美。奧西里斯的祭儀與藝術之共同的來源即是那對於自然生命死後盼其復活之濃摯普遍的願望。這一點共同的情感的原素，使得祭儀與藝術在最初幾乎是不可分辨。二者都是模倣一件動作，但是最初並非爲了模倣而做。只有在情感消滅並且被遺忘的時候，做模倣本身纔變爲目的，僅僅是摹擬。

由動作變爲摹擬的這條墮落的路，使得我們現在以爲祭儀完全是乾燥無味的形式的東西。祭儀雖然不能令人繼續信仰，但是不必就停止舉行。我們不能不承認習慣的偉大勢力。自動的神經，一經定了方向，稍微給以一點衝動，便有繼續做同樣的反應之趨向。我們不

但摹擬別人，我們某一動作的情感完全消滅之後我們還摹擬自己；後來因為摹擬本身亦有特殊的美妙，於是變成祭儀之本身目的，甚至變成藝術目的了。

胡伊科爾人的祈禱餅，究屬於祭儀或藝術，是不大容易辨別的。當做祈禱，便是祭儀了；當做有裝飾的平面，便是原始藝術的例子了。下一章我們將討論到一種典禮，很可以啓迪我們這一點疑惑，但亦不容易辨別——那便是舞蹈，這是遍世界野蠻民族的社會與宗教生活中最可注意的一件事。這算是藝術呢，還是儀式呢？

這種舞蹈正是在我們的問題的中心處及根源，我們在繼續分析藝術與祭儀之前，必需要先認識舞蹈的普通形態及其精髓，現今這種舞蹈幾乎是完全絕傳了，所以格外有研究之必要。我們在舞蹈裏可以尋出藝術與祭儀的交點，或者說，我們可以尋出一些殘陋的材料，從這些材料裏居然發展出藝術與祭儀，至少發展出其中之一。並且，在舞蹈裏我們還可以找出一種過渡的儀式，介乎實際生活與表現生活的藝術之間。

在下文裏我們就要講一般的儀式舞蹈，說明其心理的起源；再往下講，我們講一種有特殊意義的舞蹈，例如許多原始民族所有的春舞。有了這樣的準備我們可開始研究希臘的春舞，春舞發展為戲劇，由此我們可以使祭儀與藝術的關係明瞭起來。

(譯 J. E. Harrison: *Ancient Art and Ritual*, chap. 1)

愛迪生

Thomas Alva Edison

任叔永

發明的天才

世界的大發明家，科學界的天才，人類的施惠者美國湯瑪斯亞爾瓦愛迪生竟於上月十八日在他的家鄉紐佳瑟西阿難紀逝去了。他享了八十四歲的高齡，成功了整千的發明，其中的許多與我們的日常生活都有直接關係，臨死的前十幾天還在繼續工作，最後他自已知道不能工作了，於是生命的存在，不成他奮鬥的目的，他就瞑然長逝了。這樣的一個生命，是值得我們讚歎崇拜的。

我們在物理學教科書中讀到電燈電話的構造以爲這是古人發明的陳迹，留着我們在教室中來探討。我們在大都市裏坐電車看電影，以爲這是古人努力的結果，留着我們後人享用。却想不到這發明的努力的人，一直在我們當中。同我們一樣的做世界上一個人，直到最近幾天才與我們分離到他後有萬年的世界去了。這在科學界上一些大人物的死去，我們都有這樣的感覺，不過因爲愛迪生與我們關係的密切，所以我們格外感覺得深刻罷了。

在外國愛迪生的傳記已經是連續累帙的了，但在中國，我祇記得十六年前科學月刊初

出版的時候，社員唐肇黃先生會替他做一個傳，並且向他要了一個親自署名的小照。其餘關於愛迪生的記載，都是語焉不詳的。幾天前因讀 Henderson 著的 *Contemporary Immortals*，（現代不朽十人傳）其中有愛迪生的小傳，寫得很好，遂隨便把牠譯了出來，藉以紀念愛迪生。至於傳中有時議論多而事迹少，那是原文如此。讀者如不滿意請參閱「科學」第一卷中的愛迪生傳可也。

一千八百七十七年秋間的某一天，一個美國發明家正在他的試驗室中坐着。他的週圍，圍滿了半打助手和夥伴。桌子上放了一個小小的機器模型，這個模型，是我們的發明家指定以十八塊金洋命一個機器匠名叫約翰克魯西的製就的。這一羣人對於這個玩意很有點懷疑，就是愛迪生自己的臉上也不免有點將信將疑的樣子。「這玩意是甚麼？」集中中的一人問。

愛迪生答：「這個機器，可以記錄說話，又把牠重演出來。」

懷疑的態度現在變成公開的談笑了。這意思明明是一個笑話。工頭卡爾滿賭一盒雪茄煙，說這機器一定不靈。沒有一個人信這機器會靈的。愛迪生自己曉得他的原理是可靠的，但是不曉得這機器真會工作不會。

這個小機器看來十分沒優：牠是面上有槽的圓筒，用錫箔包裹着，那發音膜的動作，很容易的受到并記錄上去。

“Mary had a little lamb” 愛迪生這樣的叫着。於是他把複演機安置好，再讓機器行動。

這些聳着耳朵的聽衆們忽然都變成啞口無言了，因為這個小機器竟發出愛迪生的說話「Mary had a little lamb」絲毫無爽。

克魯西把雙眼朝天，用着驚異的聲音喊道：「天呀。」

「廠長你贏了。」卡爾滿知道他的一盒雪茄煙輸定了，也呻吟地說。

「我平生從沒有這樣的驚駭過，」愛迪生後來敘述他聽見機器向他說話時的感覺，也這樣說。

「會兒『小孩們』——愛迪生的夥伴們在他的工場裏都是這樣稱呼的——的驚駭回復過來了，他們便手拉手的圍着愛迪生跳舞，唱叫。留聲機——愛迪生發明中的最精彩，最獨創，最新奇的一個——就如此產生了。

這個最初的原來的留聲機模型，曾經愛迪生借與英國政府陳列於倫敦南肯新頓的發明品博物院，五十年後，當美國國家在紐佳瑟西阿難記祝慶他的發明的時候，仍退還與他了。

留聲機發明的奇績，在我看來，竟可作這時代科學意義的總結。這個發明也就是發見，牠可以代表愛迪生天才的純粹，也可以表徵美國的天才；因為我們的時代乃是由發明與發見聯合造成的。許多科學家和發明家——葛理略，羅法培根，古吞白，哥白尼——曾因發見而受壓迫或竟因死。愛迪生竟能自己做了工業界的領袖，并且半世紀後，親見他的發明把世界革新了，這是歷史上大發明家所少有的。

在留聲機上，科學與藝術聯合起來以成人類幸福的建造。人類的心上，常常想能聽到古來先知先哲親口說出的話；要由他們的親口實話，評定他們的功過；要在他們的真情實況中，聽蘇格拉第和他的門徒說話；聽拿破倫在奧斯特里茲發令；聽李將軍在亞坡瑪對他的襁褓老兵話別；聽耶穌本身在山上說教。

後世的人對於愛迪生應該感激不盡。他們覺得，死者可以復生起來證明事的真象。他們覺得，過去的歷史，可以由過去大人物的言語或現代憑大人物的言語重造起來。現時代偉大的全景即借了光輝燦爛的聲音寶盒，表現在我們面前。每一個時代須寫出自己的諧聲。我們的是『新世界的諧聲』，而愛迪生的音樂，必能高出一切，在嘈雜的衆聲中間悠揚朗奏。

留聲機是一個努力的結晶，是愛迪生獨創及特有的。他首先發見一個平杆的顫動可以發聲，於是他想到若在一張紙條上劃了代表音波的高低線紋，他們必定可傳達於一個音膜上面重現原來的聲音。

愛迪生天才的重要性是堅忍。在發明的歷史上他大約是最耐苦最堅忍的試驗家。在他的門洛公園實驗室中保存着實驗紀錄有一千本之多，每本有二百頁，每頁都記滿了他的意思，略圖，及備忘錄以備將來研究以及曾經施行過的成千實驗的敘述。舉一個例來說，就蓄電池一項，他施行的實驗或經他的指導而施行的實驗，就有五千多個。他因為要求留聲機說“Species”一個字的聲音正確起見，整整地工作了一年，連星期日也在內。在最近幾年間，愛迪生因為

要想發見橡皮製造的可能，曾經查驗美國的樹木植物至一萬五千之多。在這些中間，他發見了二千二百種野生植物，每個不同，都含有少許的橡質。關於這些研究，他曾奇怪地說道：『在我看來，我們把事情的忍耐性不免過於看重了。他就不曉得甚麼是忍耐。』愛迪生的方法，同自然界的方法是一樣的，他有可怕的耗費，但最終必有結果。一個鯊魚生下成千整萬的卵，結果只有幾個——或者只有一個——長成。

愛迪生工作的情形——即發明的構造無論如何小與單簡，必定有幾年試驗的可靠紀錄——使普通人覺得他的成功大部分得於幸運，不少的發明，是由多數任意試驗中碰得來的。當他的一個青年助手向他說有幾千個試驗是無結果的時候，愛迪生很沉着地說：『無結果！先生，我得到了不少的結果！我曉得有幾千種東西是不中用的。』他的實驗室圖書館約有書一萬冊。生來懷疑的性質，使覆驗他人的試驗竟成了他的習慣；一個最耗費的但最穩妥的程序；等到這個時候，方用他人的結果作自己研究的起點。他不曾把一個問題的所有的著作完全貫徹以前，決不開始一個新的試驗。

當他的七十二歲生日，有人問他的生命意義是甚麼，他答：『工作，——發明宇宙的奧妙，應用於人類的幸福。』愛迪生的慎重實際，趨向工業化，是美國人的特性。純粹理論的發明家，在愛迪生的眼中是不甚看重的。他不願人稱他為純粹科學家，寧願自備於應用科學的實際工作者，並且帶嚴密的利用色彩。他傾注他的豐饒的巧思，發明的技術，廣博的智

識，宏富的經驗，以及創造的天才，先從事發明，然後把發明改到完善的地步，使牠不但有用，並且能成一個商品。現在的時代是叫機器時代，而大量的出產又是美國的特殊目的。但愛迪生的命令赫赫然在他助手心目中的，却常常是求完善。他的目的是在質上；在最高的質未能成功以前，量的問題是不置念的。他說：「機器時代不能是愚笨時代。一個工人若僅是一個人的機器而無智慧以輔之，決不能運用或管理一個高深發達的機器。機器效果的一種就是增進一般人的智慧……活動電影是使人腦筋活動最有力度的東西。……現時十二字至十五字的標題，在十二秒鐘的時間內，觀衆中有百分的九十五，可以不費力的了解。三十年前觀衆了解的不過百分之十罷了。」

發見這個事在普通一般人以爲是心能上的最大功績，在愛迪生看來應該在發明之下。愛迪生常說發見不過是一個「抓痕」——不過深奧問題的表面的接觸。許多富於想像力的人，曾經得了無數的發見，但他們沒有無窮盡的忍耐，豐饒的巧思，不倦試驗的意志力，使他們的發見能做到實際的應用和商業上可能的地位。在愛迪生看來，真正的發明家可以說是人類的恩人；發明是實驗天才的工作，靠了牠發見纔能到工業利用的程度。

愛迪生是一個非常成功的實用發明家，但他的教育方面有奇怪的脫節，所以在他的宏富智識的河流中，常常發見隔斷的愚昧。他不借助於高等算學而在物理學，機械學，電學，化學，工程學中，都有極重要的勝利，這可以非常的證明他的發明天才。他用心研究法勒第

的著作，測法勒第一樣，是試驗的國手，不待高深的算學智識而能成功。

愛迪生的腦經，若當作算學家與物理學家看，同吉卜斯，邁克爾生，安斯坦，波耳的複雜腦經比較起來，似乎單簡極了。有時被人問着他所不懂的算學，愛迪生傲慢的答道：「我能雇我所要的算學家，但他們不能雇我。」

有一次他叫幾個算學家去算電燈泡的容積。他所要的容積，是包含在一個由實驗方法得來的曲線所生的旋轉平面內的。這曲線略一變動，所要的容積便發生更大的變動。其結果是這些算學家所得的關於所要容積的答案有無數個而且各各不同，如像有算學智識的人所熟知的。

愛迪生說即在算學方面，他有方法勝過這些算學先生們。他造了一套金屬立方體，如像中國套盒一樣，每一個比其他一個稍大一點。他把玻璃球盛了水，依次傾在這一套立方體的每一個內，立刻找到恰好與玻璃球同容量的一個立方體了。至於計算這個立方體的容積，不過幾秒鐘的事體。

這件事偶然的事很可以顯示愛迪生怎樣吃算學不夠的虧，怎樣的靠了他的發明天才戰勝他的缺陷，怎樣的情願用了出乎比例的多量的勞力精神以求得一個簡單的結果。算學家的答案雖多，但若取他的平均數，必定與玻璃球的容積相密合，決非用機械構造的立方體來實際測量所能及。愛迪生的方法，常常是費力多，花費巨，消耗高，費時大的。但是靠了發明的天

才和雄厚的財力，他終於把教育不完備的缺陷戰勝了。

愛迪生負着重大的缺陷過了一生。幸而其他生來的或是人為的力量，把這些缺陷中和或打勝了他。自幼即顯示有商業的天才及本領。他在火車上賣新聞紙的時候，就在火車上辦了一個印刷廠和試驗室。十四歲的時候，他是車上的茶房，新聞紙的東家和編輯，及愛美的化學家——三種職業，在一個行李車上，要是不能同時，也是換替的進行。他的「週刊」算是在行李車中印行新聞的始祖。不幸小愛迪生對於化學上意外的發生不能保險，有一天他的化學藥品爆發了，火車也着了火，氣極了的車掌，把他的印字機化學藥品一齊拋出車外，並且賞他一個很重的拳頭。愛迪生的聾病，他一生最苦的缺陷，就是從那一天起的。因為這個原故，他變成一種「內耳」，對於附近機器的顫動感覺特別銳敏，這樣他把這個阻難勝過了。這個銳敏的內耳，使他於研究留聲機的傳音及演話上得到極正確的結果。電話的傳音機本來嫌其聲音太弱了，他試驗改良，直至他能聽到為止，同樣的他把留聲機中的高音和無音的齒音也除掉改良了。愛迪生常說，在許多地方，他的聾病於他是有益的。她能使他對於附近的聲音集中高度的聽力——不在附近的聲音早聽不見了。試想這是多好的事體！他有一次很高興的說：「城市的鬧聲，一點不能擾我。我在最熱鬧的百老匯路可以不受擾亂如像平常人在最靜的森林的深處一樣。」

愛迪生的第二個重大的缺陷是沒有受過中等及高等的正式教育。他小的時候，因為他的

頭特別大，常常有人疑心他是有腦病的。他的新奇的心理，熱烈的好奇心，使他的先生斷言他的腦經必定腐敗了。他的母親聽了此言，怒不可遏，三個月之後，便不讓他上學了。她本來是當教員的，又是個富於同情心和諒解心的女人，於是她便在家裏盡心的教他。他不滿十二歲時，除了平常淺近的功課外，並且讀了吉朋的『羅馬滅亡史』，許姆的『英國史』，西亞氏的『世界史』，貝爾頓的『類問的解剖』和『科學字典』。他同他的母親并曾試讀牛頓的『原理』一書，但他們覺得其中的算學太深奧了。就是目前愛迪生仍主張領袖是天生的，如其青年果具野心，他用不着再進大學。最近他又說：『正式的教育似乎足以癱瘓好奇心。……在我看來，我們的教育，不會趕上近時人人所有比二十五年或三十年前更快的智慧，是無可疑的。』

愛迪生的缺乏正式教育，特別的大學教育必能訓練的缺乏，在以下各方面最可看出：他的浪費的試驗方法，他於求普通易得的智識上所費去多量的時間；他對於文化方面的教育的輕視，他就智識文化大體說來，對於生命上許多明顯的盲昧，他僅對於實用的教育使人能做有效的工作有相當的敬意。

愛迪生的教育目的，就是廣義的工程。唯有從這樣狹隘的眼光，可以了解這個無師自成的工程師和發明家的怪話：

『除了工程學校畢業生之外，其他的畢業生我絕對不能請教。工程學校畢業，不會裝滿

了一肚皮的拉丁，哲學及其他一切的廢物。」

愛迪生的第一次徵答書，鬧了不少的笑話，他這個徵答書實在是學化學，冶金，地質及工程的試金石。從這個徵答書及上面徵引的意見，可見愛迪生衡量人的心能完全以其人在其試驗室中的價值，即能否做其所要做的工作為斷。他對於愚蠢，遲鈍及身體的懶惰，是決不容忍的。雖目前的發明已經夠驚奇，而且許多是經他的手成功的，愛迪生宣言「我們現在方始受着機器的好處。在某一方面我們進步的很多，在他一方面，我們可以說一點甚麼也沒有做。但即我們成就最多的方面比起能做到的，也不過太倉一粟罷了。」這個無師自通的大工程師家及發明家，有幾句猛烈的話，使人不能忘記：

「我們無論對於甚麼東西，不能懂得百分一的百萬分之一。怎麼，我們連水是甚麼也不懂得。我們不懂得光是甚麼。我們不懂得重力是甚麼。我們不曉得甚麼使我們能立腳，能站住。我們不曉得甚麼是電。我們不曉得甚麼是熱。我們對於磁力一點也不知道。我們有許多理論，但沒有別的。我們的心能不過剛才脫離猩猩的階級罷了。」

把愛迪生當作一個文化人物擺在達文起（1）的旁邊，他自然不算甚麼；但把他們當成發明家來比較，愛迪生在根本方面比達文起高出的地方多得多了。用尼采的話來說，愛迪生是一個「過渡人」。他搭一座橋，把現在與將來連接起來。若是實驗的習慣，發明的傾向和商業的生性，在愛迪生的性質中間有非常的混合，他同時也有對於智識的渴慕。在文藝和

哲學方面，愛迪生不過一個小學生，如另外一個美國天才馬克吐蓮（2）一樣，可愛的粗野。但在實驗科學及實用的發明上：愛迪生是一個超人，——正如他自己說的，生活在他自己的大活動世界內。

愛迪生的發明極多，如把他們目錄及敘述起來，非有巽然巨帙不辦。在美國專利局中愛迪生請求專利的發明在一千四百件以上，至因增加發明而追加的專利權也不下一千五百件。關於活動電影，電話，電車，電燈，電力，電料用品，留聲機，電車工廠，發電機及發動機，蓄電器，水門汀，電報及無線電報等，愛迪生的發明都有根本的重要地位。

一千九百二十九年，為愛迪生發明電燈泡的五十週年，美國全國舉行盛大的紀念典禮。美國國會特贈愛迪生金質獎章以表他的偉績，並發行紀念郵票上載着電燈泡的花紋。愛迪生的發明之中，世界公認為效用最遠價值最大的，莫過於白熱燈及分配電力光熱的複雜系統。關於室內燃燈問題，愛迪生在用石油時代即開始研究。當時弧光燈已經有人用了，但在極有限的範圍以內，在科學家及發明家的夢想中的，仍是如何能把電流細分的一個大而未解決的問題。

當時用作傳導體的銅線，價太貴了，拿來做城市普通點燈的商業系統，根本上就不適用。愛迪生的性情是不願隨人步趨的，他照着他平生的慣例，大膽的從反對的方面去進行。他現在所需要的，是一個低價的傳導體，一個有高抵抗力而適於小電流的燈泡，同一個小射

爾的燃燈。

關於他尋求光亮的故事，說起來比中世紀的奇蹟還要驚人些。

這種精神的冒險，正足以表顯愛迪生天才的卓犖。他用了超人的精力，勇往直前的熱心，和不顧一切經濟損失的決心去開始他的工作。他用炭素作基礎，試驗了幾百種物質，要想發見一個堅韌纖細的燃線來作發光體，這個燃線必定要能經過白熱的燃燒經過一千小時而不毀斷，並且要他的發明極賤，無論何人都能有使用的機會。這個工作的困難可想而知了！

第一個重要的發見，就是這燃線必須放在抽去空氣的玻璃泡內。他又在高真空方面孜孜試驗，結果得到了大氣百萬分之一的真空的成功。其次便要尋出一個完全的燃線。他為巡察合於這個用途的世界植物，曾整整費了十餘萬金洋，而經過試驗的植物也不下六千種；最後他發見繡棕扇的竹絲最為適用。此後多年間百千萬的愛迪生燈泡，都是用日本竹的一種製造的。後來又發見人造的燃線，就不用日本竹了。

一千八百七十九年十月二十一日，是一個有歷史價值的日子。在那一天，用一條炭化的棉線圈，放在一個抽去熱氣玻璃泡內，於是我們實用的白熱電燈泡出世了。經過無數的試驗後，一個通電四十小時而不毀壞的電燈泡終於發明了。愛迪生同他的助手們——有名的不眠團——對於這個重要的試驗都非常的熱心與激動，他們眼睜睜地看着這個電燈泡燃點到四十個點頭。

愛迪生有他的晃耀的成功，也有傷心的失敗。他早年曾經發明了一個由動的火車上送電報到中央機關的方法。他那時候專心在旁的意思上去了，竟忘記了從前的某項試驗，因此失掉了發明長距離無線電的機會，直到多年後纔讓瑪珂里來完成這個商業的器械。愛迪生用了九年的工夫兩百萬的資本來發明一個採礦的機器，後來在密里梭達州無意中發見豐富的伯希末礦，牠的每噸價值，不過等於愛迪生的礦塊的一半多點，於是他的一切投資都歸烏有了。一千九百十四年十二月九日愛迪生在紐佳瑟西阿難紀的大工廠被火燒了。愛迪生沉靜地看了火場之後，勇氣奮發的說：『我已六十七歲了，但是還不會老到不能從明天早起重新來過的程度。沒有甚麼人是老到不能重新來過的。』

愛迪生的最大勝利，是在許多試驗之後，於一千八百九十九年發明了近世第一個電影照象機。從那天直到現在，他的照象機仍被認為活動物象的標準。許多美國的重要電影製造廠，因為要用他的專利權會經付了多年的租金。在有聲電影的發明上，愛迪生也是一個重要人物，這個東西現在還急切地需要他的忍耐天才——因為牠離完善還遠得很呢。

愛迪生有兩重人格：在試驗室內他是剛強，果斷；在家及社會裏他是溫和真摯和幽默。他有強健的身體，常常適於工作；藍灰色的眼睛，帶着和悅的光彩，有一種不屈不撓的凝注；頭部偉大，帶着縐紋的顏面與深刻的骨格——愛迪生幾乎普通承認是美國活着的最大人物。著名的科學家常說在近幾十年間，愛迪生自己就是一個頭等的教育機關。他在電氣工業

上所占地位的重要，使人人感覺到電氣自己也是他的發明的一種，這是麥倫（3）說的。據大概估計，因他的發明而發生的工業，約有資本二百萬萬元以上。福特（4）常說，美國的進步能在世界占最高地位，皆出愛迪生之賜，近來又說，愛迪生對於人類的貢獻，比任何人都多些。我們若信愛迪生的話，用他的有趣的定義來形容他自己，更是切當。「天才是一分神來，九十九分汗下。」當衆人推尊他是天才的時候，愛迪生付之一笑說：「甚麼話！我告訴你，天才是一工作不倦，不捨，加上一點普通常識。」

天才如愛迪生是不能加以解釋的。他只能讓你去驚奇讚嘆。因為在他所有的反應上，絕對同通常人一樣；康健，活潑，和氣，不耐愚蠢，天真爛漫，性情亢急但能自己節制。他的重要的德性是：對於工作的專心幾乎近於瘋狂；激烈的熱心和無限制的自信；不斷的試驗和差不多超人的忍耐；而在盡心發明的時候，對於金錢完全不在意中。

愛迪生的特有的模範的格言是：「人能努力前進而又忍耐地等着，則萬物都是他的了。」
「曾經生活過的祈禱，是一定能有回報的。」

爲了愛迪生，不是爲了別人，我們現住的世紀叫做電的世紀。他的工作對於世界的快樂，幸福，安甯，都有貢獻，說他幫助了帶光明到世界的黑暗的地方去，在事實上和比喻上是一樣真確的。

（1）譯者按理阿拉多達文起 Leonardo da Vinci 是意大利文藝復興時代一個大作家

(2) Mark Twain

(3) Andrew Mellon 美國現財政部長

(4) Henry Ford 汽車大王

西滢閒話

西滢著 實價一元二角

前一兩年在每期的「現代評論」裏，大家看見過一位署名西滢的文章，這些文章又輕輕的冠以「閒話」。漸漸的，看「現代評論」的人，不知不覺要先看西滢的閒話。

究竟西滢是誰，閒話是什麼文章？為什麼人人要看？

西滢是誰是不成問題的。閒話是什麼文章，現在印在這本書裏了。為什麼人人要看——是的，為什麼人人要看呢？……「西滢閒話」印出來賣給要看它的人。

翡冷翠的一夜

徐志摩著 實價 五角半

讀了「志摩的詩」，我們還有什麼可以要求這位作家的？一個人貢獻了許多。

但是第二次的貢獻居然跟着趕來了，並且這一次，藝術還更純熟，取材還更豐富。再加上這一次的作品，多是和陸小曼女士結婚前後的作品，情詩特別多，這又是第一集裏尋不出的特點。

不要忘了讀「讀「翡冷翠的一夜」！

辨僞舉例

胡適

——蒲松齡的生年攷——

盧見曾的國朝山左詩鈔卷四十五有蒲松齡小傳，引張元的蒲先生墓表說：
卒年七十六。

張元的墓表全文，我那時沒見着。魯迅先生的小說史略根據聊齋文集附錄的墓表，說蒲松齡「至康熙辛卯始成歲貢生，越四年遼卒，年八十六（一六三〇——一七一五）。後來我見着上海中華圖書館石印本聊齋文集（以下省稱「石印本」），果然有張元的墓表的全文，說他

以康熙五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一七一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八十有六。以本年葬村東之原。又十年，為雍正改元之三年（一七二五），其孤將為碑以揭其行，而以文屬余。以余於先生為同邑後進，且知先生之深也，乃不辭而為之文以表於墓。

張元於乾隆十七年（一七五二）作漁洋感舊集後序，自署「八十一歲老人」，是他生在康熙

十一年（一六七二），蒲先生死時，張元已四十四歲，作墓表時他已五十四歲了。他記蒲松齡死的年月日，決無不可信之理。

但山左詩鈔引墓表作「卒年七十六」，道光濟南府志（卷五四）也作「卒年七十六」。然而聊齋文集所錄墓表却作「享年八十有六」。究竟是那一本是對的呢？

山左詩鈔刻於乾隆戊寅（一七五八），去張元之死（一七五六）不過兩年。盧見曾劉漁洋感舊集，張元替他補各人的小傳；山左詩鈔屢引張元所作的碑傳，所以我們可以斷定盧見曾所據的蒲先生墓表，必是張元的原本，應該是最可信的本子。因此，我相信「八十六」是「七十六」之誤。從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上推七十六年，是崇禎十三年（一六四〇）庚辰。

去年十月我到北平，借得清華大學圖書館所藏的聊齋全集（以下省稱「清華本」），其中有文集四冊，詩集兩冊。詩集中有降辰哭母詩，中有云：

老母呼我坐，大小繞身旁。……因言庚辰年，歲事似飢荒。爾年（爾字此本作「兒」，後見馬立助鈔本作「爾」，爾年即是那一年。）於此日，誕汝在北房。……

庚辰正是崇禎十三年，可以證明七十六歲之說不誤。

文集中有述劉氏行實一篇，是他的夫人的小傳。劉孺人死於康熙癸巳（一七一三），年七十一；她生於崇禎十六年（一六四三），比蒲松齡小三歲。她死時，蒲松齡年七十四歲。

詩集中有七十四歲的詩，次年七十五歲，有過妻墓的詩。以後就只有幾首詩了，最末一首爲除夕，仍有悼老妻的話，大概是七十五歲除夕的詩。詩集裏沒有七十五歲以後的詩。這也可證聊齋先生死時大概是七十六歲。

x
x
x
x
x

淄川立馬勛先生（北大學生）不信七十六歲之說，他說，聊齋詩集裏有「八十述懷」七律兩首，詩中明明說「甲子重經又廿年」，他決不止七十六歲。此兩詩不載於清華本，止見於石印本。

馬君自己在淄川鈔得一部聊齋全集（以下稱馬本），其中的詩集裏也沒有這兩首「八十述懷」詩。這一點使我很懷疑。

今年我又借了清華本，準備用此本來和馬本和石印本互相參校，先請羅爾綱先生把三種聊齋集的文，詩，詞的篇目列爲一個對照表。羅君把這表寫成之後，來對我說：「石印本的文和詞，除了極少數之外，都是清華本和馬本所收的。最奇怪的是石印本的詩，共二百六十二首，沒有一首是清華本和馬本裏面見過的。」這就使我更懷疑石印本的聊齋詩集了。

昨夜我取出了石印本的聊齋詩集，翻出了那兩首「八十述懷」來細細研究。第一首全是泛泛的話，可以不論。第二首如下：

甲子重經又廿年，健全腰脚勝從前。論交差喜多名士，著錄新成祇短篇。春到東菴

僅力作，夏長北牖傲高眠。恬熙幸際承平日，與世無求便是仙。

我看出破綻來了。第五句有一條小註：「淄東有薄田數十畝」。我笑道：「這首詩是妄人假作的。蒲留仙決不會用『淄東』來註解『東菑』！」

於是我又細細翻讀全部詩集，看見集中有許多聊齋的朋友的姓名，如王漁洋，王西莊，袁宣四，李約庵，焦石虹，畢公權，畢怡菴，邱行素，張歷友……等等，每人都註有名號，籍貫，科舉年分，官階，著作等等。這些人確都是聊齋的朋友，註的又這樣詳悉清楚，我如何能說這部詩集是假造的呢？

我看下去，又發見了兩件極有力的證據，真把我嚇倒了！第一件是兩首「己未除夕」的詩，有「三萬六千場過半」，「五十知非蘧伯玉」兩句，都是五十歲的話。已未是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依七十六歲的說法，聊齋那時只有四十歲。如果他那年已經五十歲，他應該是崇禎三年（一六三〇）生的，死時八十六歲。豈不是八十六歲之說對了嗎？

還有一件證據，是一首用蘇東坡石鼓詩韻的長詩，詩題是。

戊寅仲夏，時明府將赴沂州任，同人以詩贈者，皆用坡公石鼓歌韻，予辭不獲，因亦勉成一首，並送畢韋仲之黔，劉乾庵入都，沈燕及往九江。

這個詩題已夠嚇人了。詩中又有一條小註，說

齡今年六十八矣。

戊寅是康熙三十七年（一六九八）。依七十六歲說，他只滿了五十八歲。如果他那年滿六十八歲了，那麼，他的生年應該提早十年，死時正是八十六歲了。

x x x x x

我看了這兩條嚇煞人的證據，很懊悔不該瞎疑心這部石印本詩集。我想，我的七十六歲說只好拋棄了。我請我家中住的胡鑑初先生（他正在研究蒲松齡的全部著作）來看這兩條硬證。我說，「我認輸了。」他也情願承認八十六歲的說法了。

可是，清華本和馬本的「降辰哭母」詩中說的生年在庚辰的話，又怎麼講呢？難道「庚辰」是「庚午」（一六三〇）之誤嗎？這一個字的證據，怎麼能抵敵那石印本的許多證據呢？我的心終不死，忽然想起了聊齋文集裏那篇劉孺人的行實，——這是三種本子同有的。

行實說：

孺人劉氏，……父季調……生四女子，孺人其次也。初松齡父處士公敏吾……嫡生男三，庶生男一，……松齡其第三子，十一歲未聘（此依石印本。清華本及馬本皆作「十餘歲」）。聞劉公次女待字，媒通之。……遂文定焉。順治乙未（一六五五）間，訛傳朝廷將選良家子充掖庭，人情洶動。劉公……亦從衆送女詣壻家，時年十三。……

我看了這一段，又忍不住大笑了。我指給鑑初看，又翻開年表，我說，「劉孺人生於崇禎

十六年（一六四三），是毫無可疑的。如果蒲松齡的生年要提早十年，那麼，他十一歲正當崇禎十三年（一六四〇），他的妻子還沒有出世哩！她怎麼會「待字」呢？」

這一條新證據足夠打倒石印本的那兩條證據了。於是我對鑑初說：「石印本的詩集全是假造的，所以沒有一首詩和清華本或馬本相合。這位假造的人誤信了那裏表的一個誤字，深信聊齋活了八十六歲，所以假造那三首假詩，一首『八十述懷』，一首『己未除夕』，一首『戊寅仲夏』。這個人真了不得！他做了二百六十二首假詩來哄騙世人；許多詩是空泛的擬古之作，如擬陶靖節移居，如擬杜荀鶴宮怨，那是不相干的。但他又查出了聊齋的一些朋友，捏造了許多詩題，又加上了許多詳細的註語，這些註語都好像有來歷的，所以我們都被他瞞過了。」

鑑初還有點不相信。我說：「我要把這些姓字履歷的註語的娘家，一條一條都查出來給你看。」我翻出一個詩題：

喜舉公權獲解

註云：

舉名世持，淄川人，康熙十七年戊午解元。

我說，「這一條註，我記得清清楚楚是聊齋志異『馬介甫』一篇的註語。」我到書架上尋出一部聊齋志異來，翻開馬介甫一篇，果然有這一條：

畢公權名世持，淄川人，康熙戊午解元。我又指一個詩題：

同舉怡庵綽然堂談狐。時康熙二十一年臘月十九日夜也。

我說，「這個詩題也好像是聊齋志異上見過的。」鑑初和我兩個人同翻聊齋，不到一會兒工夫，果然在狐夢一篇尋着了，原文是：

余友畢怡庵……

康熙二十一年臘月十九日，畢子與余抵足綽然堂，細述其異。……

我又指一個詩題：

袁宜四得古瓶，詩以覽之。有序。

序文凡一百四十三字，被北村甲乙二人淘井得二古瓶的始末，一瓶入張秀才家，一瓶歸袁宜四。我說，「這篇序也像是鈔聊齋的。」果然在卷十三尋得古瓶一篇，序文全是刪節這一篇的。還有一條註，記袁宜四的履歷，也被這位先生全採去作另一詩題的註語了。

不到一個半鐘頭，這石印本的詩題的註語差不多全在聊齋志異的註語裏尋出來了。如李約菴和張歷友的履歷見於志異附錄淄川志小傳的註文，焦石虹的見於卷六狐聯篇註，邱行素的見於卷十三秦生篇，張石年邑侯生祠事見於卷十三王太篇，「淄川古八景」的八個詩題全見於卷十四的山市篇的註文。——前後共尋出了十條證據，我可以下判決書了。判決的主文是：

審得有不知名的文人，鈔襲了聊齋志異的文字和註文，並依據了張元所作蒲先生墓表的誤字，捏造了蒲松齡知他的朋友倡和的詩若干首，並且混入許多浮泛擬古詩歌，總共捏造了二百六十二首歪詩，冒充聊齋詩集，石印販賣，詐欺取財，證據確鑿。

x x x x x x

這案判決時，已近半夜了，我們都去睡了。今天早起，我又檢查山左詩鈔，才知道這位「被告」不但熟讀聊齋志異，並且還採用了一些別的材料，石印本詩集有一篇「杖頭錢，同歷友作」，並附錄張歷友的原作杖頭錢，張詩收入山左詩鈔的第四十三卷。石印本又有「贈歷友」兩絕句：

選政親操日杜門，窮搜八代溯淵源。一編肪截傳名著，高士同教兩漢尊。

山左推君第一人，蒲輪空谷賤紅塵。相嬉猿鶴輕軒冕，花落山房春復春。

詩後附註云：

歷友學殖淹博，揮灑千言。同時諸前輩稱爲冠世之才，不虛也。試輒冠曹。時宮定山中丞爲學使，以明經薦山左第一人，就京兆試，不遇，歸而處崑崙山，不復出，杜門著書，有八代詩選，班范肪，五代史肪截，兩漢高士贊，崑崙山房集等書，卓然可傳。豈以名位之有無爲輕重耶？

這一條註文，句句有來歷，都見於山左詩鈔卷四十三張篤慶（歷友）的小傳下的附錄。自「宕定山中丞」以下到「杜門著書」，是鈔唐豹巖的崑崙山人集序；「學殖淹博，揮灑千言」，是用漁洋詩話；所著書目五種是全鈔盧見曾的跋語，只是「班范肪截」一個書名截去了一「無截」字。我疑心「被告」曾見過山左詩鈔的第四十三卷的殘本。

可是他決沒有見着山左詩鈔的全部。何以見得呢？山左詩鈔卷四十五有蒲松齡的詩十一首。如果他見了此卷，他決不肯放過這十一首真詩。石印本詩集裏沒有這十一首詩，可見他不曾見山左詩鈔的全書。

我們現在可以推測「被告」為什麼要捏造這部聊齋詩集。滿清末年，上海國學扶輪社印一部聊齋集，其中有文，有詞，而沒有詩。民國以來，此書久已絕版了。大概「被告」見了這部扶輪社本，嫌他太少，就捏造了一部詩集，又加入了兩冊來歷不明的聊齋筆記，材料增添了一倍，湊成了六冊的聊齋全集，就成一部定價兩元的大書了。文集中的志異自序和詞集中的惜餘春慢也是從聊齋志異鈔入的。筆記目錄後有黃珽的附記，自稱是聊齋的兒子東石的門人，在塵笈中得着太夫子的筆錄，整理為兩卷。筆記中的材料無可供考據的；聊齋生四子，長名，有文，名，不知是否字東石。

x

x

x

x

x

昨夜查聊齋志異時，我又尋得兩條證據，證明聊齋七十六歲之說。志異卷十六有「折獄」兩篇，皆記淄川知縣費禕的事。費禕任淄川是順治十五年（一六五八）到任的。聊齋自跋云：

我夫子有仁愛名，……方宰淄時，松裁弱冠，過蒙器許。而鷲鈍不才，竟以不舞之鶴爲羊公辱。……

他生於崇禎十三年（一六四〇），到順治十五六年正是「弱冠」之年。這又可見八十六歲之說必不可信了。

又志異卷十六臙脂篇自跋云：

愚山先生（施閔章），吾師也。方見知時，余猶童子。

淄川縣志蒲松齡傳也說他

弱冠應童子試，受知於施愚山先生。

考濟南府志（卷二九），施閔章任山東學政在順治十三年（一六五六）。至十七年（一六六〇），劉昌繼任山東學政。蒲松齡「弱冠」之年正是順治十五六年施閔章任山東學政時。這又可證他生於崇禎十三年。

我的結論是：

蒲松齡生於崇禎庚辰（一六四〇），死於康熙乙未（一七一五），享年七十六歲。

廿九，五，北平

金林惠厚

〇〇

人權論集

實價 四角

胡適梁實秋羅隆基三先生在新月月刊上所發表是關於擁護人權的幾篇文章，已引起了全國人士的注意。嗣為讀者流覽便利起見，由胡適先生親加編次，印為單行本。卷首有胡先生的序言，凡欲一讀胡先生等以倡導之人權運動論文者，不可不人手一編也。

死

水

聞一多著

實價五角半

聞一多先生的詩是認真做的，他的詩也應該認真去讀。非那樣讀，不能發現「死水」裏的寶藏。研究新詩的人不要忘了這裏有一個最好的範本。

本書封面，是聞一多先生自作的，新穎並且別緻，是現代新書中第一等的裝幀。

羅米歐與朱麗葉

(第二幕第二景)

莎士比亞著
徐志摩節譯

羅

……

啊，輕些！什麼光在那邊窗前透亮？

那是東方，朱麗葉是東方的太陽。

升起來呀，美麗的太陽，快來蓋倒

那有忌心的月，她因為你，她的侍女，

遠比她美，已然憂愁得滿面蒼白：

再別做她的侍女，既然她的心眼不大；

她的處女的衣裳都是綠陰陰的病態，

除了唱丑角的再沒有人穿；快脫了去。

那是我的小姐，啊，那是我的戀愛！

啊，但願她自己也承認她已是我的！

她開口了，可又沒有話：那是怎麼的？

她的眼在做文章；讓我來答復她。

羅米歐與朱麗葉

可不要太莽撞了，她不是向我說話：
全天上最明豔的一雙星，爲了有事，
請求她的媚眼去升登她們的星座，
替代她們在太空照耀，直到她們回來。
果然她們兩下裏交換了地位便怎樣？
那雙星先就敵不住她的頰上的明霞，
如同燈光在白天裏羞縮，同時她的眼
在天上就會在虛空中放出異樣清光，
亮得鳥雀們開始歌唱，只當不是黑夜。
看，她怎樣把她的香腮托在她的手上！
啊，我只想做她那隻手上的一隻手套，
那我就得滿搵她的香腮！

啊呀！

羅 朱

她說話了：

啊，再說呀，光豔的安琪！因爲你是靈光
一脈，正好臨照在我頭上，這夜望着你

正如人間的凡夫翻白着訝異的肉眼，
在驚喜中瞻仰天上翅羽生動的使者，
看他悵悵飛的行雲，在空海裏振翮。

朱 啊羅米歐，羅米歐，爲什麼你是羅米歐？

你怎不否認你的生父，放棄你的姓名？
再不然，你如果不願，只要你起誓愛我，
真心的愛我，那我立時就不是高家人。

羅 我還是往下聽，還是就在這時候接口？

朱 說來我的仇敵還不就只是你那門第；

你還是你自己，就說不是一個孟泰谷。
什麼是孟泰谷？那既不是手，也不是腳，
不是臂膀，不是臉，不是一箇人身上的
任何一部分。啊，你何妨另姓了一箇姓！

一箇名字有什麼道理？我們叫作玫瑰

那東西如果別樣稱呼那香還是一樣；

羅米歐即使不叫羅米歐，也能一樣的，

保留他那可愛的完美，那是天給他的，不是他的門第羅米歐，不要你的姓吧，只要你捨得放棄那滿不關你事的姓，你就有整個的我。

羅

那我準照你話辦：

只要你叫我一聲愛，我就（經）；再世投生！從此起我再不是羅米歐的了。

朱

你是箇什麼人，敢藏躲在黑夜裏，

這樣胡亂的對我說話？

羅

我有我的名姓；

但我不知道怎樣來告訴你說，我是誰；我的名姓，親愛的天人，我自己都厭惡，因為它不幸是你的仇敵；如東我已經把它寫了下來，我要一把扯碎那箇字。

朱

我的耳朵還不曾聽到那噪子發出的滿一百個字，但我已能辨認那箇聲音：

你不是羅米歐，不是孟泰谷家的人嗎？

羅 都不是，美麗的天人，如果你都不喜歡。

朱 你怎樣到這裏來的，告訴我，爲什麼來？

果園的牆圍是那樣的，不是容易爬過；

況且這地方是死，說到你是箇什麼人，

如果我的本家不論誰在這這碰見你。

羅 覺着愛的輕翅我安然飛度這些高牆；

因爲頑石的關阻不能限止愛的飛翔，

愛有胆量來嘗試愛所能做到的一切；

說什麼你的本家，他們不是我的阻礙。

朱 他們果真見到你，他們一定將你害死。

羅 啊哈！說到危險，現成在你的眼裏的就

凶過他們的二十把刀劍：只要你對我

有情，他們的仇孽就害不到我的分毫。

朱 我可是再也不願他們在這裏見到你。

羅 我穿着黑夜的袍服，他們再不能見我；

況且只要你愛我，他們找到我又何妨：
我的命，有了你的愛，送給他們的仇恨
還不強如死期的延展，空想着你的愛。

朱 是誰指點了你來找到我這裏的住處？

羅 愛指點我的，他打起始就鼓勵我根究；
他給我高明的主意，我借給他一雙眼，
我沒有航海的能耐；可是如果你遠得
如同那最遠的海所沖洗的闊大邊岸，
我爲了這樣的寶物也得忘命去冒險。

朱 你知道夜的幕紗是籠罩在我的臉上，
要不然，知道你聽到我今夜說過的話，
一個處女的羞紅，就得塗上我的臉龐。
我何嘗不想顧着體面，何嘗不想否認
我說過的話：但是夠了夠了您的恭維！
你愛不愛我？我知道你一定急口說「愛」，
我也願意信你的話：但是如果，一起誓，

你也許結果會變心；聽到情人的說謊，他們說，覺巫大聲笑。啊溫柔的羅米歐，你愛我如是真心，請你忠誠的說出口：再說如果你想我是被征服得太輕易，我就來縲起眉頭，給你背扭，說我不幹，這樣你再來求情。但除此，我再不刁難。說實話，秀美的孟秦谷，我心頭滿是愛，因此你也許以為我的舉止未免輕狂：但是信任我，先生，信任我這一份真心正比一般裝腔作樣的更要來得晶澄。論理我不該這樣直白，這不是我始願，但我自己不會知覺，你已然全盤聽得我的真誠的愛戀的熱情：所以寬恕我，請你不要把我這降服認作輕飄的愛，要不是黑夜，這份心事怎能輕易透漏？

羅 小姐，請借那邊聖淨的月色我來起誓

那月把純銀塗上了全園果樹的頂尖——

朱 啊，不要指着月兒起誓，那不恆定的月，

她每晚上按着她的天軌亮她的滿闕，

正怕你的愛到將來也是一樣的易變。

羅 那叫我憑什麼起誓？

朱 簡直的不用起誓；

不然，如果非得要，就憑你溫雅自身，

那是我的偶像崇拜的一尊唯一天神，

我準定相信你。

羅 如果我的心裏的愛戀——

朱 得，不要起誓了：雖則我見到你歡喜，

今晚上我可不歡喜什麼契約的締合：

那是太鹵莽了，太不慎重了，也太快了；

太像那天邊的閃電了，一掣亮就完事，

等不及你說，「天在閃電」。甜蜜的，夜安吧！

這箇愛的舊番，受了夏的催熱的呼吸，

許會在我們再見時開成豔異的花朵。

夜安，夜安！我祝望一般甜蜜的安息與

舒適降臨到你的心胸如同我有我的！

羅 啊，難道你就這樣丟下我不給我滿足？

朱 那一類的滿足你想在今晚上向我要？

羅 你的相愛的忠貞的誓言來交換我的。

朱 我早已給了你那時你還不會問我要：

可是我也願意我就重來給過一次。

羅 你要收回那先給的嗎？爲什麼了，親愛？

朱 無非爲表示我的爽直，我再給你一次。

可是我想要的也無非是我自己有的。

我的恩情是如同大海一樣無有邊沿，

我的愛也有海樣深；更多的我施給你，

更多的我自有，因爲兩樣都是無限的。

（奶媽在幕後叫喚。）

我聽得裏面有人叫我；親愛的再會吧！

來了，好奶媽！甜蜜的孟泰谷，你得真心！
你再等我一會兒，我就回來，還有話說。

羅 啊神聖的神聖的夜！我怕，怕因為是夜，
這一切，這一切難說竟是一場的夢幻，
這是甜蜜得叫人心癢，如何能是真實？

（朱麗葉重上）

朱 再說三句話，親愛的羅米歐，你非得走，
如果你的情愛的傾向是完全光明的，
如果你志願是婚姻，你明天給我回話，
我會派人到你那裏去，你有話交給他，
說明白了在那兒什麼時候舉行大禮；
我就把我一切的命運放在你的跟前，
從此跟從你，我的主，任憑是上天下地。

奶（內）姑娘！

朱 我就來了，一忽兒。——但是如果你本無意，
那我求你——

奶 姑娘！

朱 稍爲等一等，我就來了！——

立即收起你的心腸，讓我獨自去悲傷：

明天我就派人。

羅 讓我的靈魂借此警醒。

朱 一千次的夜安！

一千次的夜不安，沒了

你的光亮。愛向着愛如同學童們離別

他們的書本，但相離，便如同抱着重書

上學。

朱 吁！羅米歐，吁！一個養鷹人在呼嘯，

爲要從天上招回這「流蘇溫馴」的蒼鷹！

束縛的嗓子是嘶啞的，它不能說响；

否則我就會打開「愛姑」所藏匿着的巖穴，

使她震動大空的妙舌也幫着我叫喚，

叫我的羅米歐，直到她的嗓子啞過我的。

羅 是我自己的靈魂在叫喚着我的名字：
夜晚情侶們的喉舌夠多麼銀樣鮮甜，
錯落在傾聽的耳鼓上如同最柔媚的
音樂！

朱 羅米歐！

羅 我的愛。

朱 明早上什麼鐘點

你讓我派人上那裏去？

羅 正九點鐘。

朱 我準不耽誤：從現在到明早中間相差
足有二十個春秋。我忘了爲什麼叫你
回來。

羅 讓我站在這裏等你記起什麼事。

朱 我記不起不更好，你就得站着等我想，
你知道有你在跟前我是怎樣的心喜。

羅 我也甘願這樣耽下去，任憑你想不起，

忘了你別的家除了我倆共同的月夜。

朱 真的都快天亮了；我知道你早該回去：

可是我放你如同放一頭供把玩的鳥；

縱容它跳，三步兩步的，不離人的掌心，

正像一個可憐的囚犯帶著一身鐐銬，

只要把輕輕的抽動一根絲你就回來，

因為愛，所以便妬忌他的高飛的自由。

羅 我願意我是你的鳥。

朱 蜜甜的，我也願意：

但正怕我愛過了分我可以把你愛死。

夜安，夜安！分別是這樣甜蜜的憂點，
(下)

羅 讓睡眠祝福你的明眸，平安你的心地！

願我是你的睡眠和平安，接近你的芳軀！

現在我得趕向我那鬼樣神父的僧房，

去求他的幫助，告訴他這意外的佳遇。
(下)

□□□□
織工馬南傳
□□□□

梁實秋譯

實價 八角

本書原作者喬治哀利奧特女士，係英國維多亞時代的三大小說家之一，素與迭文司齊名。她所作小說，最擅長人性的描寫。織工馬南傳就是她的一本代表作，今由梁實秋先生譯成中文，這算是女士的作品第一部被介紹到中國來。
譯筆忠實流暢，一無硬譯生譯的痕跡。

●●●●
清
●●●●
●●●●
照
●●●●
●●●●
●●●●
詞
●●●●
●●●●

張壽林著

實價 五角

這是舊詩詞研究叢書中的一種。清照的詞，清新悽惋，誰讀了不爲他秀麗詞句而沉湎？本書是著者專爲研究他一人的詞而作，書分兩卷：卷上有他的「畫像」，「詳傳」，「年表」等等，卷下包含「漱玉詞」，「編者懷檢的詞」，「校勘記」，「詞話」，「附錄」等幾章。

醒世姻緣序

徐志摩

(一)

去年夏天我在病中問適之先生借小說看，他給了我一部木板的醒世姻緣，兩大函，二十大本。我打開看時，紙是黃得發焦，字印得不清亮，線裝都已線斷，每葉上又全有蠹魚的痕跡，脆薄得像竹衣，一沾手就破裂。我躺在床略略一翻動，心就着慌，因為紙片竟像是胡蝶粉翅似的有掛宕的，有翕張的，有飛揚的，我想糟，木板書原來是備供不備看的，這二十大本如何完篇得了——結果看不到半本就放下了。

隔一天適之來看我，問醒世姻緣看得如何。我繃着眉說那部書實在不容易伺候，手拿着本子一條心直怕它變胡蝶，故事再好也看不進去。適之大笑說這也難怪你，但書是真不壞，即不為消遣病鐘點你也得看，現在這樣罷，亞東正在翻印這部書，有一份校樣在我那裏，那是洋紙印鉛字，外加標點，醒目得多，我送那一部給你看罷。

果然是醒目得多！這來我一看入港，連病也忘了，天熱也忘了，終日看，通宵看，眼酸也不管，還不得打連珠的哈哈。太太看我這瘋樣，先是勸，再來是罵，最後簡直過來搶書。有什麼好看，她罵說，這大熱天挨在床上逼着火，你命要不要，你再不放手我點火把它燒

了，看你看得成！我正看了書裏的怒容，又看到太太的怒容，樂得更兇了。我樂她更懂。天幸太太是認字的，并且也是個小說迷，我就央說太太，我們講理好不好，我翻好一兩節給你看，如果你看不出妙處，如果你看了不打哈，那我認輸，聽憑你拿走或是撕或是燒！她還來不及回話，我隨手翻了一回給她看——也許是徽州人汪爲露那一回，也許是智姐急智那一回，也許是狄希陳坐『監』那不回，也許相子廷教表兄降內那一回，也許是白姑子趕賊請先生那一回，我記不得了，反正那一回都成。我一壁念，她先擡着口，還有氣，再念下去她眼也跟着字句上下看，再念她口也開了，哈哈也來了……忽然他又收住了笑（我一跳），伸手說拿第一本給我！

一連幾天我們眼看腫，肚子笑痛。書是真好，我們看完後同意說，只是有地方寫書人未免損德過大些，世上悍婦儘有，但那有像素姐那樣女人，儒夫也儘有，但那有像狄希陳那樣男子。

書是真好，我們逢人便誇，有時大清早或半夜裏想起書裏的妙文都忍不住大笑。

(二)

那寫書人署名西廝生的，我不久又聽適之說起，原來是蒲公松齡！初起我不信，看筆法聊齋和醒世姻緣頗不易看出相似處。但考據先生說的話是有憑有證的，他說聊齋筆法雖不相類，你去看北京出版的聊齋白話韻文，他既能寫那樣的白話，何以不能寫醒世姻緣。說起蒲

公的作品還多着哩，我們都沒有見過，新近有一位馬立勛覓到了不少原稿，正在整理付印。并且就說聊齋，你不記得『江城』和『馬介甫』兩篇故事麼？江城和楊尹氏就是素姐的影子，高蕃和楊萬石就是狄希陳的胚子。蒲老先生想必看到聽到不少兇悍惡潑的故事，有的竟超越到情理之外，決不能以常情來作解釋，因而他轉到果報的念頭，因為除此更沒有別的可能說法。人間的恩愛夫妻（？）我們叫作好姻緣，但夫妻不完全是根據好緣法來的。他說，『大怨大讎，勢不能報，今世皆配為夫妻』。這是什麼道理呢？因為說到冤怨相報，別的方法都不痛快，『惟有那夫妻之中，就如頸項上墜袋一樣，去了愈要傷命，留着大是苦人；日間無處可逃，夜間更是難受，官府之法莫加，父母之威不濟；兄弟不能相幫，鄉里徒操月旦。即被他罵死，也無一個來解紛；即被他打死，也無一個勸開。你說要生，他偏要處置你死；你說要死；他偏要教你生。將一把累世不磨的鈍刀在你頭上鋸來鋸去，教你零敲碎受；這等報復，豈不勝於那閻王的刀山，劍樹，磔搗，磨挨，十八層阿鼻地獄？』嬌妻是一道，還有美妾也是供你受用的。看本書三十回第二十頁：——

晁夫人又問：『你爲甚麼又替晁源爲妾？』計氏說：『我若不替他做妾，我會他這輩的子冤仇可往那裏報去報？』晁夫人說：『你何不替他做妻？單等做了妾才報的仇嗎？』計氏說：『他已有被他射死的那狐精與他爲妻了。』晁夫人問說：『狐精既是被他射死，如何到要與他爲妻？』計氏說：『做了他的妻妾，才好下手報仇，叫他沒處

逃，沒處躲，言語不得，哭笑不得，經不得官，動不得府，白日黑夜，風流活受，這仇才報得苗實！叫他大大的打了牙，往自己肚裏嚥哩！」

我現在又見着蒲留仙別的作品，果然是大手筆，聊齋雖好，或許還不是他的第一部傑作，看來醒世姻緣那樣的規模確是非他不辦的。

(三)

但關於蒲留仙作醒世姻緣的掌故，適之先生另有長篇考據，我現在要說的是我個人看了這部小說後的一點雜感罷了。

我說到我去夏在病中看到醒世姻緣的興會。說也真巧，一壁我和小曼正說素姐那樣人寫得過火，一壁就有人——而且不止一個——來現身說法，聽得我們毛骨聳然，這才知道天地真是無奇不有，再回想到蒲留仙筆下的素姐，倒反覺得她的聲色也是未嘗不可以理解的了！我們來看看素姐的姿態：——

素姐伸出那尖刀獸爪，在狄希陳頸子上撻了三道二分深五寸長的血口，鮮血淋漓。狄希陳忍了疼，幸得把汗巾奪到手內。素姐將狄希陳扭肩膊，搯大腿，掐胳膊，打嘴巴，七十二般非刑，般般演試。拷逼得狄希陳叫菩薩，叫親娘。

素姐攔住房門，舉起右手望着狄希陳左邊腮頰盡力一掌，打了呼餅似的一個紫帶青的傷痕，又將左手在狄希陳頸子上一叉，把狄希陳仰面朝天，叉了個「東床坦腹」。

口裏還說：「你是甚麼？你敢不與我看！我敢這一會子立劈了你！」

這是夠味兒的，但狄希陳先生的挨撲還不是他自己的情虧情缺？誰叫他放着絕孀的夫人在家裏還要去沾戀舊時的閒花野草，袖內藏什麼「汗巾子」，懷裏揣什麼「軟骨裝」的眠鞋？看了他那賊頭狗腦的怪相誰能不招火，那怪得素姐？我們的朋友曾經爲了怎樣也派不到一個錯字的事兒挨過類似的生活，又何嘗敢回手——怪得誰？

我們再來聽聽素姐的嬌聲：——

「這樣有老子生沒老子管的東西，我待不見哩！一個孩子，任着他養女吊婦的，弄的那鬼，說那踢天弄井待怎樣麼！又沒瞎了眼，又沒聾着耳朵，憑着他，不管一管兒！別人看拉不上，管管兒，還說不是！……生着的拿着養漢老婆的汗巾子。我查考考。認了說是他（希陳先生的令堂）的，連個養漢老婆也就情願認在自己身上哩！這要不是雙小鞋（她親手抄着的現贓），他要只穿的下大拇指頭去，他待不說是他哩麼？兒子幹的這歪營生，都攪在身上；到明日閨女屋裏拿出孤老來，待不也說是自家哩？「槽頭買馬看母子」，這們娘母子也生的出好東西來哩？「我還有好幾頃地哩，賣兩頃給他嫖！」你能有幾頃地？能賣幾個兩頃？只怕沒得賣了，這兩把老骨拾還叫他撒了哩！小冬子要不早娶了巧妮子去，只怕賣了妹子嫖也是不可知的！你奪了他去呀怎麼？日子樹葉兒似的多哩，只別撞在我手裏！我可不還零碎使針鉤他哩，我可一下

子是一下子的！我沒見天下餓殺了多少寡婦老婆，我還不守他娘那麼寡哩！」

且不說這番發作本身是絕妙的詞令，素姐的話那一句不是純粹理性，狄婆子駁不倒他，狄希陳先生更不提，你我看了前章後句又何嘗敢批削她的一半个字？再說爽快罵出口的在事實上還不失是一位爽利的女性。素姐打是打，罵是罵，全是中鋒陽性正面文章，單看她理直氣壯，振振有詞的模樣，你就數她不上一個壞字！有的朋友還只巴望他那閨人有素姐那樣的堂皇正大哩！

再說素姐雖則是薛教授的閨女，我們知道她認不到多少字，她碰巧脾氣來蹙些，口氣來得脆些，你能怪嗎？有的朋友家裏的「素姐」是出過大洋念過整本皮裝書的哩！

再說單是皮肉受點罪那還算什麼事，現代人發明了人有「精神」，又發明了什麼叫作「精神痛苦」的，那，他們說，此身體上的痛苦要難受到萬倍！我們的狄希陳先生，皮肉雖然常爛，却從不曾提到過精神痛苦一類字樣。現代的素姐有時不動手可以逼得你要發瘋，上吊，跳河！

再說素姐固然是兇，說到對付丈夫，她打了他不錯；但她自己又何嘗不挨別人的打，真的每次打得連她都害怕——狄婆子的皮鞭她挨過，相大妗子的棒槌她挨過，劉超蔡的馬弁的毒手她也挨過，且不說往後猴子的促狹和寄姐的蹂躪，她什麼沒有受過？現代的素姐們可只許她們耍身手開胃，誰要是吹動了她一根毛髮，問題就鬧大了——「侮辱女性」那還得

了？

再說我們聽聽素姐清醒時的談吐：——

「……我只見了他（希陳先生，當然），那氣不知從那裏來，有甚麼閉心想着這個！……這却連我自己也不省的。其實俺公婆極不瑣碎，且極疼我；就是他也極不敢衝犯着我；饒我這般難爲了他，他也絕沒有絲毫怨我之意。我也極知道公婆是該孝順的，丈夫是該愛敬的，但我不知怎樣，一見了他，不由自己就像不是我一般，一似他們就合我有世仇一般，恨不得不與他們俱生的虎勢。……他如今不在跟前，我却明白又悔，再三發狠要改，及至見了，依舊還是如此。我想起必定前世裏與他家有甚冤仇，所以鬼使神差，也由不得我自己。」

如今的素姐們能有這樣完全客觀的清醒的時刻嗎？其實這又是蒲老先生的過慮，他是擔心把素姐寫得太不近人情，不像人樣，所以編插了整套的因果進去。聲明這所有的惡毒的發源地不是一個人心，而是一個妖狐的心。我說他是過慮。這自然界那還有比人更複雜的東西，那還有比人心更多詭異的東西嗎？——老實說「人」就是，你必憑空來作踐別的上帝的生物？

(四)

說到這樣我的感想更轉上了嚴重的方向。說到夫妻，像狄希陳先生的家庭生活雖則在事

實上並不是絕無僅有，但像那樣的色彩豐富終究不是常例。但你能說常例都是好夫妻嗎？就像這時候半夜裏你想像在睡眠中的整個北京城：有多少對夫妻，窮的，富的，老的，少的，村的，俏的，都在『海燕雙棲玳瑁梁』似的放平在長方形的床上或榻上或炕上做他們濃的，淡的，深的，淺的，美的，醜的，各家的夏夢！你問這裏面有多少類似的明水村狄府的賢梁孟？那不敢說。那麼說他們都是如膠如漆同心同德的好夫妻？那更不敢說。事實上真正純粹的好夫妻恐怕很近是一個理想的假設；類似狄府的家庭倒是真的有！大多數的家庭只是勉強過得去，雖則在外表上儘有不少極像樣的。『家家有本難念的經』是真的。『難』的程度有不同罷了。有的乾脆是『不知』，那是本人自己知道，旁人也得明白的。老爺指說太太德性的不完備，太太訴說老爺德性的不整齊。那是比較分明的。再有許多是『不合』！這不合可就複雜了。第一本人就不明白事情別在那一點上，有心裏明白但是狃於慣性或是什麼，彼此不能或不敢說出口的。尤其在一個根本不健康的社會和家庭環境如同我們的所產生出來的男女，他們多半是從小就結成種種『伏魔』（Complex）和『抑止』（Inhibition），形成滿之先生所謂『麻子哲學』的心理，再加上配偶的種種不自然，那問題就鬧不了。

人與人要能完全相外處如同夫妻那樣密切，本是極柔纖極費周章的一件事。在從前全社會在一個禮法的大帽子底下做人的時代，人的神經沒有現代人的一半微細和敏銳，思想也沒一半自由和條達，那時候很多事情比較的可以含混過去，比較的不成問題。現在可大不同

了。禮法和習慣的帽子已經破爛，各個人的頭顱都在挺露出來，要求自由的享受陽光與空氣。男女的問題，幾千年不成問題，忽然成了問題，而且是大問題。這問題狹義的婚姻以得廣義的男女「不解決，現代人說，我們就不能條暢的做人。同時科學家着了忙分頭在檢查細胞，觀察原人和禽獸，試驗各種的腺，追究各類的液，——希望直接間接以解決或減輕這大問題的複雜和困難性。

現代人至少在知識上確是猛進了很多。但知識是供給應用的；在我們中間有多少人是敢於在新知的光亮中，承認事實並且敢於拿生活來試驗這新知的可恃性。最分明的一個例，是很多人明知多量生育是不適宜，並且也明知只要到藥劑師那裏去走一趟就可以省却不少不便，但他們還是懶得動，一任自然來支配他們的運命。說到婚姻，更不知有多少人們明知拖延一個不自然的密切關係是等於慢性的謀殺與自殺，但他們也是懶得動，照樣聽憑自然支配他們的命運。他們心裏儘明白，竟許口裏也儘說。但永遠不積極的運用這辛苦得來的智慧。結果這些組成社會的基本分子多半是不自然，彎曲，歪扭，疙瘩，怪僻，各種病態的男女！

這分明不是引向一個更光明更健康更自由的人類集合生活的路子。我們不要以為夫妻們的不和順只是供給我們嬉笑的談助，如同我們欣賞醒世姻緣的故事；這是人類的悲劇，不是趣劇；在這方面人類所消耗的精力！如果積聚起來，正不知夠造多少座的金字塔，夠開多少

條的巴拿馬運阿哩！

(五)

我們總得向合理的方向走。我們如果要保全現行的婚姻制度，就得儘量尊重理性的權威——那是各種新智識的總和，在它的跟前，一切倫理的道德的宗教的社會的習慣和迷信，都得貼伏的讓路。事實上它們不讓也得讓；因為讓給理性是一種和平的演化的方式，如果一達到本能的發作，那就等於達到江河的橫流，容易釀成不易收拾的破壞現象。革命永遠是激成的。

當代的蘇俄是革命可能的最澈底的一個國；蘇俄的政府和民衆也是在人生的多方面最勇於嘗試的政府和民衆。關於婚姻和男女的關係，也只有蘇俄是最認清『事實』，並且是在認真的制作法令，開闢風氣，設備種種的便利，爲要消除或減輕人類自從『文明』以來所積受的各方面的符咒與桎梏的魔力。蘇俄的男女是有法令的允許與社會的認可，在享受性擇的自由。他們真的是自由結合，自由離散，並且，政府早替他們備有妥善的機關，自由防阻或銷除受胎，以及自由把子女的教育權讓給公衆。在理論上不必廢棄愛的觀念，他們確是在實驗的生活上，把男女這件事放到和飲食居住一類事極相近的平面上去了。有人愛喫大葷，有人愛喫淨素；有人愛住鬧市，有人愛住鄉下，這是各人所好，誰也管不着的事。他們的婚姻男女，也就等於如此了。他們更大的目的，是在養成可能的最大多數的心智和體格一樣健全可

以充分爲全社會工作的男子和女子。我們固然不敢說現在蘇俄的男女，結婚的和不結婚的（那只是一個手續問題），平均起來，所享受的幸福，比別國的男女多，但我們頗可以相信他們在這問題上所感受的痛苦，浪漫的或非浪漫的，確是要比別種文明民族輕鬆得多。因而我們雖則不敢冒昧的指向蘇俄說「他們是把男女問題徹底解決了的，這是人類的福音，我們也得跟着走」，但我們不能制止我們自己對他們大膽的嘗試，在這一件事如同在別件事上，感到尊敬和興趣。尊敬，因爲我們明知嘗試是頗有犧牲性的！興趣，因爲他們嘗試的成功或失敗都是我們現成的教訓。

不，蘇俄是不能學的。他們的人生觀是一致的；除非你準備承受他們革命觀的全部，你很不易在土質與人情完全不同的地方，支節的抄襲他們的榜樣。蘇俄革命的重要只是一點：它告訴我們人類所有的人情禮法制度文化，都是相對而不是絕對的，因而都是可以改動的，並且，只要各部分都關照得到，即有較大的改動，也不致發生過分的不便。中國二十五年前前的讀書人，比方說，都把科舉認作出身的唯一大路；我記得科舉廢止那一年，我有一個堂房伯父，他是五十歲的老童生，聽到信息竟會傷心痛哭得什麼似的。現在關於男女問題憂時衛道的先生們還不是都與那位老童生一鼻孔出氣？你說外國人，俄國更不消說，都是禽獸，行，就叫他們禽獸，他們最可羨的地方正是他們的禽獸性性與禽獸一樣健康，一樣快活！你說蘇俄這樣子下去一定得滅種，「亂交」不算，還要公開的打胎，節育，還要父母不管親生

兒女！那還有人樣？但事實上這幾年蘇俄的人口反而看出可樂觀的增加，並且他們的嬰兒和孩童的快樂也不見比別處的不如。不，事情決不能那樣看法的。

話說回來，爲要減少婚姻和男女的糾紛我想我們至少應得合力來做下列幾件事：——

- 一，我們要主張普及化關於心理生理乃至「性理」的常識。
- 二，我們要提倡充分應用這些智識來幫助建設或改造我們的實際生活。
- 三，我們要使男女結合成爲夫妻的那件事趨向艱難的路。
- 四，我們要使婚姻解除——離婚——趨向簡易而便利的路。——

只有這樣做我們才可以希望減少「惡姻緣」，只有這樣做才可以希望增加合式的夫妻與良好的結婚生活。只有這樣才可以希望把彎曲，疙瘡瘋顛，怪僻，別扭的人等的數目，低減到少數特設的博物館容留得下，而不再是觸目皆是的常例。只有這樣我們才可以希望成年的男女一個個都可以相當的享受健康，愉快。自然的生活。我們要把素姐那樣凶悍到沒人樣的婦人，狄希陳那樣狼狽到沒人樣的男人，永遠供奉在文學裏，作爲荒誕的想像的產物，如同封神西遊的神怪一般，或作爲往古曾經有過的怪異或精品，如同古物院裏的恐龍或畫幅上的仕女。

(六)

話雖如此，我這馬可又跑「野」了！婚姻男女是多複雜的問題，在小小的篇幅內，如何

談得出什麼道理？近來因為聽到乃至看到的醜惡的，有的簡直醒世姻緣式的，結婚生活實在太多了，所以有了這發洩的機會就聽憑一枝秃筆胡亂的往下寫，這是我該得向讀者告罪的。我寫這一篇更正當更緊要的任务是要對讀者們說，這部書是寫得如何的好，如何值得你看的工夫；不想正經不說，廢話倒已是一大堆。現在讓我來甘脆說幾句正經介紹話。

一，你要看醒世姻緣因為它是（據我看）我們五名內的一部大小說。有人也許要把它放得更上前，有人也許嫌放得太高，那是各人的看法。「大」是并指質和量的。這是一部近一百萬言整一百回的大書，夠你過癮的。當代的新小說越來越縮小，小得都不像個書樣了；且不說芝麻燕豆大的短篇，就是號稱長篇的也是寒儉得可憐！要不了頓飯的辰光書已露了底；是誰說的刻薄話，「現在的文人，如同現代的丈夫一樣，都是還不會開頭已經完了的！」現在難得又有一部肥美的大作來供我們大嚼了，這還不好？又好在這書寫的時代雖已不近，看到過的人比較不多！你趕快看，你有初次探險的滿足！舊木板的本子，我在開頭說過，是絕對不能看的，這次校對精良標點齊整的新本子才是你的讀本。

二，你要看醒世姻緣因為這書是一個時代（那時代至少有幾百年）的社會寫生。現代最盛行的寫實主義。可憐新小說家拿着紙本鉛筆想「充分」「描寫」一個洋車夫的生活，結果只看到洋車夫腿上的皮色似乎比別的部分更焦黃！或是描寫一個女人的結果只說到她的奶子確乎比男人的誇大！我們的蒲公才是一等的寫實大手筆！你看他一枝筆就像是最新的電

影，不但活動，而且有十二分的聲色。更妙是他本人似乎並不費勁；他把中下社會的各色人等的骨髓都挑了出來供我們賞鑒，但他却從不露一點枯涸或竭蹶的神情；永遠是他們那從容，他那閑暇，我們想像他口邊常掛着一痕「鐵性」的笑，從悍婦寫到儒夫，從官府寫到胥吏，從鸞姐寫到塾老師，從權閹寫到青皮，從善女人寫到妖姬，不但神情語氣是各合各的身份（忠實的寫生），他有本領使我們辨別得出各人的脚步與咳嗽，各人身上的氣味！他是把人情世故看爛透了的。他的材料全是平常，全是腐臭，但一經他的渲染，全都變了神奇的了。最可欽佩的是他老先生自家的態度，永遠是一種高妙的冷雋，任憑筆下寫的如何活躍，如何熱鬧，他自己永遠保持一個客觀的距離，彷彿在微笑的說說「這算是人，這算是人生」；書裏不少寫猥褻的地方，比如寫程大姐寫汪為露那幾段，但在他的筆下，猥褻也是似乎得到了超度。用一句現成話，他永遠是「俗不傷雅」。他只是不放鬆的刻畫人性；在藝術上不知忌憚，至少在作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寫的十分裏有九分九是人類的醜態，他從不是為猥褻而猥褻；他的是一幅畫裏的必要的工細。但他的行文太妙了，一種輕靈的幽默滲透在他的字句間，使讀者絕不能發生厭惡的感覺。他是一個趣劇的天才。他使你笑得打滾，笑得出眼淚，他還是不管，搖着一枝筆又有去點染他的另一個峯巒了。他的畫幅幾乎和人生這面目有同等的寬廣。

三，要你看醒世姻緣因為這是一部以「怕老婆」作主幹的一部大書。一個大名的主翁人

就是希陳——希陳者當然是希陳季常先生也！這是一個最體己最家常的題目，同時也是個最耐尋味的題目。一個男人好好的什爲麼會得怕太太。夫妻的必要條件，不止是相愛，還得要相敬。這敬決不是一個形式問題，老話所謂「相敬如賓」乃至「上床夫妻，下床君子」那一套；敬的意思是彼此相互的人格尊敬。男人得像一個男人，女人也得看她的本分。男人要是品性有卑劣處被太太看透了，那這位先生就永不必想能在太太跟前抬起頭來。男子最多的通病是分驚，因而虛心，因而說謊，因而種種的糟——結果「怕」更有許多夫妻不合的大原因。因是向來不許說出口的男人養不活太太，太太喫不飽一口飯，這是他又看他的永生責任，太太儘可據爲理由向旁人訴說的，但如果男人不能盡他的「丈夫」的責任，做他太太的還不是跟貧窮一樣也許更不堪的難過，但關於此道太太（在從前至少）如何能大方的說出口——有很多是他們自己也不明白的。結果太太脾氣越壞，男人的心膽越寒，那還有什麼幸福可言？「江城」裏有幾句話頗有道理：——

生已畏若虎狼，卽偶假以顏色，枕席之上，亦震懼不能爲人，女批頰而叱去之，益壓棄不以人齒。生日在蘭麝之鄉，如狂狷中人仰獄吏之尊也。

狄希陳的怕素姐，來源雖則是「宿怨」但我們一路看下去，不能不覺得狄希陳這樣男人確是可厭，他的受罪固然是可憐。素姐的發威幾乎是沒有一次沒有充分理由的。狄希陳是普天下懦夫的一面明鏡！

牆上一點痕跡 (The Mark on the Wall)

吳爾芙夫人 (Mrs. Virginia Woolf) 著 葉公超譯

近十年來英國文壇上最轟動一時的作家可說是吳爾芙夫人。如畫家中的馬梯斯，她的作品往往超過一般讀者的想像力，因此當她最初發表的時候，不少的批評家，還都是鼎鼎大名的批評家，都取笑她。有的說她是聰明取巧，雖然一面承認她的文章的確寫得極端的婉麗，一面却否認她寫的任何價值。還有的竟公然和稱讚她的幾個人破口相罵，免不顯示老羞成怒的面目。我記得鬧得最熱烈那幾年是從一九二一到一九二五前後；褒貶兩方的人物歷歷可觀：攻擊者有卜納特 (Arnold Bennett)，韋爾士 (H.G. Wells)，高爾士衛狄 (John Galsworthy)，施文那敦 (Frank Swinnerton)，和馬辛根 (H.J. Massingham) 等等，保薦的有傅爾斯特 (E.M. Forster)，白面 (Clive Bell)，佛萊 (Roger Fry)，施得拉齊 (Lytton Strachey)，克羅士 (Maynard Keynes) 和法國的莫瑞亞 (André Maurois) 等。此外當然還有她的丈夫，也是一位成名的作家。按我們旁觀者的眼光，他們雙方的爭執點始終不同，所以彼此的論駁也很

少實地的交接。貶她的人問：「究竟她說的是什麼？這連綿不斷的幻想對於人生有什麼關係？」對方答曰：「你們欺騙了社會這麼久，請問你們真能了解個性嗎？思想嗎？」這樣豈不是風馬牛不相及。簡單來說，吳爾芙決對沒有訓世或批評人生的目的。獨此一幟就已經違背了傳統的觀念。她所注意的不是感情的爭鬭，也不是社會人生的問題，乃是極渺茫，極抽象，極靈敏的感覺，就是心理分析學所謂下意識的活動。當我們看見一件東西，我們的意識和下意識立刻就開始動員；下意識的隱衷，和所積蓄的印象，都如餓鬼一般跳了出來為意識所呼使。所以，一個簡單意識的印象可以引起無窮下意識的回想。這種幻影的回想未必有邏輯的連貫，每段也未必都能完全，竟可以隨到隨止，轉入與激動幻想的原物似乎毫無關係的途徑。吳爾芙的技術完全是根據這種事實來的。在描寫個性方面，她可以說別開生面。已往的小說家都不免犯過分主觀化的毛病，把個人的思想都先替他整理一道，再使他和別的角色發生相對的感覺。這不是寫實，這是製造個性。當然，吳爾芙這條路是極窄小的，事實上不能作為小說創作的全部，但是小說的基礎，我們都知道，是建立在個性的表現，所以吳爾芙的技術是絕對有價值的。這篇是足以代表吳爾芙技術的作品，因為在這場幻想中，她無形裏表現她的方法，和她自身思想的傾向。這篇是從她的星期一或星期二，一本小集子裏選出來的，出版於一九二一年。她的處女作是一九一五年的航遊記（The Voyage Out），歐戰之後她陸續出版的

有夜與晝 (Night and Day) · 星期一或星期二 (Monday or Tuesday) · 雅可的屋裏 (Jacol's Room) · 燈塔 (To the Lighthouse) · 鐮劫遠太太 (Mrs. Dalloway) 和歐蘭多 (Orlando) 。此外還有十餘件篇批評文章。其實在一九一五年前她已經在倫敦泰晤士報的文學副刊上寫了不少篇長的書評，但都是匿名的。這篇文章原來就不易了解，譯出來恐更加渺茫。渺茫用在這裏我覺得倒很生動，因為這裏面都是無中生有的幻想；呈現出來却萬分的玲瓏，生動得可愛，但是，頃刻間又轉入了別的景象。讀者如能揣摩得到每段幻想前後的關繫，自然就會發生相當的興趣。

譯者識。

許是今年正月月半的前後，我擡頭一望才看見牆上那點痕迹。要確定一個日子總得先回到想到看見的是什麼。所以我現在就想起那壁爐中的火了；一層不動的薄膜似的黃光照在我的書頁上；壁爐架上的圓玻璃碗中還插着三朵菊花。不錯，那準是冬天了；我們剛喝完了茶，我記得當我擡頭一望，初次看見牆上那點痕迹的時候，我正在抽着煙捲。我的視線從牠的騰霧中穿過，在熾燃的煤堆上逗留了一下；剎那間那舊日的幻想走上心來——一面深紅色的軍旗飄颺在宮城的樓角上，我又想起那隊紅裝的騎士順着一條黑石崖的山道奔來。……牆上那痕迹的發現打破了這段幻想，我倒覺得輕快，這不過是一個舊日的幻想，一個自己跑來的幻想，大概還是童年期的印像。牆上的痕迹是小圓形的，在白牆上顯然是黑色的，離開爐架

上面約有六七寸。

我們的思想何等敏捷的向一個新目標上簇擁，好像一羣螞蟻，負送着一支稻桿，將牠抬動了一段路程就拋棄了……假使這個痕跡是釘子眼的話，當時掛的準是一幅縮小的油像，不會是普通的畫——一位高貴夫人的油像，現出頭上洒粉的捲髮，粉鋪的雙頰，紅剪邊羅似的嘴唇。那幅畫不成問題準是假的，因為我們以前的房客正會這樣佈置——一間舊房裏總得掛一幅舊畫。他們就是這路的人——倒是很有趣味的人；我常常在這些零碎的地方想起他們來，沒有人會再遇見他們，也沒有人知道他們搬到那裏去了。他說，他們搬家爲的是要更換他們傢俱的樣式，並且他正說着他以爲美術應以思想爲背景，我們就被人分散了，好像坐在火車裏，飛過一座郊外別墅的花園才閃見一位老太太將要斟茶又換了一個青年正作迎擊網球的姿勢。至於那個痕迹，我還看不出來是什麼。我決不相信，是釘子鑿的，因為釘子不會這般大，這般圓。其實我很可以起來，但是我相信就是我起來走過去看了，也未必能說得出牠的所以然；一椿事作成之後，就不會再有人知道牠怎樣成功的。哎：人生的神祕！思想的粗漏！人類的愚惑！爲證明我們對於自己的財產有多麼少的管轄——就憑我們所有的文化，人生仍然是何等不可測的事體——讓我數數我一生所遺失的物件中的幾樣，從那——因爲那始終是最玄妙的遺失——你說有什麼貓會咬的，有什麼老鼠會啃的，三個淺藍木箱的裝釘書籍的工具？此外還有那些烏籠子，小孩子們玩的鐵環，鋼背的溜冰鞋，安皇后時代式的煤斗，巴加

德耳球盤，手風琴——這些都不見了，還有那些珠寶。貓兒眼與翡翠都和地下的羅蔔根爲伍了。這些東西都是銖積寸累煞費了多少心血來的！想起來此刻我身上居然還有衣服，居然我還能生在這實質的傢俱圍繞中，誠然令人難信。人生最恰當的比喻，好像一個人在地下電車的管道中，被一陣狂風吹着，一小時五十英里的速率，到了管道的那端，頭上竟一簣不剩！從上帝跟前被拋擲出來身上一絲不掛！在日光蘭的草地上翻着筋斗，好像郵政局裏那些棧色的包件擲在坡槽裏！頭髮向後飛着像賽跑馬的尾巴。不錯，這才足以表現人生的疾速，一種永久循環的消耗與補償；一切都是這般的偶然這般的彷彿……

但是人生以外。粗大的綠莖慢慢的向下垂頭，花萼轉身之後那紅紫的光色充溢人目。其實爲什麼牠們生來就不和我們一般的孤苦伶仃，啞口無言，視力都不能集中，摸索于地下草根叢中，於巨人足下？至於說那些是樹，那些是男女，或者這些東西根本有無，總得五十年後才能確定。除了光暗的空間被粗大的花莖交切之外別無他物，也許在花莖之上還有玫瑰花形的朦朧色彩的斑點——一些暗粉紅和藍色——這種斑點日後總得顯露出來，會變成——我不知道什麼……

可是牆上那塊痕跡又決不是一個洞。就許是什麼黑圓的物體弄成的，說不定就許是一片夏天剩下的玫瑰葉子。我，因爲根本就不是個周到的管家婆——你看看壁爐架上的灰塵，好像書上說的那三次埋沒特樂諾城的塵土，其實不過是些不甘消滅的零星。

窗外的樹在玻璃上柔和的輕叩……我要寂靜的，泰然的，廣大的思想，永不被外物來打斷，又無需離開我的靠椅，我要從一件事安然的潛溜到別一件事上，而毫無任何阻礙與衝突的感覺。我要從單獨的事實的浮面沉思下去，愈沉愈深。爲鎮定我自己計，讓我捉住此刻首先經過的思想——沙士比亞——是的，他比任何人都來得恰當。一個人穩固的坐在一張安樂椅上，向爐火裏注視，所以——在他腦海中不斷的和驟而似的從一個天空降下。他用手托着他的額，從門外望進來的人們——因爲這是夏日晚間的光景——但是這種歷史的故事是如何的沉悶，如何的乏味！我對牠毫無興趣。我惟願我的思想能夠開闢一條比較有趣些的途徑，可以間接映照我自己聲譽的途徑，因爲那些才是最有意思的思想；就是一班謙恭，而如鼠色，深信不愛聽自己恭維自己的人，也不免時常想着那些思想。牠們却不直接稱贊自己的思想；這才是牠們的妙處；牠們是類乎這種的思想：

「那時候我就走進屋子來了。他們正在討論着植物。我說我曾經在金士衛一所舊屋的地基上見一種花生長在一堆塵土上。這花的種子，我說，必定是在查爾士第一時秧下的。在查爾士第一時都有些什麼花呢？」我接着問——（但是我不記得答的是什麼了）。許是些高莖帶紫色環瑤的花吧。就這樣的接着下去。在我心裏我却無時不在暗中親愛的粉飾我自己，雖然我不顯露公然的崇拜自己；假使我一旦自誇起來，我立刻就得禁止自己，同時伸出手去拿本書來自衛。爲什麼一個人往往自然會防止自身發生崇拜偶像的嫌疑，或是任何它種使人

取笑的行爲，或是與原像相差太遠以至令人難信的說法？我覺得這真是奇怪。其實是不是奇怪呢？這是一件大事。假使那鏡子打成粉碎，那形像也不見了，那個叢林深綠中的浪漫樣兒也不在那裏了，祇剩下別人眼中的一個枯殼似的人——這個世界便成爲多麼悶氣的，薄的，不毛的，顯露的世界了！一個不容居住的世界。當我們對面坐在公共汽車和地道車裏，我們就和望入鏡子一般；所以我們的眼裏都有一種渺茫的神氣，玻璃似的閃光。未來的小說家當漸漸承認這種反照的重要，這種反照幾乎無一不化成無數的；那些深奧就是他們要探尋的，那些幻影就是他們要追求的，關乎事實方面的描寫自然會日益的減少，因爲作者認爲是當然的常識，希臘作家是這樣承認的，還有沙士比亞似乎也如此——但是這些概論都是毫無價值的。祇要字的發音就夠了。一個字音便足以使人回想到報紙上的重要論文，關員的姓名——還有許多童年認爲惟一的，絕妙的，標準的東西，除非莫大的刑罰不能放棄的東西。不知怎樣，概論的念頭會使我回想到倫敦的禮拜日，禮拜日午後的散步，禮拜日的午餐，和談到死人，衣服，一及習慣的種種——譬如到了夜晚大家總是坐在一間屋子裏，雖然沒有人愛這樣呆坐着，大家總得坐到一個時刻才散，這豈不是習慣嗎？那時候什麼東西都有一定的樣子。桌布都得織錦做的，上面還有小黃格子的線紋，就好像那些皇宮走廊裏所鋪的地毯的照相。別種花樣的桌布都不算是桌布。這些真東西——禮拜日的午餐，禮拜日的散步，鄉間的別墅，和桌布——當我最初發覺牠們其實並不完全是真的，有一半不過是幻景，那是何等的驚

訝，同時又覺得何等的新奇。不相信這些都是幻景的人，不免感受一種過分自由的責罰。我不知道現在那些真正標準的東西的代替是什麼。假使你是女人的話，就許是男人；萬事都是根據男性的眼光：管束我們生活的，規定魏特刺的爵秩表的無不是男性的眼光，但是自從戰後，這男性的眼光在許多男女的印象中已一半變成了幻景，不久牠也就要和其餘的幻景一同被人笑到垃圾箱去，幻景的結局都是如此，桃花心木的碗碟架子和藍得斯爾畫片，上帝與魔鬼，地獄及其他，使我們彷彿間感覺着過分的自由——假使自由仍然還存在……

從幾方面觀察，牆上那痕跡真像突出來似的。牠也不像完全是圓形的。我不能十分確定，但牠似乎映出一個顯然的影子。我想假使我順着那條牆摸下去，我的手指到了相當的一點，自然會隨着墳堆的凸凹而上下，一個禿頭的小墳堆，像南部高原上那些小土堆似的。據他們說，當初那都是墳，因為我是和多數的英國人同樣的心理，就是好發悲傷感慨的，每每散步完了自然會想到草地底下的枯骨……總該有關於這類的書。那位好古家必定早已將那些枯骨掘了出來，並且已經給了牠們一個名稱……請問好古家都是那一類的人？我看多半是退伍的軍官們，領着大隊年老的工人跑到山頂上去，一面考察土塊和碎石，一面和鄰近的牧師通信，因為他們的信總是在早飯的時候隨到隨拆的，他們不免覺得自己的重要；而且回家之後，為比較箭頭起見又屢次橫過田野到州城裏去，這種需要，他們和他們的老妻們倒同樣的歡迎，因為他們的妻子有的要做些梅醬，有的要打掃書房，自然願意那個營壘或墳墓的問題

永久的懸着，而同時那位軍官老爺在竭力搜集雙方的證據中，反覺得津津有味。結果他畢竟相信是營壘，不是墳墓；後來因為遭人反對，著了一篇論文，預備在本地某團體的季會上宣讀的，但未到會期他已為癱瘓所困，他臨終時的想念不是他的妻子們，仍然是那營壘的問題和那支箭頭，那支箭頭現在陳列在本地博物院中的櫃子裏，在一起的還有一個中國女兒手的脚，一把伊里沙白時代的指甲，許多都鐸爾時代的泥煙斗，一件羅馬的陶器，和納爾遜用過的酒鐘——證明什麼我真不知道。

不錯，並沒有證明什麼，也沒有發現什麼。即使我此刻立起來去辨別那牆上的痕跡究竟是什麼，譬如說是個巨大而極舊的釘頭，二百年前釘進去的，經過了多少代的女僕的摩擦，到現在方在油漆外露出頭來，在一間白牆與壁火的室中，初次瞻仰現代的生活，即使如此，我又獲得了什麼？智識？更深推想的資料？我靜坐着可以和立着一樣的思想。至於智識，什麼是智識？所謂我們的學者都不過是些穴居野處，煨釀仙丹，盤問地鼠，和記載星象的巫婆隱士之後。如今我們迷信既已減少，同時我們對於美和思想的康健愈加欽仰，我們對於這般人愈欠尊敬了。是的，我們竟可以想像一個很快樂的世界，一個恬靜廣大的世界，田野中的花多麼紅，多麼藍。一個世界中沒有教授，或專家，或側面像巡警的管家婆；一個世界中，可以用思想破分的，像魚用翹分水似的，輕觸着蓮花的莖幹，懸泊在幾窩白海膽之上……：那下邊是多麼沈靜，植根於世界之中心，從灰色水中透視上來，穿過日光的閃照和閃照的反映

——若不是爲魏德刺的通書——若不是爲那爵秩表！

我一定要起來親自看看那牆上的痕跡究竟是什麼——釘子呢？玫瑰葉子呢？還是木板的裂痕？

自然又在這裏耍她那自衛的老把戲。她看出來了，我這連綿的思想顯然是妄費氣力，甚至於和實際都有衝突，因爲，誰許稍微批評魏德克的爵秩表？關特白里大教主之下跟着就是大法官，大法官之下才到納刺大教主。每一個人都得隨着一個人，這是魏德克的哲學；能知道誰在誰的前後是件重要的事。自然勸導我們說，魏德克知道這些事，你們該當快活，不該自尋煩惱；如果你不能藉此感覺安逸，一定要打破此刻的安靜，還是去想那牆上的痕迹吧。

我明白自然的把戲——遇着了驚痛人的思想，她立刻就要用盡手腕來阻止。因此，我們對於積極實行者暗含着藐視——我們當作他們是不思想的人。雖然如此，也無妨截止這些煩惱的思想來觀察牆上一點痕迹。

用眼注視了牠一會，我真的覺得好像在海中抓住了一塊木板；我對於實際有了滿足的感覺，便把兩位大教主和大法官化成蔭影了。目前的東西是確定的，實在的。好像夜半從惡夢中醒來，趕忙把電燈擡開，不動的睡在那裏，崇拜那衣櫃，崇拜實質，崇拜真實，崇拜這身外的世界，證明在我們之外還有別的存在。那才是大家要確定的……木頭是想起來有趣味的

東西。牠是從一棵樹來的；樹生長，我們也不知道牠怎麼生長。牠們毫不理會我們，牠們却年年的生長，在草地上，深林裏，和河岸邊——都是人樂意的東西。熱天下午老牛在樹下搖着尾巴；岸上的樹染綠了江河，當一隻水雞潛入了水中，我們準想他上來的時候羽毛都會變綠了。我愛想那魚在逆流中掙扎着，像風中的旗幟；我愛想水甲蟲在河底上面慢慢的建築那些圓頂形的土堆子。我愛想樹的本身；首先是木質那緊和乾的感覺；然後暴風驟雨的摧殘；最後樹液漫漫的滲透出來。我還想牠在冬天的夜裏站在曠野之中，葉子都捲緊着，在月光的鐵彈之下沒有東西是溫柔的，一支赤身的桅杆整夜的在顛波的行程中。六月裏鳥的歌聲想必是很諛諛，很奇特；那些昆蟲的腳覺着多麼涼，當牠們在樹皮的裂痕中費盡氣力的進行着；或在那稀而綠的葉子篷上曬着，同時用那鑽石形的紅眼睛直往前瞪着……一根一根的葉筋斷在嚴寒氣壓之下，末次的暴風來了，將牠整個吹倒，那最高的巨枝又深插入地中。到了這步田地，生命還沒絕望；遍世界上仍然有無數忍耐，關心的人們在臥室裏，船艙內，街道上，在茶後吸煙捲的客廳裏希望着樹的生長。這棵樹引起了多少平靖，快樂的思想。我真想一棵一棵樹來分論——但是這裏發生妨礙了……我想到那兒去了？都是些什麼？一棵樹？一條河？南部的高原？魏德克的通書？日光蘭的花壇？我一件事也不記得。樣樣東西都在動着，蹣着，滑着，隱沒着……物件發生了真大的高漲。有一個人在我上面說——

「我出去買份報。」

「哦？」

「其實買報也沒用……不會有事發生的。這場戰爭真該咒！混賬的戰爭！……話是這樣說，我不明白怎樣牆上會有一隻蝸牛」

哎，那牆上的痕迹！原來是隻蝸牛。

何家槐小說初集出版預告

何家槐先生，是一年來最猛進的青年作家。他的作品，在這荒歉的年頭，我們不能不認為是最難得的收穫。在寫小說的青年人中，徐志摩先生最喜歡他的短著——那是詩與散文的諧合。現在他的第一個集子已經付印，不久即可出版。留心文藝的朋友，請耐心候著眼福的享受！

一個卡司第人的意見

法國馬瓊麗德后作 李青崖譯

卡司第國的某一代的國王和王后，現在我們不必提起他們的姓名，祇要知道他們駕前，有一個器宇不凡才德雙全的貴族做侍從，就是在西班牙全國，也找不出一個和他相同的人。誰也可以有他種種的德行，不過他却有他的異樣一些的舉止，因為誰也從沒有聽見有人說他對於甚麼闊太太動過愛慕或者獻過殷勤，並且即令王宮裏有很多的人假得使冰雪發熱，但是誰也沒有力量能假引得動這位貴族的心，——這位貴族名叫艾力朔爾。王后是個有美德的，然而瞧着這位素來不向女人殷勤的貴族，她那陣不甚著名而格外發熱的火燄，也跳不出圈子的外面，因此她大加贊賞。後來，某一天她問他：像他這樣寡情是不會有的事，也許是假裝的罷？他的回答是：倘若她看得見他心裏的事，她便不至於對他提出這個問題。她呢，很想明白話裏的意思，便極力強迫他來解釋。他沒有法子，便自認愛了一位闊太太，在她看來，這位闊太太是世上所有的基督徒中最有德行的。她用盡全部的力量，連央求帶導咄地去探聽這位闊太太究竟是誰；但是沒有做得到；她假裝對他生氣，發誓說是倘若他拿這位闊太太的

姓名告訴她，她永不會走漏消息；他幾乎害怕得想對她聲明若是非招不可，自己甯肯以死塞責。告訴她但是後來想起若是這樣一件誰也不會見怪的事也要隱瞞真象，他以後一定會失掉和她見面的榮光並且還要得罪，所以便提心吊胆地向她說：「王后，我不敢拿她的姓名公然招出來；並且到了王后今年第一次打獵的那一天，我可以請王后看見她，並見我現在很相信王后將來會承認她是世上最美貌和最沒有缺憾的女人。」

這個答覆所以叫王后提早了她的打獵的日子了。艾力朔爾接到了諭知，便安排一切去照例伺候；並且預備了一面大的銅鏡做成護心鏡甲，好好地用一件很講究地金鑲銀滾的黑色毛呢大氅蓋在上面。他跨上一匹鞍轡齊全的黑馬。鞍轡都是亞拉伯的鍍金法藍的細工做的；他的帽子是黑綢子做的，帽子上有一個用寶石綴成的帽珍，象徵一個愛神被力神所防護。身上的長劍和匕首以及其餘的佩件，都是講究的和精巧的。

簡而言之，他是披掛得很停當的，尤其是馬上的功夫特別刷溜，他本是那樣長於控縱的，所以那些看見了他的人，都暫時停止打獵，去看艾力朔爾怎樣叫他的馬跪，和怎樣叫他的馬跳。他用我說的那種馳騁，引了王后走到張網的地方，便跳到地上，並且來輔助王后下馬。她向他伸起兩隻手臂，他解開大氅的前襟，然後握住她的雙手，拿護心鏡甲露給她看，一面向她說：「陛下，請仔細看看這裏。」末了，不待她的答覆，便從從容容拿她托到地上。

打獵的事結束了，王后回到了宮裏並沒有對艾力朔爾說話；但是，在晚餐之後，她傳他到跟前，說他是最大的打獵語者，這樣的人，她從沒有見過；因為他從前答應在打獵的時候，拿他最心愛的女人指給她看，然而他這回却沒有踐言；因此她決定以後再不在他身上指望甚麼。艾力朔爾以為王后從前沒有聽見他的話，便說他已經踐言，因為他不懂拿那個女人獻給她看過，並且是他那最愛的。她因為以後沒有留心，便說他以前並沒有拿他心裏的女人獻過一個給她看。

「這話是對的，」艾力朔爾說，「但是我在伺候陛下下馬的時候，向陛下獻過甚麼呢？」

「甚麼也沒有，」王后說，「除了您胸後的那面鏡子之外。」

「在那鏡子裏面，」艾力朔爾說，「陛下看見了怎麼呢？」

「我祇看見我自己。」

「所以，陛下，因為運命之故，我已經向陛下踐言了，因為除了陛下在我胸前看見的那個影子以外，我心裏素來沒有第二個影子，而這一個呢，是我唯一要愛要敬要崇拜的，不是拿她看做一個女人，是拿她看做一個地上的活上帝，我的生與死都交在她的手裏，懇求陛下別將我這片視為生命藏在心裏的完美而偉大的忠愛之忱，因其出之於口而視為死罪，倘若我殺不上被陛下收容或者殺不上被陛下許為忠僕。但是要懇求陛下寬容我能般像往常一樣，在將來的滿意裏生存；我的心早已敢於選擇了一個完善高尚的地點做我的愛情的基礎，從那

裏，我除了要知道：我的愛情是那樣偉大那樣無缺陷，我祇應當以愛自足，以及我可以被愛到怎麼情形這三件事以外，不能有其他的愉快。並且懇求陛下，若是因為知道我這片忠愛之忱，不能以從前的恩惠對待我，那末至少也請保全我的生命，使我能毅像往常一樣看見陛下；因為我現在除了我生命裏的絕對需要以外，不向陛下求甚麼了；倘若我得不到這一點，那末陛下的忠僕便會減少，並且減少的，是陛下從前得過而永不會再遇的最好最忠心的那一個。」

王后呢，大概是為得掩飾真情，或者是為得用長久的時間來試驗他對她施的愛，或者是為得愛了另外一個人不肯因為艾力朔爾便丟開他，或者是為得保留艾力朔爾以備將來補充現在的情人因故出缺之用，所以用一副不發怒也不滿意的面孔說：

「艾力朔爾，我現在如同不明白愛情的權威似地，並不來詢問究竟是怎麼傻念頭迷了您，所以您便起了一個這樣難於實現的奢望來愛我；因為我知道男人的心是那樣缺少指揮自己的力量，所以他不能毅自動愛誰和恨誰；但是您既然這樣開誠布公地表示意見，我現在想知道你有過多少愛人。」

艾力朔爾端詳她那副儀態萬方的臉兒，並且聽見她關心於他的病症，便希望她肯給他些藥品，但是看見她詢問的時候態度異常莊重異常智慧，所以他在另一方面又不免害怕起來，以為是在一個審判官的跟前，懷疑他會對自己宣布不利的判斷。在這樣喜懼一起一伏的變化

之下，他發誓說是在自己很小很小的時候，這段愛情已經在他心上生了根，並且祇有最近的七年，絕沒有覺得甚麼痛苦，真不痛苦，但是一種病症給了他一種那樣的滿足：使他知道非死不能痊癒。

「既然如此，」王后說，「病已經試驗了一種很確定的態度，我現在不應當輕信您，早已要向我說明您的忠愛。因此倘若您現在說的是真話，我便要您證明出來，使我永不會有所疑惑；證明之後，我便信服您如同您自己發誓要做的一樣；到了我明白您現在說的話的真假，您對於我便可以隨心所欲了。」

艾力朔爾懇求她實行她對他說的那個證明，因為世上的那樣難的事，若是為得求這種幸福起見，在他看來是很容易的，她因此可以明白他向她表示的忠愛；他懇求她拿那件想叫他做的事吩咐出來。她對他說：

「艾力朔爾，倘若您之愛我和您說的話一樣，我深知為得求愛起見，世上的事在您是沒有難的。因此，從您想要而又怕失去的希望上面，我吩咐您從明天起便不要和我見面，您得離開我們，到一個使我們彼此不通消息至七年之久的地方去。您從前在這段愛情裏面通過七年，您現在很明白您愛我。等到我也照樣做過另外七年的試驗之後，我也會相信現在話裏的那種使我不相信的事了。」

艾力朔爾聽見這種狠心的吩咐，一方面以為她要攆走他，另一方面，却又希冀那個證明

將來對於他比自己現在的話較為有利，所以接收了她的吩咐並且對她說：

「倘若我能費悶着一肚子的火——這種火到現在陛下才知道——一點指望都沒有地過了七年，那末自然於着更好的忍耐和指望再悶七年再過七年。但是，王后，我從陛下的吩咐，因此對於種種在世上得到的幸福要受限制了，七年之後，陛下倘若承認我是忠僕，那末我可以從駕前得到甚麼指望呢？」

王后從手上取下一個戒指，一面對他說：

「這是我賜您的一個戒指；拿牠切成兩半罷，我可以留一半，那另外的一半歸您保存，這樣一來，即令年代的長久也可以有力量使我記不得您的樣子，那末我也可以從這半個戒指和那半個的相似之處認識您。」

艾力朔爾接了那個戒指，拿牠分成兩半，後來獻一半給她，自己也收了一半；末了，辭別了王后，失了魂似地回家預備行裝。他的辦法是這樣的：遣散了家裏的一切僕從，祇帶了一個男僕同到一個那樣孤寂的地方走，在七年的經歷之中，無論是親戚朋友沒有一個人聽到了他的消息。他在這個期間裏所享的生活和他因這種隱匿而生的煩惱，我們一點也不知道；但是那些愛他的，却不能茫然。

剛剛過滿了七年的那一天，王后正到教堂裏去做彌撒，忽然有一個鬍鬚滿面的隱士走到

她跟前來；他在給她吻手爲禮之後，向她獻了一封請願書，這封請願書，她倉促間並沒有看一下，因爲她素來慣於親手接收旁人獻給她的請願書，無論獻書的人窮困到怎麼程度。彌撒做了一半了，她才拆開那封請願書，在那裏面，她發見了自己從前分給艾力朔爾的那半個戒指；她一時驚喜交集，並且在閱看那封書的內容之前，陡然吩咐她的教士，叫他去找剛才獻書的那個隱士來。這教士四處都找到了，但是沒有方法得到他的消息，僅僅祇有一個人說是看見他騎馬走了。然而他又不知道他是從那條路走的。王后一面等候那教士的回信，一面便讀那封請願書，她在書裏發見了一篇寫得不能再好的長詩。即以我自己而論，倘若不想向各位說這件故事，我永不敢翻譯出來；太太們，我央求各位要明白卡士第的語言文字，爲得表現這種熱烈的愛情，是遠超於法蘭西的語言文字之上的。這篇長詩就在下面：

光陰的偉力，牠叫我澈底地認識了愛；

自從牠受了我的指揮真有一個奇功在，

就是：一個游移不定的人被牠喚醒來，

因此看明了那個被愛神蒙蔽的世界。

牠也曾在我心裏種下了那愛的根，

並且把愛之爲愛披露得毫無遮隱；
因此我看明了那愛，到如今，到如今，
知道愛決不是揣度中的一般情景。

牠叫我看明究竟在甚麼基礎上；
我的心從前才專壹地愛到那樣，
這基礎原來本是您的儀態萬方，
不過裏面還藏着蛇蝎般的心腸。

牠又叫我看明儀態萬方就是個零，
蛇蝎般的心腸是由我的幸福而生；
爲幸福，儀態萬方不許我後來親近，
可憐那其間的顧盼，真地叫我愴神。

自從我看見了您的月貌花容，
我更明白了您的狠心真難搖動。

然而這却不能來逼我對您服從，
反而我覺得歡欣快樂也無窮。

因為光陰由於久交對我很有關切，
牠憐憫我的苦困給了我一個上策，
所以我早就決定在回到這裏之時，
不向您道甚麼寒暄，祇道一聲永訣。

牠又叫我看明了愛的真詮：
那毫無遮隱的真像和來源。
因此我經過了這幾年的期限，
才知道那蒙心的愛最好休談：
七年的無言孤憤看透了人間。

牠又叫我認識了天上的愛，
並且證明了別樣的愛的壞。

一個卡司第人的意見

因此，我向前愛已經整個兒擁戴，
向後愛永遠斷絕了種種的尷尬，
我的心，我的身，別了您，向牠膜拜。

從前我侍從您，沒有受過一點兒恩；
您反起了狠心，我抽身才逃出性命。
牠現在叫我不要那樣兒癡心那樣兒馴，
把您給我的愛，全璧歸還一絲兒也不剩，
不管是這東西，或是您，我都不願再來問。

因為另一種美滿久長的愛，已經用
一枚堅固的結子綰住了我的心胸：
我要向牠那裏走，要給牠當侍從，
您或者您的天神，我都不來供奉，
從前的悲傷憤恨一齊拋向天空。

您從前用月貌花容點燃的那堆火焰，
到如今，我一樣也不要和牠再見。
永訣了，一切的煩惱，一切的哀怨，
情人式的地獄：你們都不用歪纏。

陛下，這事情多談究竟有甚麼好，
到如今要說的話就是：手分趁早。
永訣了，希望呢，以後彼此都休找，
相見的時候呢，彼此不必問天荒地老。

這一通用詩寫的信，在她是帶着熱淚和驚駭讀完的，同時還帶着一陣不可形容的遺憾，因為她逼得這樣一個抱着至情的忠僕所生的這種損失，可以看做那樣浩大的，她既然損失了種種不能恢復的幸福，那末不論是她的庫藏甚而就是她是國家，也不能殺替她免去「世上最可憐最倒運的婦人」這個頭銜了。後來，她聽完了彌撒回到宮裏，熬受了一種和她狠心相當那樣大的悲痛。

末了，沒有那一座山裏，那一座巖裏或者那一座林子裏沒有找遍，然而那隱士還是蹤跡

杳然，但是那個從她的手裏拿艾力朔爾拔出去的人，要拿他保存到死為止，並且要趁早引他到天國裏去，所以她在這個世界上，無從得到他的消息。

按馬琦麗德爲法蘭西王佛郎瑣一世 Francois I (1489-1547)之妹，王初爲安古林伯爵瓦洛瓦公，故馬琦麗德之法文原名爲Marguerite d'Angoulême (1491-1549)，亦作Marguerite de Valois。以嫁納伐爾國王，故又稱Marguerite de Navarre。瑪琦麗德后。后於當時政治上頗有建樹；而於文藝之提倡尤不遺餘力，有詩集及短篇集名七日談 *Les Heptameron*者行世。當時之詩人馬洛 Marot稱其有：「女子之身，男子之心和天使之魂」，則其人之如何自可想見。

此篇自七日談——巴黎伽爾渥書店名著叢書本——摘出，爲其第二十四談，談後有作者對於本事的討論，茲不譯。七日談是在一千五百四十五年以後寫的，共七十二談；至作者身後九年（一千五百五十八年）始發表，名多福情人有的故事集Les Heptameron *Fortunes*但非足本，僅六十七篇。後乃補足並易今名。作者本以做奉意大利人波加爵 Boccaccio (1313-1375)之十日談而作是書，但其異點有二：（一）書中人物均爲事實上的，不出虛構，至今尙能索隱；（二）作者於每談之末，以個人於觀念，討論本事之短長，結果反使讀者有時納悶。全篇均以述故事之方法出之，故有時作者忽以第一身地位喚起聽故事者的注意。

詩

愛

人慣把愛當作食糧，
忘了它是理想的虹
偶現在天邊，是幻夢；
忘了人祇憑那光芒
和美彩去寄託希望，
免得黑暗乘着虛空
到處斑斕；

食指一動，

不等到口便想去嘗。

嘗：等到滿嘴是酸麻

苦辣，便拿愁眉苦眼

時

饒孟侃

詩

去叫賣，還信口開河
說這就是愛，這曇花
你去供養——憑這鮮豔
就該你去替它謳歌。

藍莊十號

陳夢家

靜，是這黑夜的聲音，但是
可怖的是這黑夜的顏色，
深沉又深沉，停止在窗外
那幾張蜘蛛新織的網上；
淡黃的燈照亮這一角小樓，
只是這方丈內轉角的牆陰
反射出黯淡的輪廓。——靜得
祇聽見古舊的鐘滴瀝的
指示分秒的進行，與這夜
鐘步的深入轉變後異常

二

清涼的季候中，使我在清斷裏
度量我自己：我恨，我悔恨！

光陰的移轉是如此可慘的

教一切都改變：駭人的毀壞！

我眼看雲煙的消散，輕快的消散輕快的

不留一點可尋的踪蹟；

又是這般強蠻教記憶

抱緊我的傷心：每到夜

我就記起我顛倒的命運：

上帝給我安排下那些晨昏

在你可愛的眼淚裏併流

我感恩的眼淚，聽你低聲說

你和我秘密中愛情，

還有那永遠的誓言都一樣

祇成就我的哀痛的記憶，

我的慚愧，和你幸福的反面。

詩

詩

上帝祇把幸運給幸福的，

厄運永遠是可憐人的本分。

我苦守在這孤僻的村莊裏，

喝一壺濃香的苦茶，又逍遙的

給捲煙的紅焰騰出千萬條

灰白的龍迴繞我的樑頭；

我凝望棹上幾尊威儀的泥像：

英武的拿破崙露一隻

銳利的鷹隼，他的雄心

正是我的羞恥；那一位深亂

長髮的悲多汝在他的縐紋上

描出我的憂愁的線路；

這尊盜石的骷髏頭放出

一副猙獰的骨骼，深凹的眼

和一排冷笑的白齒，可怪

那鼻樑上停着一隻紅頭

★

綠腰的小蜂，它的腦袋一個

窟窿裏裝滿我的烟灰，

疎朗的老髮是我安插下

二十五枝火柴的黑尖。——我認識

這一切靜物的面貌，和它們

眉目間的傲岸，中心的冷淡。——

忽然遙遠裏號角幽幽的

塗濃這秋夜難堪的凄慘。

九月七日夜，南京。

怨

方彥德

我曾大聲地問你，

像初春驚蟄的雷；

你說你害怕講話，

看五月全是落花。

詩

五

詩

我又低低地問你，
像蚯蚓水底翻泥；
你回我你聽不見；
霜子早打進階沿。

如今我不能再問，
熱情變雪底的風；
命運聽着你悲悼，
『你不該死得太早』

想到

誰曾想到——
就這樣了了一個
人的青春了？
如果我早早想到——
不就可以一刻

天

吳文珊

不虛丟的抓牢！

到今天纔想到——

不只是徒然的

徒然的心焦。

誰曾想到——

幸福會跟

這慘淡的光陰遁逃？

如果我早早想到——

不就可仔細地

認認它的面貌！

到今天纔想到——

不只是徒然的

徒然的憂勞？

誰曾想到——

詩

詩

這一條就是條

歡樂的路了？

如果我早早想到——

不就可以不走

終天在那裏逍遙！

到今天纔想到——

不只是徒然的

徒然的煩擾？

誰會想到——

我今朝就不能

再得帶灰的歡笑！

如果我早早想到——

柔嫩的青條，

怎會任便它枯老。

到今天纔想到——

五

不只是徒然的
徒然的懊惱。

一九三二，十一月，十六日作

聲音和眼睛

(Le Voix et Les Yeux) 樂 鐘
——譯 Henri de Rignier 詩

我在黃昏時候寂寞得難耐，

我常常聽見這道親切的聲音；

她彷彿打那絕遠的天外飛來，

又像是從那往古傳來的幽韻。

當我有時沉落到苦悶的深涯，

我依然看見那雙親愛的眼睛；

縱使全世界一天變成了黑夜，

這眼色我終歸看得一樣分明。

啊眼睛，你們；啊，你柔和的聲音，

詩

詩

你們原是我的生命，我的光天，

火燄的純淨永不會滲着灰燼。

看，這副給愛情燒得透紅的臉！

十

大學精神

余楠秋

自十一世紀歐洲大陸國家創設大學以來，我們由牠們的歷史上，可以看得出各民族性情的不同，各地風俗的互異，以及文人學子思想的變遷，於是各處的大學，就有牠們特性的表現。這種特性，牠們認為是可自傲自尊的，並且必須永久保存而遺傳下去的；的確，有時經過數百年的時期，而仍是沒有變更的。這種特性，小而言之，足以代表一個單獨的學校；大而言之，簡直是代表一個國家的思想和進步。因為國民的領袖，多數是由大學裏面教育出來的。到了現在的時代，大學教育既然非常普遍，則各大學的風氣，當然要影響到社會和全國的人民。大學裏面所造就的人才，要是能在道德上，行為上，與思想上，真正能夠領導羣衆，爲人師表，則這個國家的進步，自無待言。若是受了大學教育的人們，無真實的學問，缺乏良好的道德，而猶站在人羣的前面，把民衆帶到一條不是正軌的道路上，則這個國家即令不至滅亡傾覆，也必弄得四分五裂，無存在的價值了。這種特性，就是我們所要講的大學精神，也就是現在世界各國教育家所最注意的一個問題。

我們若是仔細地看看世界各國的歷史，就會明白所謂大學精神，常時具有時代性；那就是說，一時有一時的趨向，一國有一國的風尚。歐洲南部的大學，在牠的開始時期，極端崇

尙自由的精神，盛倡教授治校的風氣，所以學術和思想，很能毫無限制地發展，而教授和學生，完全站在同一條線上，聽便討論，了無隔閡。到後來君權高張，許多有名的學校，漸漸受着君主的干涉，政府的支配，雖說研究學術的本旨，未曾失掉，然而純粹自由的精神，多少總受了些影響。在十六十七兩世紀中，竟有許多學子，對於君權神授的學說，極力爲之辯護。在政教分裂的時期，也有很多的學生，對於宗教的地位，或則贊同，或則反對，引起多少的糾紛。及至十八十九世紀以來，民權思想，日益澎湃，民族主義，勃然盛興，於是學府的思潮，改換牠的方向。直到如今，我們更顯明地可以觀察得出一般歐美大學的趨向。就以我國而論，各時代學術的盛衰，和文人學士所做的文章，也很能表現當時政事的治亂和民間思想的趨向。如兩漢的經學，盛唐的詩文，宋朝的理學，清代的小學，都能振作精神，轉移風氣，影響甚大。反之如六朝的委靡，五代的蕪雜，在那兩個時期中的學術，也就虛浮淺薄，了無足稱。如此看來，無論古今中外，講到高深的學問，牠的精神，的確是能表現牠們的民族性，與其時代的觀念。惟其如是，我們對於現在所有的大學，和牠們表現的精神，怎能不加以注意呢！

在現在中國的大學，我們可以看出許多的惡習和種種的毛病。這種惡習和毛病，所影響於學子青年們的，爲害甚大；同時對於將來國家前途的發展，民族思想的進步，尤屬可危。我們試看現在的一班青年，他們無不是輕浮躁妄，奢靡驕矜。講到皮毛上的工夫，外

表上的美觀，可說是達到極點。開口就談戀愛，動筆就是政治。西裝革履，神氣十足，恍惚一個人要是得稱為大學生，就高尚得到不知如何的地位。然而實際上講起來，問問他們的真才實學究竟在甚麼地方？這不得不使我們要大大的失望了。講到真正的學問，他們所得的實在有限，有些簡直可以說等於零。我們不講高深的研究，就是普通的常識，有時間起他們來，他們也竟瞠目無以對。中國的青年。就是中國將來的主人翁。試問這種現象，究竟可否把我們有四千餘年悠遠的歷史的中華民國，納入正軌，使政治澄清，社會鞏固，工商業發達，而與列強馳驅於世界的疆場麼？當然，這種的現象，也並不是青年學子們本身的罪過。我們認為一大部份的責任，還是在教育當局和一班辦高等教育的人們應當負的。他們應當設法糾正一班思想謬誤的青年，改良頹廢因循的習氣，樹立一種優良超異的學風，和振作有為的精神，使青年學子懷抱着無窮的希望，滿含着愛國的熱誠為民族爭光，為人類謀幸福，則庶幾不至失掉提倡高等教育的意義，荒廢青年的可寶貴的光陰。

但是話又說回來了，我們試問，所貴優良超異的學風，與夫振作有為的精神，究竟是什麼樣的呢？據我的意見，就我所能夠看得到的說，大學精神，應當包含着（一）勤苦耐勞的習慣，（二）儉素樸質的風氣，（三）誠實無欺的慣性，（四）活潑靈敏的生活，（五）和衷共濟的精神，（六）高尚自由的思想。今且拿這六項要素，再作詳細的討論。

第一，大學精神，應當具有勤苦耐勞的習慣。大學裏面的一個重要的訓練問題，就是在

能使人習於勞苦。大學裏面每日所有的功課，無不是逼着學生按時做事，日日如是，每星期六亦復如是，每個月和每季每年，亦復如是。這種習慣，學生應當趁在大學的時期中，好好地養成。將來出來在社會上服務，自然也就歡喜做事，不畏勞苦了。若是大學教育不給學生以這種勤苦的訓練，則一班青年，終日偷懶，事情稍難一點，就不敢動手，試問一國沒有人歡喜做事，那個國還能成爲一個國麼？我們要是把世界的民族，拿來仔細一比較，我們就會覺得強國的民族，總是孜孜不息地工作，無論怎樣的艱難，不管如何的辛苦，他們總是這樣做下去。而懶惰的民族，決不會振興強盛起來的，所以辦高等教育的人們，必須要使得學生，養成一種勤苦耐勞的習慣，然後才能談到良好的大學精神。

第二，在大學裏面，學生不單只要能勤苦耐勞，並且還須提倡儉素樸實的風氣。所謂儉素樸實者，就是說吾人在生活上，務使其簡單，莫講奢華，不務外貌。只求簡潔，飲食只須滋養，住室並不要裝飾得華美富麗。這種生活既能經濟，又可適合人生的需要，在學生時代，一定要像這樣，纔能使本人不至有逾分的行爲，使學校能表現一種恰當的生活。若是學校裏的學生，個個人，都能提倡簡單的生活，去掉浪費奢靡的舉動，則家庭與社會都可蒙着莫大的益處；因爲有人開始做去，就有許多人學樣，有益處的樣子，人家更覺得要學。這種風氣，要是個人能夠養成，個人的心境就會覺得純潔，一家能夠養成，家庭的生計也就比較容易解決，一國能夠養成，則一國的經濟充裕，景象蓬勃，前途的發展更快。但是這樣風

氣，大學校裏應當極力提倡，尤其是靠近城市的大學。普通一班靠近城市的大學裏面的學生，無不是歡喜浪費，專務外貌。我們要是表示良好的大學精神，必須要注意這種風氣的養成纔是。

第三，大學精神，必須含有誠實無欺的慣性。前人說得好：「君子待人以誠。」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們，對人根本就不應當有欺詐的心思。我看現在國內一班的大學學生，如上所說，既務外貌，就是他們對於真實的學問，也是一樣地欺假。他們以為只要學得幾句粗淺的名辭，曉得幾本常談的書籍，就算是儘夠他們一生吃着不盡的用處；而殊不知這種皮毛的工夫，實在是人生莫大的危險。他們學了這種粗淺的工夫，不獨是欺騙自己，就是對於他人和社會，一樣地含着欺詐的意思。林肯說：「你可以永久欺騙一部份的人，你也可以在一定的時間內，欺騙全部份的人，但是你決不能永久地欺騙全部份的人。」這真正是至理名言。我們如果是要做人，最先就要能夠做到「誠」的一字。這個字的工夫真能做到，大而言之，可以感化他人；影響社會；小而言之，本人的道德，至少是高尚的，凡事問自己的心總是問得通的。所以大學精神，應當能夠養成這種習慣，才能表現得真切。

第四，活潑靈敏的生活，在大學精神上，也須一樣地注重。所謂活潑靈敏的生活，是指不要讀死書，不要做純粹機械式的生活。人性本來是靈的，我們應當順着我們的靈性，把牠發展起來，使牠不至於感受束縛，覺着呆板無變動，或是有時竟至感覺得人生的枯寂無

味，甚而至於表現悲傷，失望，懷喪，種種的狀態，這是極不應該的。在學校裏面，有課外作業，如研究學術的團體，男女社交的集會，球類運動的比賽，以及其他各種各色的活動，學生應當參加，使自己覺得學校除開讀書以外，尚有練習發展本能的地方。於是他們就會覺得人生是有趣味的，是有意義的，身體也就會舒適起來，思想也就會靈動起來，將來走到社會裏面去，也就自然會替社會做事，使社會增加生產的力量。所以在大學教育方面講，我覺得一班辦學的人們，不宜專門注重書本上的教授，同時也須提倡課外的作業；不過是不過甚。像現在的有些中外大學，片面的提倡體育，那個自然又是不對的。我們的目的，是要使得學生的靈性的發展，不至受如何影響；這種靈性是要學校替他保存維護，並且能夠充分地發展，使他將來在社會上，可以替國家出力做事，至少能夠盡他的責任和職務。

第五，大學學生，更應有和衷共濟的精神。上面所說的勤苦耐勞的習慣，儉素樸直的風氣，誠實無欺的慣性，活潑靈敏的生活四項，似乎注重個人方面的修養。現在所講的和衷共濟的精神，是關係大眾的，是與學校全體發生影響的。這種精神是要能合作，要能犧牲；個人的利益，應當置之度外，公衆的意見，應當絕對遵守。德人諾麗克萬赫通 Ulrich Van Hutten在格萊菲斯瓦德大學 University of Greifswald關於大學精神，曾經說過：「大學生是應當自由和勇敢，但是在自由和勇敢的當中，必須有條件的合作。」大衛喬登 David Jordan在他的散文「大學精神」裏面，也是這樣說，真正的大學精神，是須有一班出色的人物，能

夠和衷共濟的工作，去求偉大的目的和廣闊無畏而能互助的生命，這些都是從可靠的內心的衝動發洩出來的。他們的意思，是再明顯沒有的。本來大學是集合無數學生而成的，牠的根本組織，就是要希望他們能夠合作，能夠和衷共濟，纔能有所作為。一個大學的學生，要是不能夠合作，不能夠和衷共濟的幹下去，那個大學，不獨說沒有發展的希望，就是牠的本身之能否存在，恐怕也就會發生問題了。因為內部無團結，學校勢必至瓦解，而況且有時外面的勢力常常想侵入呢？今日中國的大學，這種精神，是非常缺乏的。我們只要睜開眼睛一看，張着耳朵一聽，無論那處，無不是鬧着學潮；罷課衝教員，簡直是司空見慣的事。而考其原因，不是學生分黨派，就是師生不能合作。於是外面的野心家，也就乘機而入，破壞學校，在所不惜，只要能夠達到他的目的，不管學校裏鬧到怎樣的地步，却是與他無關。國內學校之所以有現在的現象，這個實在是一個最大的原因。學生在學校裏既然如此，將來他們走到社會上去，仍然是本着這種破壞和搗亂的性情習慣來做事，試問社會能夠希望有安靜的日子過嗎？國家又能夠希望強盛嗎？所以現在國內的大學，應當極力設法養成和衷共濟的精神，一致團結的力量，內部既無破綻，外侮更無從侵入。牠們再把這種精神擴而大之，衆志成城，萬民一意，則國家又何患不強盛呢？而日本的野心和帝國主義的勢力，又何患不能抵抗呢？中國的大學及辦教育的人們，其共勉之。

第六，大學精神，應當能夠表現高尚自由的思想。最高學府是一個研究學術的場所。牠

的目的，是注重在研究；無論甚麼思想，牠須絕對自由，我們不應當干涉牠，更不應當摧殘牠，使牠不能發展。現代民權高漲，言論自由，是二十世紀的國家所公認。在政府方面，應當幫助大學裏面對於這種研究和思想的發展。不過學生們的思想，也必須真正高尚，真正純潔，不應含有卑鄙醜惡的成分，更不宜帶有如何的色彩。學術究竟是學術，我們應當認清這一點纔是。真正高尚自由的思想，可以促進國家的利益，幫助人類的進步，發揚固有的文化。大學教育之所以有牠的特殊價值，也就在乎斯。所以我們不談大學精神則已，談到大學精神，則這種優良的思想和牠在大學裏面的超越的地位，斷然不可沒。因為這個緣故，我們把牠放在大學精神壓尾的一項，以表示牠的特異的地方，希望讀者得到一個較深的印象。

以上所述的六項，勤苦耐勞的習慣，儉素樸直的風氣，誠實無欺的慣性，活潑靈敏的生活，和衷共濟的精神，高尚自由的思想，都是大學精神所應當包含的要素。現代的大學，能夠具有這種精神的，固然不可說是沒有；但是有很多學校，常時誤解這種精神，或偏重於這種精神的一方面的發展。這個現象，就是在歐美各大學校中，也是非常顯著的，像在美國的一些學校，一意的提倡運動，把運動員的地位特別提高，有時竟許他們以種種的權利。每逢球類的比賽，則全校若狂，大有非爭到勝利不可之勢。若一旦不幸而失敗，則全校學生都垂頭喪氣，似乎受了奇恥大辱一般。像這樣注重課外運動的生活，恍惚未免太過分了一點。換一句話說，就是不能表現真正的大學精神。還有些大學，舊生歡喜侮辱新生，嘲笑翻

殿，無所不有，這種更是誤解大學精神的處所。此外如歐洲大學生的狂飲，法美大學生過分的浪漫，和歐美普通一班大學裏面的學生會職員選舉的競爭，兄弟會姊妹會的捲入學校的政潮，學生考試時的舞弊，以及其他種種，都是能使大學精神蒙着莫大的污點。在國內的大學，則缺點更難勝數；前面曾已順便談過幾點，我想也毋須多述。所以我們要是談到大學精神，就是任何大學，不論是在中國或是在外國，都很難表現十足健全的精神，符合前面所說的要素。不過我們最低限度的希望，是至少國內的大學，能夠採取他人的長處。來彌補自己的短處，能夠照着上面所述的六項盡量地去發展，而不偏重任何一方面。有這種樣的宗旨。國內的大學或者不至於落在他的後面，或者還可以幫助國家的發展，和世界文化的進步。

徐志摩先生遺詩第四集

雲遊

不日出版

猛虎集出版以後，志摩先生本定就印出他的第四集詩，誰知道天意無常，竟限制了我們的天才不讓他再在地面上開花；這一回，他真的與我們永別，一個人雲遊去了。

現在我們謹以我們的傷痛與我們不忘的紀念趕着把他未成集的詩印起來，貢獻給愛好志摩詩的讀者。集內除長詩「愛的靈感」外，尚有短詩十數首，和他最後譯就的一幕莎翁名劇，定于一月間出版。至其全集，稍緩亦可逐漸編印。

一個人的誕生

丁玲女士著 實價 八角

丁玲女士的作品，在中國文壇上早有定評，用不着詳細的介紹。這集裏包含三篇小說，都是作者自己從最近的作品中選出來。「一個人的誕生」，是描繪婦人生產時的情境，非身歷其境者不能道，這是不可多得的作品，其餘「犧牲」，「一九三〇年春上海」，都是名貴的創作。

日本意志 民族性之比較的研究

潘光旦著 實價 四角

本書著者潘光旦先生曾在美國習日本歷史與德國思想二課有年，歸國後更博覽宏稽，積三數年之功以成此書。去年乘太平洋國交討論會西京會議之便，舉以示日本同席之治民族學者，僉認為很有參考價值。

中國新劇運動的命運

顧仲彝

自從「運動」兩字應用到中國來以後，沒有一次運動達到牠完滿的目標，不是有始無終，就是改絃更轍，甚而至於經過運動之後，反而開倒車，退到出發點的後面。這是一般運動在中國的普遍運命。譬如白話文的文學運動從五四到現在已進行了十多年，但到民國二十年，考試院第一次高等考試，還出「孔子四教說」的國文題目，二十年度全國最高學府中央大學的入學試驗，還出「秦始皇論」的國文題目。這類八股式的舊題在前清末年初辦「洋學堂」的人還以為「陳腐」「古舊」，却在白話文運動十餘年後竟能死屍復活，這不能不說白話文運動的開倒車。再譬如中國的民衆運動也有二三十年的歷史了，並且最近五六年來爲了完成國民革命的工作，犧牲了不知多少青年，殺害了不知多少民衆的優秀中堅份子。但是民衆的受監視受壓迫受操縱受利用受威嚇受損害，不知比前清時候袁世凱時代好上多少。這是民衆運動的開倒車。講到新劇運動也有二三十年的歷史了，雖未曾開倒車，但試問進步多少？民國初年的觀衆跟民國二十年的觀衆，他們看戲的「胃口」，有多大的不同？梅蘭芳馬連良唱着幾聲老調，編了幾齣改頭換面半新不舊的老戲，依然可以掛頭牌，賣滿座，而「唱新戲」的笑舞台，隨便你價錢跌之又跌，至今還是關門大吉。愛美劇團在上海名義上有幾十。

實際在活動的不過兩三個，能力好一點的也祇能演兩三回，虧本虧到討債的人跟着導演跑。把服裝佈景當光了，祇好「閉幕」。能力薄弱，戲還沒排練準備得好，已精疲力盡奄奄一息，於是他們的戲只好流產式的勉強演在台上。預定的秩序還沒完，看客已在叫倒幕溜走了。所以新劇的命運照現在的情形看來大不可以樂觀。不過我們要提倡新劇運動，要領新劇運動達到完美的目標，不能不回顧既往，確定方針，計劃將來，然後按步就班的做下去。命運是人類自己造成的；雖然環境的勢力很大，不過主持的人如有堅強持久的精神，嚴密的計劃，完善的戲劇團體，我相信中國的戲劇運動，絕對不是沒有希望的事。

有人說當此內亂紛紜外侮日亟災匪交侵民窮財盡的時候，怎麼談得到演戲這「寫意」的玩意兒呢？此人對於戲劇的見解完全錯了。我們所提倡的新劇運動，不是指專供消遣尋常心的貴族戲。我之所謂新劇是涵有社會的教育道德的修養精神的意義的。新劇如單為「尋開心」而存在，那也不值得稱為「運動」，不值大吹大擂去討好公子小姐們的心。我認爲戲劇是批評改良社會，培養高尚思想，促進民智民德，激發愛國愛人類的最直接最普遍最容易感動人的極好工具，而這工具的本身有牠不可少的藝術的價值。藝術的感動人是最深刻的最澈底的最永久的。藝術的教訓人是感化的不知不覺的深入人心而帶有愉快性質的。牠使人的情感思想意志趣都向上超昇，不同凡俗，使牠們廣博明潔，不偏不仄；牠使人明白世界和人類的真理，社會和人情的實況，牠使人了解什麼是真什麼是假，什麼是美什麼是醜。牠

是社會的反映，人羣活動的索引；牠是社會的指針，羣衆的明燈，指點照耀出一條達到向上而求完美的路；牠能適應人羣的需要，供給他們精神上所缺少的興奮劑；牠是人羣的口舌，能發洩出他們抑鬱悶塞的情緒。總而言之，戲劇是人類在任何環境中所不可缺少的精神糧食的供給者。

我們現在明白戲劇是羣衆在任何環境中最普遍的精神補劑，提倡戲劇也就是重要社會和文化運動之一。戲劇運動的成功也就是社會運動和文化運動的一部份的完成。在計劃將來進行的步驟之先，我們先回顧從前已有多少的成績。

新劇運動的起點是清代末年的革命思潮，一般在日本受到新教育的中國青年，給日本延進直追的維新運動所感化，感覺到中國社會的腐敗，民族的衰頹，舊劇的萎靡不振和因循守舊，又感覺到戲劇感化民衆力量之偉大，遂回國來提倡新劇。在上海集合了許多同志，創立劇社，編排現代社會家庭的新戲，穿時裝，說白話，尙表情，重教訓。當時頗爲風行一時的劇社接二連三的組織起來，劇本也接連的編了很多，不過那時都不注重劇本，演員可以在台上隨口亂講，戲的成功全靠劇本的編製和導演的技術，而單靠演員的靈俐，善變，激昂慷慨的演說和擺弄動人的表情。當時最特別的一點就是每個劇社都有幾個漂亮的男扮女裝的旦角做台柱子。旦角的名聲愈大，吸引觀衆的能力也愈利害。

這套新劇完全是摹倣日本的新戲而來的，當時風起雲湧，瀰漫全國，各地都舉辦非職業

的和職業的劇團，後來舊戲也受了這風尚的應響，也加唱半新還舊的新京戲，「新茶花」是當時這類戲的總代表。穿着時裝，揮着馬褂的狹小袖口，唱幾段二黃西皮，還加上京腔的說白，鑼鼓的應和，的確是件奇觀！不過我們不能不承認牠是進步。牠的應響就是各地興起的易俗社，以新的情節加上宣傳舊道德的作用，用舊的方法來演出。例如陝西易俗社的戲都以勸化人民改良風俗爲宗旨，而以陝西梆子調來唱演，內中也有很多可以傳誦的劇本。

上面所說的兩種戲（一是話劇一是歌劇）都沒有得到良好的發展，而中途受了摧殘，於是一落千丈，一蹶不振。話劇之所以無進步，和牠所以墮落而淪爲下流的娛樂，其最大原因是隨口亂調，無良好的劇本。靠演員的天才是有時而窮的，於是你摹倣我，我摹倣你，終於變成爛調，觀衆久而生厭，演員就不能不演出肉麻下流的動作和對話來吸住觀衆，因此每况愈下而成爲遊戲場中的下流消遣品。歌劇之所以無進展，也因為沒有好的劇本，大皆墨守陳法，劇本換了，格局調子還是一樣，一百個劇本一樣的編法，一樣的演出法。社會一失了信仰，就慢慢的沈淪下去，而終於埋沒了。

戲劇運動第二次活動時期是在五四運動之後，當時因愛國運動的熱烈，學生組織化裝宣講隊，宣傳日本的侵略行爲中國的亡國危險和朝鮮亡國的慘痛。當時風靡一時，各處組織新劇團，不過牠們的目的是宣傳，以戲劇爲工具，牠的藝術的價值是無暇顧到的，所以風潮一過，熱忱一冷，這戲劇運動也就煙消雲散。不過這戲劇運動的殘燼燃着了愛美劇運動的導火

線，所以接着就有幾個有組織有力量的劇團的興起。而真正上規道的戲劇運動也就在此開了端倪。

第一個值得我們稱道的愛美劇社是上海戲劇協社，牠是個純藝術的劇團，最先的成功是洪深導演的少奶奶的扇子，因能迎合上流社會的口味，曾經風行過一時；第二次是三齣獨幕劇：好兒子（汪仲賢編），月下（徐卓呆編）回家以後（歐陽予倩編）總算是有相當的成功，第三次傀儡之家庭（歐陽予倩改編），接着便是黑蝙蝠（洪深編）和第二夢（洪深改編）的上演。第二夢劇本的本身是很有藝術的價值，不過在中國幼稚一點的觀衆前，似乎太高深太難懂一點，許多人看了有點莫明其妙。第二夢演後，戲劇協社內部分裂，因此社務停頓有兩年半之久。脫離的人以洪深爲領袖，重新組織一劇藝社。民國十八年五月公演汪仲賢改編之血花，富有捧國民黨的色彩，當時國民黨已呈分裂現象，已漸失民衆面尤其是青年的信仰，所以許多人看了，感覺到捧得毫無意思，甚至於反而引起惡感，雖然，牠的表演不能算壞。去年五月費極大的力量巨額金錢上演了莎翁傑作威尼斯商人，成績雖好，但因耗虧太多，難以爲繼，以致無形停頓，迄無動靜。

曾經轟動一時的南國劇社，是第二個重要的愛美劇團，值得我們說一說的。南國劇社以田漢爲主體，以田漢爲靈魂，他自己編劇，自己排練演員，自己主持一切出演的事。他一手包辦，一切承當；這種辦法可以免去許多意見的紛歧和無謂的爭執，但結果一定不會圓滿。

因為他所表演的戲只限田漢自己編的，導演方法老是那麼一套不免單調乏味，並且他所編的劇本，雖時時流露出他盈溢的詩才，但劇藝上是很差的；他往往感情用事，情節不值一笑的都有，人物完全是古怪的傀儡。所以南國第一次表演許多獨幕劇時，先在上海，後在南京，後來又在廣州，果然轟動一時，聲譽鵲起，但是第二次公演莎樂美，觀衆歡迎已不及第一次熱烈，甚至於有的感到失望。第三次表演卡門，廣告登得很大，但是觀衆無有一個不叫冤，沒有一個不失望。他這種不澈底的左傾色彩，顯見得他思想淺薄，而藝術方面，愈趨愈下，全盤結構鬆散如沙，對話又都是討厭的口號，把一個法國極好描寫吉卜賽民族的故事，變成牛嚼不對馬臉的糊塗戲。這是南國社致命的大失敗。所以一蹶不振，而觀衆也就不敢希望南國有其他更好的貢獻了。南國已往的成績裏最值得我們念念不忘的是他們出類拔萃的好演員，在新劇運動中不可多得的演劇天才，都先後在南國社裏演過戲，會萃在一處，豈不是件容易的事。

其他如復旦劇社，在學校劇社中是鳳毛麟角了。其所表演的寄生草，西哈諾，和最近的說謊者，都是數一數二的藝術戲劇，演員也有特出的人才，可惜表演法前後一律，不無單調一點。現在該社人才星散，恐怕也很難謀積極的發展。辛酉劇社爲朱耀丞所主持，曾經表演過四五次，如桃花源，狗的跳舞，文身男等，他們自榜曰難劇運動。其實戲劇本無難易，只看演出的人所用方法的好壞和藝術的高下。他們次次失敗，但是愈失敗愈要想幹，這種精神

是值得佩服的。可惜領導的人材太少，朱麗丞一出國，全部的社務都停頓了。

以上所舉的幾個劇社全是愛美劇社，以提倡戲劇藝術為中心的。雖然南國到後來轉變了方向，但南國的有價值的史蹟，是在未轉變的時候，所以在此不能不承認牠從前是愛美劇社。

最後戲劇運動的趨勢是左傾劇社的勃興。去年上半年一時風起雲湧，瀰漫一時，劇社之多，真是雨後春筍，不可勝數。但是牠們個個都以宣傳主義為目的，以戲劇為最方便之工具，牠們只談主義，不研究戲劇藝術，所以戲劇的運動至此已失去其藝術的真靈魂，於其說牠是戲劇運動，還不如說牠是某種主義的運動。這是戲劇運動中途衰落的致命打擊。他們只顧到主義的推廣，而忘却戲劇藝術的修養。加之政府對於這左傾藝術運動的重大壓逼，使兩年來藝術運動和戲劇運動完全入於停頓狀態。學校劇社雖曾勃興一時，但經濟人材都感不足，而從前主持劇社的人又因時代的煩悶而消極。所以學校劇社所演的戲，如中公的梅羅香，復旦的雪的皇冠，暨南的獨幕劇表演，類皆幼稚不足稱道。

這戲劇運動的靜止狀態已將近二年了，長此以往，中國的戲劇運動恐將行喪葬禮了。我們要使戲劇運動不致日就消沉下去，應該趕緊起來，團結研究戲劇的同志，作有計劃有決心能持久的戲劇運動；我們不能再空說，再期待，再猶豫，我們應該堅忍克苦的不怕阻礙的一往直前的來趕一下，只知耕耘不問收穫的努力試一下。不過我們怎樣去進行呢？免得蹈從前

的覆轍，我們先該研究研究過去失敗的主要原因，作為我們將來進行的借鑑。

過去的戲劇運動的失敗原因，最主要的約有四點：一，沒有整個具體的計劃。劇社的組織大半都沒有慎重的目標放在前面，主持的人因受經濟或環境的壓迫，不能不將就從事，而演員方面除以出風頭為正當目標外，罕有肯研究演劇藝術而克苦用功的，劇本方面時時鬧饑慌，創作的既少，改譯的又與中國社會格格不入。所以今天有甲戲就演甲戲，明天有乙戲就演乙戲，不管甲乙之間有無連貫和逐漸進展的步驟上的關係。有時想迎合觀衆心理，愈弄愈淺顯愈下流。因此運動了幾年，還盤旋在一條平線上。二，專門人才太少而又不集中。專門研究戲劇的人全國數得出幾個，專門研究舞台景燈光的更覺寶貴的找不出來。但這少數的人才因為生活問題不能不丟掉戲劇而去做可以賺較多的錢的事分散在全國各處，因而獨木難以成林，一個人無從支持全局，望洋興嘆，徒喚奈何而已。並且各劇團的人還要互相猜忌，互相攻訐，弄得大皆忙於內鬨，無暇發展，無心改進。三組織未臻美滿。現有劇團的組織，都以領袖的個人為主體，領袖熱心，社務就忙起來了，領袖鬆手，社務就立刻停頓；並且社中的計劃和進行，以領袖者的好惡意志為指歸。甚而至於有情願犧牲劇社的一切為領袖自己謀名譽謀地位。所以分裂成為劇社極普遍的現象，其原因是組織不良，劇社的重心，應在社員全體，不應在領袖者一個人或少數人身上；這樣領袖者雖去，劇社還可以繼續牠的工作，繼續牠原定的計劃去發展。四，國內的騷擾和民生的凋敝為一切藝術運動的大打擊，戲劇運

動更甚，因戲劇的發達全繫民衆有充裕的經濟能力，和優閑欣賞的興致。所以戲劇的全盛時期我們不敢希望在最近的將來；我們祇能做墾荒的先鋒隊，闢出道路來給後人走，至於豐盛的收穫，和要在我們自己開闢的路上坐汽車兜風，我們自己決不能存這種奢望，祇希望我們到了晚年或是傳到我們的子孫去享受罷。

不過我們不能因爲自身不能收割戲劇運動的果，就不去進行和努力戲劇運動的大事。我們應該抱了犧牲的精神，堅苦卓極的幹一下。我們應該有極遠大的計劃，合力同心的一步一步的做下去；只要我們有恆心，有始終合作犧牲的精神，不怕沒有達不到目的一天。

進行戲劇運動的事業，我有三種計劃，從三方面同時並進：一，由國家的力量來提倡戲劇運動的計劃；二，由社會的力量來提倡戲劇運動的計劃；三，由學校的力量來提倡戲劇計劃。各計劃的詳細步驟，我預備詳細討論，現簡略的講一講各計劃的重要諸點。

戲劇運動是一國的重要文化運動，應先由國家提倡，設立國家戲劇學院，創辦國家劇場，派遣專家出國研究考察，獎勵劇本的創作與翻譯。國家的提倡輕而易舉，並且也是最易收效。國立美術和國立音樂學院已先後成立，而國立戲劇學院獨付厥如，豈不是教育系統上莫大的缺陷。戲劇學院內包括話劇歌劇舞台藝術燈光化妝等等外，還可以分設各種舊劇的改良研究。國家劇場是劇院研究的試驗場地，將來人才造就出來，可以到各省去分設都會劇場，地方劇場，或每年一次或兩次到各地去辦流動劇場。有聲電影在現代的藝術界上已佔有

不可輕視的地位，且牠的發展進步，前途無可限量。並且研究電影的藝術在中國是一件需要迫切的事。中國的電影事業已蒸蒸日上，營業一天天擴大起來，但是所出的片子，不但藝術很低劣，並且淫奢淺陋，專迎合一般人下流的意識。戲劇學院的責任是改良現行的影片，督促監視他們的產品。這種重大廣泛的事業，只有國家的力量，最為適宜，最為容易。我希望政府當局教育當局注意及之。至於詳細的組織，分科的辦法，課程的編製，進行的步驟和擴大的計劃，當另文詳細討論，恕不多贅。

由社會的力量提倡戲劇運動，可從兩方面進行：一，職業的，二，非職業的。職業的新劇團在大都會裏面當然有牠站足的地位。從前職業劇團的失敗完全由於辦理的不善，和人才的不足。試以笑舞台為例。牠初辦的時候，營業非常之好，可惜這班演戲的人都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習氣很壞，又懶得改良，更談不到研究戲劇藝術，上台時胡亂應場，下台後要緊找相好，賭錢，胡調。主持的人也是一夥裏的人，只圖眼前，不管來日。牠的失敗是當然的。講到人才，沒有一個人能把「戲劇」兩字講得清楚的，至於「研究藝術」，只怕找了半天字典，還惘惘然不知作何解釋。編劇的，千篇一律，佈景的，換來換去只有兩三套，燈光更談不到了。這樣的新劇職業團體，無怪牠要失敗，無怪牠要淪落。所以我以為如有相當人才，相當計劃，我雖不能擔保牠發財，但至少一定有牠立足的地位。職業劇團所最需要的是（一）繼續不斷的好劇本的供給，（二）導演的人才，（三）後台管理的人才，（四）計劃

指導佈景的人才，(五)研究燈光的人才，和(六)演員管理的嚴束規程。至於非職業的劇團，我們已有相當的經驗，而經濟告訴我們，非職業的劇團，最感困難的有三點：(一)領袖人物須抱犧牲一切的精神，(二)演員須肯刻苦，勤奮，和服從領袖的指揮，(三)經濟的來源。這三問題中間以第二點為最感困難，因為一般來參加演戲的人，既沒有金錢的酬報，那末惟有以「出風頭」為他的目標，因此爭搶主角，不肯穿平淡的衣服，不肯表演描摹盡致的動作；並且既非僱用性質，導演者略略詞重氣嚴，演員就鬧意氣，中途不肯演了，導演者為求大局成就起見，不能不低聲下氣的說好話，賠罪，勉強敷衍下去。這根本原因是因為演戲的人沒有演戲的常識。非職業的演員肯聽導演的命令須經過長時期的訓練，和團員與團員間須有相當的友誼，相當的了解。所以我主張非職業的劇團應依照公會 (club) 的組織法組織，第一，有一可供娛樂研究的場所；第二，定出嚴密的會章；第三，先成立會員直接選舉的董事會，然後由董事會命定各部職員；第四，每星期聚集幾次，各就所好的來研究，來表演，來化妝，來排練，來交際，或來觀望。這樣慢慢的交情深了，對於戲劇的認識耳浸目濡也漸漸的明白了；在這樣的基礎上建立一個劇團，一定可以永久些。至於詳細的進行方法，容我改日另文續談。

學校劇運動近來似乎盛極一時，沒有一個學校沒有劇團，甚至一校有兩三個團體，每逢慶祝或紀念的機會，總有好幾齣戲上演。其實這不能算學校劇上規道的運動，因為學校是研

究學問的地方，學校劇運動應從研究方面着手纔是正路。現在的學校劇團兩三天可以預備一齣戲，五六天內可以準備三四本。這種了了草草的排演，除了爲求一時觀衆的鼓掌聲之外，還有別種什麼意義？戲劇是一種重要文化運動，並不是專供其他集會作餘興的，其重要遠在美術科音樂科之上，所以我主張每個大學裏都應該設戲劇一系，教授戲劇上舞台上種種智識和藝術。學校劇運動即以此爲基礎，再成立學校試驗劇場，試驗各種創作和翻譯的劇本，用各種不同的表演法表演同一劇本，用不同的燈光試驗同一的背景。其目的不在專得觀衆同學的歡心，而在研究試驗的成績。學校劇運動如不能根據此爲出發點，則學校劇根本無運動之可言。我希望教育當局和學校當局都能注意到這一點，使戲劇系早日成立，使學校劇團有驚人和特出的表演。現今學校劇團的弊病與現今愛美劇社的弊病一樣，其改革方法也就在使他們對於戲劇運動有正確的認識和演員有相當的訓練。

中國的新劇運動過去的譬如昨日死，將來的命運全在我們手上：希望我們研究戲劇的人大皆都聯合起來，作大規模的戲劇運動，使新劇在最近的將來，放異乎尋常的光彩，結特別鮮美的果子！

一段軍行散記

儲安平

I

一九三一年的下半年，中國的一般知識階級，特別是青年學生，全瘋狂在一種民族意識和愛國情緒的衝動裏。

一個人他愛他的國家，與其說是理性的德蘊，還無甯說是感情的泛濫。愛國這一宗思想，在時代的巨輪下迸裂出來的，也就會得在時代的巨輪下消滅。但在近世，一直到二十世紀這目下，這一宗思想，不斷的飛躍着，達到了發皇的頂點，所有在這些時代生下來的人，似曾都收下過上帝滲給他的一滴血：他愛他的家庭，愛他的朋友，也愛他的國家。

一九三一年下半年的中國，是枯枝上將要落下的一支葉，一粒石子已滾到千丈深的絕崖的角線上。一窠蟻穴眼見大流排山倒海的沖過來，拔起了廈屋，拔起了摩天的大樹。像一個秋怨的寒霜，中國人，在那時，是哇的一聲哭出來了；一個縱然是下鈍的低能子，也要捲一捲他的衣袖，將拳頭在他帶着淚花的紅腫子前揚一個威風。十一月下旬上海中部的一座會所

裏，有着幾十個年青的人，張着鐵一般貞堅山一般端重的心，承當他們就算是那麼一個低能子，他們也要吐一吐低能子的麩，一夫不可欺侮的血性。

這幾十個青年，拋下了他們二三十年來在他們自己的生活裏所積蓄下來的物質及精神的全部產業，合着他們目標相合的同志，要想爆裂出一聲，爆裂出一聲像獅子的狂吼；演一次，演一次像颶風捲起了太平洋的大浪。他們要帶着他們不可忍的義憤，跨過那雄壯的山海關，上山海關外去洒下一流血，爲他們老大的民族開一朵鮮豔的花。經過千百的努力，靠了同情他們的人的助手與鼓舞，在××月×日的上午，他們檢點檢點他們的同志，有着三百不到這樣一個數目。

在這三百不到這樣一個數目的一支假軍隊裏，有着他之一員。

2

在出發的前一天，他從北四川路的一座酒樓裏走出來。他經過那密排鋼骨的外白渡橋，在太陽裏吐出金圓文明的沙遜屋頂，以及像一團混漿的日昇樓下。他又在一些靜穆而帶幾分蕭條的馬路上走過，看太陽將自己的影子，從馬路的這頭送到馬路的那頭。在那時，沒有一個人再佔據在他心頭，也不再有一件事撥動他的記憶。

他在均勻的呼吸裏回到學校裏。坐在椅子上，看一回掛在他自己床頭的那兩幅大油畫。

他看過一排書架上好好站着的書，看見半段網球拍的柄橫在桌子邊，那上面，有着他無數次的手澤。抽開抽屜，信手一翻，沒有一樣東西有他的需要。他攤開一本歷史，對着Byron的照片凝着神，在那小小的照片上，他留下了一個吻。

他艸艸的捲起一條被頭和一條氈單。要的衣服全加在身上。一切爲他所愛讀的書和他自己寫下的文稿，那時全宣告失散了它們的主人。

有一個朋友要他去喝一杯咖啡；能以一杯咖啡來作他們幾年來友誼的收場，在這顛沛的國度裏，仍不失爲一宗幸運。在暮色裏，他伴着他那朋友，在一條沙沙的泥路上走過；那沙沙的泥路，它受過他無數次的軟步，他伴過他有數次的寂寞。

在一支淡淡的燈光下，他們對坐下來。他下意識地看看他那朋友終年撩亂的頭髮，和一個小小帶一些紅的鼻子。一切挑不起他的興奮，在黯然裏他吐着黯然的感情。

所有的那一整天，盤據了他的心的不是英雄意識，不是生命留戀，也不是死犯的恐懼；祇是一個死犯在送到刑場上去時路上的無知。

他在夜色中悄悄地離開了學校。他不曾對着天空吐下一聲多情的辭句，帶着小小的一個衣包，在錯縱的人行線裏，走進了他們的團部。

團部駐在一所陰慘的會館裏。在那裏，沒有明亮的燈，但却有無數明亮的心。他不認識一個人，他不需要認識一個人，每個人都像是他頂親暱的友人。

第二天下午，大隊開到北站。鑽動的羣衆向他們包圍過來。像有一種大力將要轉運地球，一口呼喊震碎了天空。不斷的狂號，不斷的鼓掌；一片的血流，一片的淚流。紙條兒從東頭飛到西頭，南頭又跳到北頭，民族原始的獸性在那裏放量地揮發着。

隊伍接着蜿蜒地行進了月台。成萬的羣衆散佈到廣大的空地上和軌道上。歡呼與掌聲暴風雨般在空中旋轉着。

在那時，他有的是一支鋼炭剛着上火的力量，同時也有着那樣的文靜與沉着。他駭怕讓自己的視線和任何一個人接觸，他怕他爲任何一個相識的友人瞥見，他也怕他的臉影在任何一個不相識的人的印象上留下淡淡的一點。

有兩個他面熟而不知名的同學，要求爲他攝下一張照。他自然沒有拒絕他們的要求的理由。他在一次熱熱的握手裏，謝了謝他們的關切與殷懃，他們又悄悄地在他的視線裏消失了他們的影子。

列車要在夜間十一點四十分開行，羣衆在不知不覺中漸漸地散去了。

爲意外的鼓舞所充斥了的月台；在那時，便現出了一種更其深剌的冷落。從隊伍進達了

北站，一直到那夜深，不斷的擾亂是一許多同志家族的尋覓。父親，母親，姊妹，兄弟，妻子，未嫁妻，情人等全有。他們都像失去了靈魂的人們來找尋他們的生命，眼睛裏射着悲哀的火和死之恐懼。就不是家族來鬧着要拉回去，也准有一許多親戚朋友送行。一回鼓勵一回祝福，一段別離一段戀情。在默對與暗泣，揮手與洒淚裏，他看到不可分的骨肉的恩情和朋友的線索。

他，他沒有父母，他沒有兄弟，他沒有姊妹。他也不願意讓這種消息在一些朋友的心窩上掀起縱然是極微小的一個浪花。他祇暗暗的躲在角角裏，看着人家的擾亂。一方面，雖然他感到微微的寂寞，但在那微微的寂寞裏，又收到一種沒牽擺的驕傲。

列車原定十一點四十分開行，但當道的壓迫，使隊伍在憤恨裏，在月台上坐守了一夜。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他們不再希望得到路局的恩惠了。他們驕傲他們自己都有兩隻提得起的腳。隊伍決計用步行向西進發，鐵石般決心克服了一晝夜來的疲困。

團旗在曠野的鮮風中飛揚着，在那飛揚的波紋裏，有着那近三百個年青英雄的靈魂。

3

在一種活躍的鼓舞裏他們一路向西推進着。每個人都帶着偉大的忠勞和澎湃的熱血。從

一早起來，到晚上休息，整整的十六個鐘頭裏有的是鮮健和飽滿。沒有一個人流出一分積唐，懶墮，或萎縮。在路上，一整排，旗在一行前面作着前導，司令是一支號，它支配着全隊的進行與休息。大隊沿着無盡頭的鐵軌迅速地向前移動着，經過每一個城市或鄉鎮，他們都受到廣大的羣衆的歡迎和招待。

在循次下，隊伍抵達了x x。也活該，是他逃不掉的一次磨折，在不經心中，他遇見了他的——“Dear”。

他的加入這一次軍行，在時間上是很短促而匆迫的。但就不是爲了時間的短促，他尋找不到理由說，這種行動要先徵求了她的意見再決定自己的進退。他祇在出發的前一天，曾經塗下一個條子寄給她。自問原沒有再見一次的機緣了，活該中途又改了步行。

在那時，不消說，他看見一粒一粒發亮的水球在他那美麗的愛的帶着悲愁的眼角角上連珠似的落下來。但她的悲哀拉不回他的決心。他默默的在她潤濕的眸子裏到頭消失了他自己的陰影。

在離開x x時，他偷暇給她寫了封信。他說：

「我愛我的國家，正如我愛我的Lover一樣的愛。」

一個男子，畢竟有着他比戀愛更重要的責任。他不能爲了愛一個女子，便拋下國家？假如他真真的愛他那個女子，他一定格外愛他的國家。

經過了十天的路程，大隊進達到南京。在南京，有一次小小停留。

這一個集團裏的份子是很複雜的，各式各樣的角色全有。有軍事家，學飛機的，修理橋梁並器械的，當過營長和破兵連連長的；有小商人；有藝術家，會畫得一手大幅的好油畫；有小說家；有詩人；有教書匠；有醫生與看護，救護隊是他們的份；有工人；有伙夫與雜差，一行的伙食由他們擔當。如其說程度，那就更齊，留學生，大學生，中學生，小學生，連一個字都不識的。這成份，真夠你想起了中古時期十字軍東征那可怕的情境。

每天天沒亮，號子就得吹破你的酣夢。貪睡是你自己的不長進。在伸手不見五指的寒霧中，大半是用冷水來洗刷你自己的臉；要是你起身得遲，那你的臉就得糊到點名和早操後再給它收拾。從睜開眼睛起，要到什麼時候才有東西滑進你的肚，你全沒把握知道，正如一切人全沒把握知道命運將怎樣來安排他們一樣。有工作做的，忙着他們的工作，一片緊張裏的一片雜亂，一片雜亂愈加上一片緊張。每個人，從不相識到親暱，開口沒虛套，也不用安排一許多曲折，說笑是大家的份。一聲用飯號，於是，像大水灌進一個低塘的瞬息，一羣餓狼開了閘門的狂奔，你就眼見幾百雙着了慌的眼睛，眼睛裏冒出來的綠火，也夠使天地變一次顏色，有桌子時，大家圍着桌子立好，八個人，少不了一個，沒桌子，泥土是你的桌子也是

你的椅。大家沒說一句話，祇聽到一片不規律的纏綿。飯量大或吃得慢的，那時全得加快，再一聲令，像泰山一樣的重，就由不得你多延宕一分鐘。站好，歸成隊，解散，再去洗你的碗筷，你自己的碗筷真得當心管束好，否則挨餓准是你的榮耀。

晚上，沒大屋時大家分得住，有大屋就住在一起。像傷兵院裏的安排，一個個地舖，在橫直的線條裏，一次休息號後，大家收拾起他們一天的疲勞。

在那一團裏，他們有的是嚴肅與服從，不是放浪與自由；要的是整齊不是美。

5

五天五夜的挨，到頭完畢了他們津浦線上的長程。

這五天五夜的長程裏，他們一共吃過兩次飯和十幾個麵頭。水在那裏比在沙漠裏還稀罕。每個人，像四五歲的鄉間孩子，祇要有食料，就得沒命的往自己喉管裏塞，乾淨與衛生是另外一個世界裏用的字眼。津浦線沿路不缺少有着各種各樣的食料買。燒雞是頭挑的吃品，其餘像大餅，珍珠米燃的粥，或圓宵。每個人的手，那時都變成一個廚師夫的手，臉是一個挨了十天八天病的吃紅丸子人的臉，灰塵和着你皮膚裏迸出來的脂肪，像一個南非洲人用油塗着他們的腳般的黏牢在你的臉巴上。眼屎成了你頂知己的朋友，時時不忘去你地來訪

問你。你所有的世界是一方尺的世界，要不是，你就准侵略了別人的勢力。

沒有睡眠，沒有食料，沒有水份，沒有空氣與日光，像兩車箱豬仔，從南頭運上北頭，那情況，活比「動蕩中的蘇俄農村」中所描寫的還可怕。但是在他們，他們却仍然緊握着他們的決心，一種宗教般信心永遠在燃燒着他們的熱情。

6

現在，他們那一支人馬正停留在北平，他們在那兒，暫時受下一些軍事上的訓練。身體虛弱現象的日漸露骨，煽不起他對自己發生一點恐慌。他儘可能地將自己的生活放在一種規律，冀期能保持他幾分健康。他在那兒也不很和一個朋友多寫下一封信，他盡量的努力着維護他心頭的平衡。

一路上，他沒有回憶或留戀，有的祇是無止的雄壯的憧憬。紫羅蘭顏色的燈光，燈光下亮地板上的婀娜的身段與腰肢，是FoxTrot或者Waltz；一束繚繞的玫瑰紅的窗簾布內偷跑出來的像雲雀在雲端裏散下的歌，是Stain Song或者Dream Lover；在漲紅了臉將炸開了腦袋裏的瘋狂與浪漫裏，來一杯鮮血樣的葡萄酒或者淡淡的苦咖啡；手灣裏帶着一個小姐的美麗與聰明，一起在春之晨看朝霞或者秋之夜看新月：這一切，不再有他的份，也不再是他的羨慕。他也不再會坐到一次天餓絨似的沙發，看到賣淫婦一雙妖媚的眼睛，在用紅木砌成的

地上留下一個腳跡，吐出爲一個女人拂一拂頭髮上的灰塵的一份小心。戀愁與惜別，三千里的相思，都不再捉住它們自己的稀罕。他也不再想，讓成千成萬的羣衆，聽着自己的演講，給自己擁護，給自己鼓掌。他的心，永遠落在廣漠的塞外的一個帳棚裏，他的眼睛就永遠望着那掛着他自己的心的那個帳棚的頂。他不再讓自己頸子向後畫下一個小角度。一切舊塵，飄落花，讓流水帶去，像枯葉，給西風送進黃土。他夢着摩天的關門，關門上的一頓橫匾；長城萬里，萬里城上的朔風。絕塞的嚴寒，凝不凍他的熱血；夜半的思哭，懣不碎他的雄觀。他要讓自己去承當那幾千里一片廣土上的月色，在白白的月色下吹一段悽壯的胡茄；他要奔上那不長一根青草的山頭上，在山頭上引吊一回那破碎的山河。要帶着張飛般的喉嚨，從這個山頭一口氣奔上那個山頭，要在錯叢的山頭蜿蜒的河流和無邊的平原上，洒遍他的鮮血，用他的鮮血來澆退敵人的氣燄。

一九三二年一月

婦女解放新論

蒲士著
劉英士譯

現代所謂婦女運動，不是早已走到「推車撞壁」的地步？這原因與其說從事這運動者的不努力，毋寧說沒有準確的理論爲之先導。婦女解放新論這本書，我相信至少可以彌補這缺憾。原書是作者蒲士在戰後三四年間觀察探討的成績，可稱他的一生的大手筆之一。譯筆矯健不凡，這是劉英士先生一年來心血的結晶。

在荷蘭

郭子雄

(筆會第九次年會紀事)

火車在廣闊的原野上走，我憑着車窗，凝望着野色，呼吸着新鮮的空氣，離開了繁華的巴黎，我再看見整塊的青天。喧嘩的市聲遠了，只聽得見雀子叫。驀然間，太陽從雲層裏射出了光輝，懶洋洋的照到窗裏，照得人眼眩。我掉過頭來，向着身旁的車伴打招呼，同他開始講話。從談話中，我知道他是安得烈，皮耶爾 Andre Pierre，一個批評家同時以介紹俄國文學到法國著名的人。我們兩人問明了都是往海牙去赴筆會年會的，互相表示欣喜。對座三個人聽見了我們談着筆會，恍惚很驚奇似的，連忙對我們說明他們也是往海牙赴會的人，於是我們五人笑嘻嘻的彼此握了手。這三人中，一個是阿爾達諾夫 Marc Aldaroff，是一個僑居在巴黎的俄國小說家，他的作品已經譯成了好幾種文字，日本文的譯本也有了，只是中國人還沒有開始認識他。他是在俄羅斯傳統文學裏的人，他有驚人的創造力量，如像我們在託爾斯泰，托斯妥以夫斯基，或是契訶夫的作品裏所發見過的一樣。他是一個好的小說家，善於觀察人性，深刻的剖解出了人類的心，同時他對於創作方面的技巧亦很高。其他兩個是芬蘭詩人訶士肯里米 V. A. Koskenranta 與他的夫人。一間二等車廂中，共坐着六個人，

已經有五個是同志，我們本來是彼此不相識的，却不想今天竟邂逅了在一起。

皮耶爾走出車廂去，往別的車廂去張望，想看看還有不有認識的人，結果是沒有。從巴黎搭這班車動身的，好像只有我們五個人，而我們五個都不期而遇集，因此大家份外表示欣喜。車過不魯塞爾時，上來了許多比國同志，有很多是我認識的人，路易·皮耶納 Loui Pierard 多薇爾夫婦 Max Deauville 光德萊夫人 Stephanie chaudaler，都在裏面。午餐後，車走進荷蘭國境，從車窗裏第一眼瞥見的是綠而平坦的原野，低低的樹林，白的田舍，直的溪流，橫的橋樑，轉動的或是停息了的風輪，像一幅美的圖畫。在這地勢低下的國度裏，隨地看得見水：溪流，運河，水塘，聽人說還有湖，有太陽的時候，水面上像是塗了一層金，沒太陽時像浮了一層銀。因為地勢低，雲也浮得低，一堆堆浮在藍天下，像是海岸上停泊了的船。風輪在現在歐羅巴任何國家內都不容易看見，只有荷蘭有，不惟有，而且還多，只要有水的地方便有風輪，荷蘭遍地是水，所以遍地看得見風輪。我們五個人凝望着車窗外的景色，像是看畫，像在讀詩。車廂裏另一個荷蘭人看見了我們對他的國家發生了興趣，便指點出許多新奇的東西給我們看。他首先指着牧場上吃草的幾條牛，牛是雜色：黑與白。他對我們說，在荷蘭幾乎所有的牛全是這種顏色，與旁的國家不同。他再指着一個花園。他說荷蘭有的是好花，在巴黎市中晨間販賣的花，有很多是從荷蘭一早用飛機運去的。後來車走過一條河，滔滔的水流雖然可愛，可是那能比得上揚子江的雄偉，但阿爾達諾夫對

我說這條河很像伏爾加河 Volga，他似乎突然回想到他的故國。車過諾特達姆 Rotterdam 時，看見了許多的船，看見了城市。最後達到了我們的目的地：海牙。

走出車站，遇見了幾個匈牙利朋友，他們是從不魯塞爾換乘這班車來的。我們打了招呼後，同乘汽車往海濱 Scheveningen 去，因為荷蘭筆會已早在那兒替我們訂下了旅館。在車上，我們談敘着一年來各自的經歷。他們對於匈牙利最大提琴家約瑟夫·薛傑蒂 Joseph Csikós 往中國演奏，表示非常欣喜，意思是覺得他們的最大音樂家這回可以獲得東方大國人的鑒賞。我心裏好笑，我們中國的音樂還在幼稚時期，嚴格的講，竟可以說是沒有音樂，那怕你是大音樂家，「對牛彈琴」，有什麼用？我們的國度裏也許只有幾個人聽得懂。海牙第一天給我看到的，是運河，是樹林，是修整的路，是美的建築物。最後我到了 Kurhaus 旅館，住定了房間。這是一個大的旅館，靠在海濱上，從涼台上望得見海，望得見日落，望得見風帆。海風裏，呼吸着和平與自由的空氣，恢復了旅程上的疲勞。七點鐘時，我同匈牙利朋友們出外選了一點食物，就在食桌上彼此談着天。內中匈牙利筆會會長柯慈安朗儀 Deside Kosztolanyi 對於中國文學有相當認識，中國文字也略認識一點，他說他很歡喜李太白的詩。他自己也是一個詩人，他的詩帶神祕性，并具有新而美的形式。最近他却拋棄了他所特有的這一種形式而寫自由詩。他也寫小說，他的小說內的英雄是生活的墮落者，窮人，奇怪的人，瘋人。他在現在匈牙利的文壇上有着極高的榮譽，但這榮譽并不是白來的，

彼在年青時便與一般奮鬥者聯合，在努力中，他曾完成了匈牙利的文藝復興。座中赫爾素 Eugen Heltai 是一個對於近代匈牙利戲劇運動最有努力的人。他最初是一個新聞記者，駐巴黎任何報訪員，一九〇八年回匈牙利，專心於戲劇，譯著劇本，後變為戲院經理。還有波卡 Johann Von Bokay 是一個很好的小說家，他的作品大概是用詩體寫出。在談論裏進了一個輕鬆的晚餐。

餐後，我們同往 Pulchri Studio，去赴筆會的非正式會議，我們到的時候，那兒已早有了許多人。荷蘭畫家協會特別把這地方借給我們用。壁間滿掛着他們的作品，大幅，小幅，風景或是人物，從這些作品裏，可以看出荷蘭近代畫的輪廓。荷蘭人真是天生來的畫家，好像他們一生下地來就會作畫似的。大廳裏立着了好幾百人，各人隨意的轉動着，有的吸着煙，有的喝着飲料，歡喜是各人面部的表情。笑聲，語聲，在廳裏，像水上翻着浪花。我張眼一看，有很多是陌生的面孔，雖則也有不少是在波蘭曾經聚會過的老朋友。我在人羣中遇見了總書記赫爾曼，沃爾德 Hennon Ould，我同他談了一陣關於中國筆會的事。筆會創始者道生·司各德夫人 O. A. Dawson Scott 也遇着了，她問我中國筆會如何，我對她說我們在上海已經有了一個筆會，人數很不少，也許在最近的將來，北京還有另外一個筆會出世。她聽了我這話非常高興，連聲的說好，恍惚對於中國同志抱着無限希望似的。我見着烏邦利慈基夫人 Grete von Urbanitzky，我同他握着手，親切的談着天。她問我：「去年你

怎麼不到維也納來玩呢？」英武的丈夫氣還在她的眉宇間，時間雖已凋盡了她青春树上的花果，但她好像還是很年青，有着健壯的美。去年她的新小說：「野蠻的花園」，帶着強烈的肉的氣息與深刻的性的分析，博得了極大的成功。我見着約翰，高士華綏John Galsworthy，他問我：「你去年怎麼不回倫敦來？」我不好同他說因為金價漲了，我沒有多的錢在英國住，只說我因為想看看大陸的情形，所以就大陸上住下了，但是將來仍想回到英國去。高士華綏同我說，他在十月裏預備出外旅行去，我問他：「你將往那兒去？」他說：「此刻還沒定，大約是往南方去，往有太陽的地方去。」高士華綏夫人還是同去年一樣的慈祥，雖然頭上已滿是蕭蕭的白髮，但精神還是很好的。照我看來，我倒覺得高士華綏的精神好像不及去年好，固然今年他的精神還是很好的，但好像去年更好。許是他在旅途上的勞頓還不曾回復，許是他的身體今年不比去年健康，或許竟是我的觀察錯誤，我不知道。我不曾登過泰山，我不知道泰山的高，但我想，我看見了高士華綏，已如看見了一個高山，他的靈魂難道不像山一樣的堅定？我航過海，我知道海的大，難道他的靈魂不會像海一樣的偉大？轉過頭來，遇見了克勒米歐 Benjamin Cremieux 同他的夫人，他還是一嘴的長鬍子，黑得來可愛。這是一個批評家，小說家，同時以介紹意大利文學到法國著稱。他曾把 Pirandello 譯成了法文。他的夫人也是一個小說家。法國作家到會的還有仲亞美爾 Georges Denhamel，他有着嚴肅的靈魂與憂鬱的同情心，他曾經寫過兩本可愛的關於戰爭的書：殉難者的生活 Vie des Martyres

與文明 *Civilisation*。他的作品已出了不少，在現在的法國文壇，他是一個能夠站得住腳的小說家。羅曼 *Jules Romains*，是一個傑出的詩人，同時是一個傑出的醫生，一個哲學家，一個戲劇家，一個演說家。他是第一個提倡 *Draminisme* 的人，也是這運動的領袖。他的小說最著名的是：『某人的死』 *Mort de Quelqu'un*。仲爾丹 *Luce Durtain* 是一個小說家，他的作品長於心理描寫。『一百二十萬』 *Douze cent mille* 『紅泉』 *La source rouge* 顯出了他的談諧與分析的手腕。再一轉動身，看見了幾位波蘭朋友，他們很親切的對我說：『去年我們很榮幸的有了你到波蘭去。』我向他們致謝了他們對我的厚遇。波蘭人真是一個具有着豐富的情感的民族，尤其是對待客人很客氣，決不會拿出一副討厭的鬼臉孔來待人接物。真的，不僅我個人對波蘭得着了一個美妙的印象，便是其他去年到過波蘭的人，都在心裏留下了一個好的記憶，誰忘得了華爾沙那幾天黃金似的光陰？他們還對我說：『去年你在華爾沙無線電的播音，我們很能欣賞，就等於聽了希臘文一樣。』我對於他們的稱讚只有感謝，可惜我自己連希臘文一個字也不會懂得。波蘭筆會的會長斐蝶南·哥德爾 *Ferdinand Goedel* 是一個小說家，大戰時曾被俘囚到土耳其斯坦，他在那兒消磨了他的生命裏最美妙的幾頁光陰，但這俘囚的生活變成了強烈的文學作品，他用着公正與精細的筆寫出了人類的苦難，他的作品是人類苦難的圖畫。熱烈的情感與大的慈悲畫成了這些圖畫：『人道』 *Ludzko* 以及 *Schmerzenreich*，長篇如 *Kar-chat* 以及去年出版的 *Day*

after day。他曾經遊歷過亞洲，遊歷過埃及，遊歷過冰島，寫出了「從火焰中穿過了東方」，「埃及」，「北方霧中的島」。新的波蘭文壇把他當做了一個大師，他的作品已譯成英法德俄幾國語言，很能受人欣賞。卡當·彭德諾斯基 Jules Kaden-Bardrowski 是一個小說家，他曾長期的追隨俾爾蘇慈基 Piłsudski 參加了大戰，努力於波蘭的復興。他的重要作品：巴爾捷將軍 General Barcz 與黑翼 Ozarne Skrzydła。他深刻的透入了人類靈魂的祕密處，分析了人類的行為及其動機，滌淨了世界對於他的虛偽與罪惡，他向全人類注入了愛，指示了人類一條完美的生命的路。他的影響在散文方面極大。維爾盛斯基 Wisniewski 是一個詩人，他的作品如像「春天與酒」，「大母鹿」，充滿了熱情，充滿了生命，充滿了青春，充滿了喜悅。他是一個對於生命發生喜悅的人，一個熱心者，一個天才，他肯定了生命肯定了世界。在波蘭近代詩壇上，自有着他卓越的地位。我遇着幾個捷克老朋友，我向他們致謝了去年我在蒲來格時他們所給與我的殷勤的招待。真的，蒲來格那美麗的城池還不時營造着在我的回憶裏，一條綠水，一座青山，古的城堡，古的橋樑。三天的停留接觸了他們文藝界的人，晚餐，茶會，遊園，觀劇，從零碎的行動與言語中看出了他們文壇上蓬勃的氣象。卡白克 Karel Capek 是捷克第一個戲劇家，他在師範學校便已開始了著作家生涯，曾在 Narodni Listy 任編輯，一九一九後任 Lidove Noviny 重要編輯之一。在 Vinohrady 市立劇院裏，他曾做了三年的編劇人。他給予捷克劇壇的影響是「近代

化』，他是捷克第一個在國外受人欣賞的戲劇家與詩人。他的重要劇作有「強盜」La Briand 與 R.U.R. (Rossums Universal Robots) 及 Document macropulos 等。還有小說作品不少。耶甫克 Hanus Gellner 是一個詩人，同時翻譯法國文學。現正努力於一件大工作：「法譯捷克詩選」，第一部份已在巴黎出版，英法批評家均一致推崇。壁克 Otto Pick 寫德文詩，同時將捷克詩譯成德文，在戰前他便已把捷克詩的精華揭露給德國人看。他是 Cappek, Langgar, Sramok 等人著作的翻譯人，但他譯得很好，所有的譯品都曾在德國舞台上演過。喝了幾杯酒水，吃了幾只點心，談了一陣天，在海牙消磨了我第一個夜晚。在廳的一角，樂聲起了，To van de Sluis 女士與 Barend Randen 出來唱歌，唱了英國歌，愛爾蘭歌，腦威歌，瑞典歌，荷蘭歌，佛來曼歌，法國歌，德國歌，波蘭歌，猶太歌，捷克歌，羅馬尼亞歌，匈牙利歌，意大利歌，西班牙歌。他們婉轉的歌着，像兩隻夜鷹，在六月裏的林子裏叫。歌聲停息了，我同詩人辛卜森 Henry Simpson 與另一個女小說家同車回到海濱來，在冷清清的夜氣中，穿過靜寂的街市，燈光裏只見風吹着樹影動，人也覺得在打寒噤一樣，海牙的夏夜真帶二分寒，歸來是夜深了。

次晨醒來，下樓到餐廳去早餐，玻璃外是無涯的海，潮水輕輕的拍着岸灘，雲低低的浮在藍天上，人在畫圖中。餐後，乘車去赴會，這是六月二十二日，筆會第九屆年會在莊嚴中開幕。地點在武士廳，荷蘭女皇每年在那兒舉行國會開幕禮。我先在樓上筆會的臨時辦公處坐

了一會，領到了徽章及其他文件之類，接着下樓到議場去，看見場內配置好鮮花與綠葉，份外顯得堂皇。長方形的議場，內中是主席台，兩旁是座位，容得下好幾百人。場內懸掛得有各國國旗，我抬頭探望，看見青天白日滿地紅的中國國旗也在裏面，纔算放心了。時間到了，最初是奏樂，樂聲停息後，荷蘭內閣總理登台致詞，代表荷蘭政府及人民對我們表示歡迎。接着是荷蘭筆會會長布敦斯 P. O. Boutsma 登台致歡迎辭，他代表我們的荷蘭同志們陳述意見。最後是約翰·高士華登台致答辭，他的聲音還是像去年一樣的美，他的演辭是一篇好文章，辭藻修飾得很合度，偶爾帶一點談話，使人聽了覺得這真不愧是一個有天才的人所講出來的話。勉強譯出來是：——

「我可以說，我們是欣幸的發見了我們自己在这小而偉大的國度裏。在全世界上，也許沒有一塊土地，從它歷史的立場與人民的性格上，具有這許多優點，如像這一立方寸的荷蘭。倘使上帝造就了世界，人造就了荷蘭，我們知道創造的困難與現在的結果，誰能說是上帝或是人造得最好？」

無論如何，我們筆會同人在此地聚會，是因為現在世界上還需要許多事物，可是照我們的觀察，荷蘭却并不需要什麼；除了——我們應得怎樣說——一堆堆疲倦了的光榮的塵土用了山的名字走。（譯者按荷蘭國小，近正進行填海工程，擬以填成陸地開闢新省，高氏語意指此。）

在一切趨向於標準化與形式上一致的時期，我們興奮的發見了自己在一個保存着它的空氣與尊嚴的國家內，因此一個人應得，但是我怕不是這樣，保存着他靈魂的尊嚴。荷蘭國頑強的個性，像一個島在大同主義新生的海裏。

你可以想到，先生，這是筆會一個會員的老話頭。但是着重的經過了國家主義與愛國心，我們筆會同人，希望達到國際友誼的理想。因為經過了我們各自對於我們國家的愛，我們了解，至少纔能去了解別人應得具有的對於他們國家的愛。這是我們中間的鏈環。這回我們的第九屆年會發見了我們的團體比從前更加團結。我將不再多說我們的目的，我們的工作，或是我們的優點，我們自有我們的工作與優點。

祝詞最好留在筆會公宴裏，那兒我們一定被好幾種語言祝福，約有二十個全比我善於辭令的演說者。真的，筆會的公宴常使我追憶到我們英國舊時的兒歌：

「唱個六辨士的歌，一滿袋的麥，

二十四隻黑鳥烘成一塊饅頭。

當饅頭裂開時，黑鳥兒開始唱，

這豈不是一碟美物獻給皇帝？」

讓我作一個簡短的報告，倘使這不算是小聰明，至少可以當做一個盛會的開場。

讓我說，在這世界著名的城市海牙，我們找到了著作家理想的聚會地點，他們希望

增進國際間的文學交換，發揚國際間的友誼，他們已有世界和平與親善在心裏。或者我們著作家只是做着夢，夢想到增進文學智識的領域與滅除國際誤解的障礙，我不知道。

但是，先生，夢是生命的詩章，我們應得被饒恕，倘使我們沈溺了一點夢。不朽的詩人曾說過：

「我們是被夢做成的東西，
我們的小生命是被睡眠包圍。」

我們一定得各自向着善的方面用着不同的方法工作起去，使得人類的夢境快樂，不被睡魔纏繞。

無論如何，我們筆會同人應得把眼睛集中在國際友誼的太陽上，不讓低低的雲層來氣餒我們。

現在，先生，我代表本屆出席各筆會感謝你，並且經過你感謝這個城池與你的國家，爲了它們賜給了我們以熱烈與殷勤歡迎。」

在每個人演說完畢之後，樓上的樂隊奏起樂，唱着荷蘭的古歌，歌聲很壯，荷蘭人雄偉的氣魄好像全蘊藏在歌聲裏。我們一共聽了好幾首歌，幾乎這全是乞歌，發源於荷蘭人反對西班牙人的八十年戰爭時，所有的荷蘭人全知道這些歌，他們唱着這些歌時，份外能夠鼓舞

出他們的精神。開幕禮在歌聲裏開始，又在歌聲裏完結了。

中午荷蘭筆會邀請我們到議場附近的雙城旅館午餐。未入席前，道生，司各德夫人交給我一張她的相片，說是這是送給中國筆會的，我向她致了謝意。一所大廳裏，陳設了許多席次，坐滿了人羣，空氣裏混雜着花香，酒香，茶香與肉香，笑聲與語聲交織着像一條練子，把彼此間的友誼維繫得更穩固。一個快樂的午餐。餐後，遇着一個新朋友約翰·黎特爾 John Kuitel，他對我說，他是生在印度的，因此他對於東方極有同情。他說他討厭歐洲人，因為他們全有着很大的習慣，遠不及東方人勤苦耐勞，具有偉大的精神。他說：「現在一般歐洲人，總說中國亂，其實，我看歐洲的各國不過等於中國的各省，中國各省在亂，歐洲各國何嘗不在亂？」接着又說：「我看在歐洲現在的政治家中，就找不出一個列甫，一個甘地，或是一個孫逸仙。」他是一個小說家，小說在倫敦出版，夏秋往瑞士住居，冬天到北菲去寫文章，看他那樣子，倒很像一個有特別性格的人。

下午兩點鐘，開第一次會議。高士華綏提議舉荷蘭作第一次會議主席，比利時作第二次會議主席，匈牙利作第三次會議主席，全場一致通過。這回到會的國家約有三十二個：德意志，美利堅，英吉利，阿真廷，澳洲，奧大利，比利時，保加利，加利福尼亞，加拿大，中國，蘇格蘭，Esthonia 丹麥，芬蘭，法蘭西，荷蘭，匈牙利，愛爾蘭，Irelande，意大利，俄羅斯拉夫，Lattonie，巴力斯坦，波蘭，葡萄牙，羅馬尼亞，捷克斯拉夫，猶太，

瑞典，瑞士，腦威。缺席的是南非洲，墨西哥，西班牙等。總書記赫爾曼。沃爾德登台報告一年來會務，用簡單的統計表示會務的發達，最重要的是在澳洲與土爾其新成立了兩個筆會。克勒米歐代表世界筆會行政委員會提出世界筆會約章草案，要求大會加以通過。逐條討論下去，辯論很激烈，直到第二次會議始完全通過。約章共十二條，大約不外申明宗旨，組織權利及義務的規定等。會務既一天比一天發達，着實需要一個根本大法，以免團體渙散。內中關於各筆會在世界筆會內的表決權，規定每會有一表決權，但如該會所在地人口在二千萬者，得以每增一千萬人或五百萬人以上增加一表決權，但額外表決權不得過三，總計每會最多只能有四個表決權。討論到這條時，我曾起立發言，大意是主張各筆會應當立於平等地位，因為我們筆會不是一個政治團體，不能按照國家大小來定表決權的多寡。接着敘果斯拉夫，Letonie，以及其他小國家的代表均地立贊同并稱讚我的意見。可是贊成維持原案的人也有他們的理由，理由中的一個是人口多的國家，作家也多，故表決權亦應增多。經過幾番激烈的辯論後，主席提出付表決，因為贊成維持原案的人較多，所以照原案通過。第一次會議散會。

下午五點鐘，大眾往動物園去赴海牙市政府的茶會，一走進園門，便感到一種和諧的空氣，鸚鵡與其他的雜鳥都轉動了歌喉向着我們打招呼。在一個飾着鮮花與草木的大廳裏，海牙的市長向我們朗誦他的歡迎辭。辭畢後，開始進茶點，新與舊的朋友一齊談着天，直到與

盡了纒散。

晚間七點三十分往 Zeijlpoort 戲園劇觀，這一晚的戲是特別爲着筆會演的。最初表演爪哇跳舞，出來舞的是幾個爪哇人，配着爪哇土樂，接連舞了幾幕。在我看來，一點也不覺得有趣，這幾個爪哇人的跳舞只有一點像中國舊戲裏的走台步。在他們跳舞的人固然是「商女不知亡國恨」，在荷蘭人也許是想顯耀他們殖民的功勳。第二幕戲是「好希望」，是從荷蘭最大戲劇家赫耶曼 Herman Heyermans (1864—1924) 的傑作裏選譯出來的一個。這是荷蘭最著名的戲劇之一，不僅在國內，在國外亦甚著名。三十年前寫下這劇本，雖則到現在已沒有什麼新奇，可是看去還是很好。這部海上的悲劇在荷蘭劇場裏是一部好東西，很能表露出荷蘭人整個的心情。著者的警語：「魚的代價是太貴了。」還在嘹亮的響。劇台美仍未失去。一個歌裏飽含着希望與期待，爭鬥與痛苦，職務與哀戚。今晚戲裏的女主角是一個著名的女優，自從一九〇一年便演這本戲，現在因爲年紀老了，非遇重要節日或是其他典禮時，不肯登台。最後的戲是 De Brulloft Van Kloris en Roosje (克諾里與儒瑟的結婚)。自從兩個世紀以來沒有一本荷蘭戲劇是像這本歌舞笑劇一樣普遍，它表現一個農夫的結婚與單純的愉快心情。這是十七世紀末一個無名作家寫的，劇裏的音樂也是一個無名音樂家的製作。一七〇〇年前一點這本戲第一次出演，此後幾乎每年有人演這本戲，荷蘭的大戲院大多在正月初演這本戲，當做正戲完後的餘興。在荷蘭京城，這本戲常在悲劇 Grashrocht Van

Aemstels之後演出，荷蘭人每把這戲當做他們第一次對於戲的印象，許多小孩子被大人帶了去看。遇着這個時候，所有年青的男女戲子都笑嘻嘻走出台來，有的唱歌，有的跳舞，新郎的父母是被著名演員表演。幾百年相沿的風俗與習慣成了這一本關於田野節日的戲，現在加進了一段新的插話，新郎的父母在吃酒的客人未到前的對話，述說的是當天的事，把筆會也扯了進去，更是覺得滑稽。戲完結時已近中夜，接着就到戲園的廳裏去赴荷蘭政府的宴。這個廳并不大，可是正因為它不大，人在裏面倒像份外覺得熱鬧些。酒肴陳列在桌上，任人去取食，燭光熊熊的燃着，刀叉聲與談笑聲像海裏的夜瀾。音樂聲起時，興緻好的還起立跳舞。夜深了，各人纔分散。

二十三日第二次會議。世界筆會約章通過後，高士華綏當選任世界筆會會長，本來大衆舉他作終身任，但他很謙遜，表示願接受一年。關於筆會設立世界文學獎金的事，去年在華爾沙的年會會議決在本屆年會開會前，各筆會應將候獎作品選出，到一九三二年時由世界筆會宣布比賽結果。去年十一月五日執行委員會在倫敦開會，會議定各筆會應替得獎著作在各該國覓一出版家。克勒米歐曾表示彼願在法國方面，不但替得獎著作，同時也替其他未得獎著作，設法出版。我們中國這回沒有選送作品候獎，在我個人覺得是一切憾事，只望下次我們不要錯過機會，同時也希望祖國的作家們努力前進，能夠在這一二年內，創造出幾本新的驚人的作品。去年得諾貝爾文學獎金的 Sinclair Lewis，他的白壁德 Babbitt 據說可以代

表兩百萬的美國人。高士華梭的 Forsytes 也可以代表不少的英國人。我想：我們中國的作家要是能夠體會到整個民族的靈魂深處，發見出我們這一個民族的優點與弱點，抓住我們這一個民族的幾種基本概念，那怕我們不會寫出幾本可以代表兩萬萬中國人，三萬萬中國人，或竟是四萬萬中國人的作品？波蘭筆會曾建議由世界筆會請求國際聯盟捐助一筆基金，每年以十萬瑞士佛郎（約十萬華圓）作獎，這件事尚在進行中，將來或許能夠實現。

下午三點鐘，大家擁上汽車，經過 Delft 向着諾特達姆進發，沿途經過的地方有人解釋。古老的教堂與繁榮的市鎮，青青的原野與縱橫的河流，轉動的風輪與輕靈的白帆，都能引人入勝。四點多鐘到了諾特達姆，先到市政府休息，市長出來致詞歡迎。接着由市政府招待登上一隻小輪，參觀海口，碼頭，船塢等物。這是歐洲的一個大海港，往來的船隻很多，河裏的景物有幾分像上海的黃浦江，不過黃浦江似乎比這條河小些。因為萊茵河 Rhine 與麥斯河 Meuse 流到荷蘭入海及北海的關係，荷蘭人早就在國際商業中佔了重要地位，同時他本國的農產品與工業品也能得着出口。聽人說，諾特達姆有不少的華僑，我們中國人在國內受着天災人禍，不能謀生，千辛萬苦的逃到外國去，往帝國主義的鐵蹄下討生活，其痛苦沒有人注意，有冤鬱也無處伸訴。在船進了茶點。六點多鐘到了 St. Jans 船上，諾特達姆聯合船公司請在船上晚餐。未入席前，大家在甲板上談着天，有很多人同我說他們希望將來能夠坐着船到中國去開會。我對他們說，我們中國人很希望你們去，只是現在我們還不能夠邀請

你們，我們忙着革命，忙着安排我們國家的秩序，總得要有一天，我們中國政治與經濟上了軌道，我們纔能夠來請你們。他們說他們要是能夠早一天去中國，更於他們是一種幸福。在他們有的人的幻想中，中國是一個天國，一個樂園，却不知道天國與樂園已變成了地獄，偉大的古文明已經破壞無遺。我只慚愧。後來到膳廳裏入席，我同幾個匈牙利朋友坐在一起。先是主人起立致歡迎辭。接着是高士華綬起立致答辭，他說他很希望這隻船的機器出一點毛病，立刻動起來，可以把我們載走，載到我們所不知道的地方去。他同時說明他因為有事，今晚得同他的夫人坐夜車回倫敦，向大眾表示了先去的歉意。他究竟爲着什麼事先走？據我知道，是因為他明天要到牛津大學去接受榮譽學位文學博士，不得不離開了我們早走。筵席散後，大眾乘車回來，望着天際的明月，看看夜色下的村落與閃爍的燈光，涼風裏，夜深了。

二十四日晨最後一次會議，五個國家的代表報告他們本國文學狀況以及外國文學在他們國內的影響。這五個國家是愛爾蘭，冰島，意大利，Lithonia，巴力斯坦。這種報告很有趣，雖則很簡單，但很可以使我們明瞭各該國的文壇情形，同時可以結論到各國間的文學交換是一件有利而無弊的事。捷克斯拉大代表康賴德 Edmund Konrad 提議大眾起立靜默三分鐘爲去年死難同志波蘭詩人葉士茫 Julian Ejsmond 誌哀。這是一個可愛的詩人，去年在提可攀納的海眼湖邊，我們曾記住他的音容，可是就在歸途中，我們在湖邊聚會的一點

鐘後，他却因為汽車出事喪了命。在靜默中，我們閉着眼，跳動著心，想到一個詩人的慘死，從生命的源頭又滴出幾點真實的淚。在其他零碎的議案討論之後，筆會的第九屆年會在圓滿的工作中閉了幕。十二點半，各人分赴各人被邀請的家庭裏午餐。我到的地方是惠斯特曼 Westman 先生家裏，他曾經在兩年前去遊歷過中國，家裏陳設着不少中國東西。席間他起立致詞：「我的祖父是一個詩人，我的父親是一個詩人，我的兒子是一個著作家，只有我自己不是一個文人。」他的兒子接着說：「爹爹，你曾經作個新聞記者呀！」後來他取出他祖父的詩稿給我們看，古舊的冊頁上恍惚還存留着過去詩人的聲音，只可惜我們不懂荷蘭文，未能領略其中的奧妙。在園子裏走動了一會，我們纔謝辭了主人回來。下午三點鐘乘車遊覽海牙街市，并參觀博物館。街市很整潔，博物館裏是阮白朗 Boelbante 的畫最使我讚歎。看完了博物館回來，走進旅館門時，恰巧克勒米歐同他的夫人正預備出去，他們約着我再出去看一個私家收藏。這兒陳列的東西，大部份是汪訶 Van Cogh 的畫。汪訶的畫可以分作兩期看：他第一期裏的畫帶着濃厚的憂鬱色彩，描寫的是人間苦：織布的人，行乞的人，吃洋山芋的人，街頭巷尾的人，無賴的人，或是破舊的房屋，簡單的傢俱，零落的杯盤，不豐富的食物，都常在他的畫裏。第二期裏的畫却帶着猛烈的熱情，色調變得非常生動，好像火一樣的熱，太陽光一樣的亮。到了他晚年近瘋死時的作品，筆調變為輕浮，令人看了覺得有幾分飄飄欲仙的樣子。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汪訶的畫，無論是第一期第二期或是晚

年，全是他的生活與思想的反映。我們可以證明藝術家要有了怎樣的思想與生活，然後纔有怎樣的畫。不然，世間上摹倣汪訶的人這樣多，何以汪訶還是照樣的偉大？這原因是因為摹倣汪訶的人沒有汪訶的思想與生活，只是知道東施效顰，怎麼能像汪訶一樣的有成就？荷蘭人不常出大的文學家，但是他們常有偉大的畫家，自從十七世紀到現在，沒有一天缺過人材。看完了畫，我們三人滿意的回來。

夜裏九時，筆會舉行公宴，地點就在我住的旅館樓下大廳裏。這個宴會裏到的人大約有三百，各人按着排好了的席次坐下。席上供養着鮮花，燈光亮得來像幾千只火把，再往窗外望去，海上的晚霞還不會消滅。席中間，荷蘭方面的主人起立致詞，接着是荷蘭內閣總理演說，接着是筆會創始人道生·司各德夫人演說，接着是各國代表演說。輪到我時，我從掌聲裏起立講了以下的話：

「主席先生，太太們，先生們：

在我未當着這一個盛筵說話以前，我得向你們說，我是怎樣的被感動，這留給我們的可愛的歡迎。我得感謝荷蘭筆會，爲了它懇切的邀請與熱烈的招待。我更祝賀主持的人，他們是這樣的盡心勞力，使得這回的年會成功。

缺席了前七屆的年會，中國在今天第二次來參加筆會的結合。在各國筆會中，中國筆會算是最年青的一個，可是中國已早創造了并保持着筆會的精神與優美的理想。我們

的目的，無疑的，是保護作家權利，增進作家力量，與保持永久和平以維持世界正義。中國是一個有極端愛護和平的人民的國家。二千年前，我們的先哲孔子就教訓了我們：「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不僅和平的需要可以從一切中國人的心裏尋找出來，便是在古時，已有了著作家的團體如像現在各國的筆會。中國在那個時候，一般人說「以文會友」。爲了實行這一個觀念，中國著作家常常聚會，選擇一個地方，約定一個日期來會合，其目的正同二十世紀的筆會年會一樣。詩人與文人的集會或在高山上，他們在天空下，在團圓的月夜裏設着宴，他們圍繞着一個水塘坐下，把酒杯安放在水上，讓風把酒杯吹走，帶到誰的面前誰就得飲。這種宴會或在江河上，他們駕扁舟放乎中流，他們喝着酒，吟着詩，奏着音樂。他們從初夜流連到天明。倘使這種會合是在秋天，他們到鄉野裏，圍坐在一團，談論着，喝着酒，看着菊花，同時風捲着落葉蕭蕭墮地。在我的故鄉，有一個著名的井，在井畔古時曾經居住過一個女詩人，她常邀請一般文人到他的家裏喝茶，燒茶的水便從那井裏取出。這些事蹟全可以證明中國人常常實行筆會的思想。

你們都知道中國是一個最古的國家，它有最偉大的文明與最長遠的歷史。中國的詩人歌詠出他最初的詩篇還在荷馬歌詠「依里亞德」與「奧特賽」以前。中國文明從來不曾接受過外來文明的影響，除了在唐朝，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引起了一個大影響，從那時

起，中國文明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最近如一九一九年中國的文藝復興，是受了歐洲文明的影響。我希望，不會了解中國文明的人應當在其國家內加以研究，以趨於融會貫通。東西各國間文明的調和，是一座奠定世界永久和平的基石。

我舉起杯來，太太們，先生們，我們飲下去，祝福筆會的創始人道生，司各德夫人，對她表示我們承認這偉大的工作是被她做了完成。

各國代表依次演說，有的是寓意很深遠，有的是措辭很滑稽，有的很冗長，有的很簡短，直到各人講完時，筵宴纔告終。在另一個廳裏，奏起了音樂，幾十對舞伴一直舞到夜深。我同美國代表達喜爾 Alfred Dashiell 與他的夫人立在一角談話，我問他們美國文壇狀況如何，他們告訴了我。達喜爾夫人對我說，她的母親曾經到過中國，她的哥哥在北京，她很久便夢想到中國去。最後我帶着倦意回到房裏安睡。

二十五日晨十時，自海牙乘專車往亞姆斯特達姆 Amsterdam 進發，十一時到。先往卡爾登旅館，在汽車裏，一個德國朋友同我說，我纔知道我們去年在華爾認識的那個青年女詩人 Nata Kuczyrska 已經在今年春天嫁人。這位德國朋友說：『她很可愛，她兩隻眼睛像兩個太陽。』在默然中，我祝福她。在卡爾登旅館找着了荷蘭筆會預先替我留下的房間，先進去休息了一會。旅館裏因為筆會同人來臨，特送花表示歡迎。每間房裏供着一瓶淡黃的玫瑰，香氣很濃郁，擾着夜來的夢魂。午餐後，應亞姆斯特達姆市政府招待，乘車遊覽全市，

縱橫的運河交織着這繁華的都會，水上倒映着橋影，樹影，人影，以及兩旁的房屋，隨處皆像畫圖。這兒房屋的特點是每間屋前面靠頂的地方伸出一塊木頭或是一塊鐵，上面吊着鐵鈎，我初看不明白這是什麼東西，後來經人解說，纔知道這個東西的用處所在。原來此地的房屋建築，大概內部樓梯很狹小，搬運東西上樓很不方便，所以每家人在屋前面伸出一塊木頭或是鐵，上面吊鈎，遇着要搬東西上樓時就借助鐵鈎用繩子吊上樓來。車子經過工人區時，看見屋前或是窗口都掛着紅旗，後來問明白時，知道兩天前這兒的市選，共產黨在議會裏增加了議席，所以他們懸旗慶祝。最後車到了一個公園 Vondelpark，應亞姆斯特達姆的茶會。在露台上，我們坐着，浴着和暖的陽光，看着園裏的樹木花草，隨意的談了一陣纔回來。

夜間到 Rijksmuseum 博物館裏去，應荷蘭筆會的邀請便餐，并看館內陳列的圖畫，有幾大幅是阮白朗的作品。阮氏的作品在十七世紀時是一種革命的畫，他反對古典主義，反對因襲，一種偉大的氣魄還存在，并不因為時代變了減低他的價值。同時幾十對男女穿着荷蘭古裝來給我們看，農家女，漁夫，獵人，十七世紀的，十八世紀的，十九世紀的，凡是我們曾經在圖書裏看見過的人物到這時都活躍在眼前。舊的朋友，新的朋友，快樂的又聚會了一夜。

二十六日晨從中央車站乘專車出發，十時半到了 Eindhoven。下車來，看見了海。荷

蘭的海比陸地高，有的運河也高於陸地，然而他們決不會有水災，原因是他們的堤防很堅固，那怕陸地比水低，他們還是能夠安居樂業。在Ienkhuisen上了船，今天的日程是參觀荷蘭的填海工程與Markon島。荷蘭因為國家小，人口增多了無從發展，於是想到了填海這一途。他們所要填的一個海，在希臘與羅馬時代本是一塊陸地，後來因為地震關係沉進了海。但是這個海還不怎樣深，同時驗得海底的土質是泥不是沙，還適宜於耕種，所以荷蘭人決定填海。他們填的方法是用着精密的測量，在海裏打一條直線，預備築起堤來把海截斷。可是海裏的泥土是隨時移動的，把石頭沉下也可以被水沖得動，他們想出了一個法子，先用木材樹枝之類的材料沈進海裏，這樣泥土可不再流動，再用石頭及其他堅實的材料堆在上面，把堤築在水平線以上。堤築成了，用機器把堤內的水吸往堤外去。最深的地方讓它變做幾個湖，再借助天然雨量逐漸把湖內的鹹水變做淡水，將來這些湖對於農事方面是一種水利。他們預備填的地方有三部份，此刻已有一部份約二百餘平方基羅已填好，還有一部份約數百平方基羅，及另一大部份約二千餘平方基羅未填好。將來三部份完全填好時，可變做幾個新的省份，足以容納許多居民，尤其對於農業可以大發展，誰說人工戰不勝天然？船最初沿着堤邊走，一片新闢的陸地直伸到天邊，目前雖則是一片荒涼，看不見人煙，安知數十年後不是一個安樂鄉，黃土變做青的草原，樹長到成林，麥浪像海上的波濤，風輪日夜抽着水，牛羊在晚鐘裏歸欄，人在繁華的村落與豐登的田園裏過日子。荷蘭是一個地勢低濕的國家，常常下

着雨，天上不時浮着灰暗的雲層，但是我們這幾天的運氣特別好，看見的是青天白雲，美麗的陽光更替海鏡上了一層金。我們羣集在甲板上，對着茫茫的天海，看看來往的海鳥與白帆，我們感到美。幾個樂師穿着荷蘭的土裝，在甲板上奏着各種調子，我們中有許多人就在甲板上跳舞，大家都好像沉醉似的，忘却了這一年來創作的疲勞。有的圍坐着，站着，轉動着，隨意的談着天。我同林其 Arthur Lynch 講到中國時，他說他在十幾年前，在班樂衛與羅素被聘到華講學以前，本來接受了北京方面的聘，後來因為受了中國政治變動的影響，結果未走成。他是愛爾蘭人，在愛爾蘭自由邦未成立以前，他是英國下院裏的一個愛爾蘭議員。一九一一年中國革命後，他在英國國會裏第一個提出承認中華民國的議案，後來他的提案被通過，英國政府纔承認中國的新政府。他不僅是一個文學家同時也是一個科學家，他是現代反對愛因斯坦相對論最力的人，反對理由是怎樣，因為這種東西太專門了，我們門外漢不能了解。中飯在船艙裏吃，薄的肉片像天上輕鬆的雲彩，一剎時已被微風吹散。我們吃完了飯，再上甲板去，直玩到下午纔到 Marken 島，島上有漁村，村裏共有幾十家房屋，岸邊停泊着幾十隻漁舟，大概都是屬於島上居民的。我們走進他們的矮下房屋裏去參觀，看見有的床像一只大木匣子，上下都是木板做的，左右方及後面也是木板，只有一面進出，還有一面帳門。房裏的陳設也是很簡單的，但他們的生活看上去似乎很安定。房屋的建築材料大部份用木，沒有修飾，反映出他們天性的樸實。因為島上的人早知道我們今天要去，他們都

穿了土裝出來接待，女的穿着花花綠綠的衣服與大的裙子，看去很美麗，就像圖畫裏的人一樣。我們在村裏走了幾轉，有的買了點零碎的紀念品，有的購飲了幾杯酒水，有的特別去買了魚吃，直到船上的汽笛響了，纔相率回到船上來。船開回去，直到亞姆斯特達姆，再停泊時已經黃昏。

晚上，到 Trianon 咖啡店去赴握別會，在一個大廳裏，早已聚滿了人羣。這是最後一夜了，明朝天明時，大家又得登程往着東西南北去。必須經過一年的參商，明年此時，纔能大家聚會。荷蘭筆會的人再向我們致了謝意，謝謝大眾的來臨。克勒米歐代替我們述答辭，同時他提議用大眾名義打一個電報去賀高士華綬接受了牛津大學的榮譽學位，一致拍手通過。我在場裏遇着一個荷蘭的出版家，我問他荷蘭出版界的情形，知道他們對於國外文學的介紹很起勁，不過因為國家小的關係，銷路很受限制，而銷路中最壞的是詩，有的詩只能銷幾百本。本來詩不是任何人可以寫得出的東西，尤不是任何人所能讀得懂的東西，所以現在世界各國，詩的銷路都不好。但詩人並不是因為有人讀他纔寫詩，只要他到了不能不寫時，他的筆底自然會走漏出美麗的字句寫詩來，所以詩的命運決不會頹敗。在每一個時代，銷路最好的是那些能夠迎合社會心理的作品，但這些作品只是庸俗的東西，時間的潮流可以在五分鐘內把它們吞進無底的海裏，只有偉大的作品纔像高山一樣的站得住腳，那怕你凶惡的海濤打着他的岩石，然而他還是一動也不動。這位出版家對我說他們很想多介紹中國文學，只是

無從着手，英法文的中國文學譯品就不多見，所以很難找着一個介紹的機會。他說：「你們中國文學本來就是偉大，現在自然更有許多新的傑作，你們怎麼不想法介紹一點給我們。」我推說中國文字太難，翻譯不大容易，但心裏却想說：「先生，你還不知道麼？我們中國文學的黃金時代已過去了，現在新興的文學還幼稚呢。」樂聲起時，這位出版家對我說：「你喜歡跳舞麼？要是喜歡，可以同我的女人一起去跳。」我說我不會跳，接着他向我道了一聲歉，同他的夫人跳進舞場去了。最後我們這一羣彼此擺着手，悽然的各自道着再見，先後的走出了咖啡館。我穿過夜靜了的街頭，再走過幾座橋，從水影燈光中再回到旅館。我在亞姆斯特達姆最後的一夜，又在玫瑰花香的夢魂中度去。

正式的會期在二十六日完結。二十七日下午本來還有旅行。我們到會人中女的被 *De nederlandse Vrouwenclub* 請到 *Gooi* 去聚餐。男的被 *Nederlandin den Vreemde* 請到 *Natuurpark* 去玩，在著名的城堡 *Nyenrode* 裏茶會。這兩處地方都在郊外。我因為幾日來開會疲乏了，所以想先走，在早上我便離開了亞姆斯特達姆動身回巴黎。我憑着車窗，望着這一塊青天，一塊地，說一聲：「再會罷，荷蘭。」

哭 摩

小曼

我深信世界上怕沒有可以描寫得出我現在心中如何悲痛的一支筆。不要說我自己這支輕易也不能動的一支。可是除此我更無可以洩我滿懷傷怨的心的機會了，我希望摩的靈魂也來幫我一幫。蒼天給我這一霹靂直打得我滿身麻木得連哭都哭不出，混身只是一陣陣的麻木。幾日的昏沉直到今天才醒過來知道你是真的與我永別了。摩！慢說是你，就怕蒼天也不能知道我現在心中是如何的疼痛，如何的悲傷！從前聽人說起「心痛」我老笑他們虛偽，我想人的心怎會覺得痛，這不過說說好聽而已，誰知道我今天才真的嘗着這一陣陣心中絞痛似的滋味了，你知道麼？曾記得當初我只要稍有不適即有你聲聲的在旁慰問，咳，如今我即是痛死也不再沒有你來低聲下氣的慰問了，摩，你是不是真的忍心永遠的拋棄我了麼？你從前不是說你我最後的呼吸也須要連在一起才不負你我相愛之情麼？你爲甚不早些告訴你是要飛去呢？直到如今我還是不信你真的是飛了，我還是在這兒天天盼着你回來陪我呢，你快點將未了的事情辦一下，來同我一同去到雲外去優遊去吧，你不要一個人在外逍遙，忘記了閨中還有我等着呢？

這不是做夢麼，生龍活虎似的你倒先我而去，溜着一個病懨懨的我單獨與這滿是荆棘的

前途來奮鬥。志摩，這不是太慘了麼？我還留戀些甚麼？可是回頭看看我那蒼蒼白髮的老娘，我不由一陣陣只是心酸，也不敢再羨你的清閒愛你的優遊了，我再那有這勇氣，去丟她這個垂死的人而與你雙雙飛進這雲天裏去圍繞着燦爛的明星跳躍，忘却人間有憂愁有痛苦像隻沒有牽掛的梅花鳥。這類的清福怕我還沒有緣去享受！我知道我在塵世間的罪還未滿，倘有許多的痛苦與罪孽還等着我去忍受呢。我現在唯一的希望是你倘能在一個深沉的黑夜裏，靜靜淒淒的放輕了脚步走到我枕邊給我些無聲的私語讓我在夢魂中知道你！我的大大是回家來探望你那忘不了你的愛着了，那時間，我決不張皇！你不要慌，沒人會來驚擾我們的。多少你總得讓我再見一見你那可愛的臉我才有勇氣住下過這寂寞的歲月，你來吧，摩！我在等着你呢。

事到如今我一些也不怨，怨誰好？恨誰好？你我五年的相聚只是幻影，不怪你忍心去，只怪我無福留，我是太薄命了，十年來受盡千般的精神痛苦，萬樣的心靈摧殘，直將我這顆心打得破碎得不可收拾到？今天才真變了死灰的了也再不會發出怎樣的光彩了。好在人生的刺激與柔情我也會嘗味，我也會容忍過了。現在又受到了人生是最可怕的死別。不死也免不了柔樵萎的花瓣再見不着陽光曬也不見甘露漫了。從此我再不能知道世間有我的笑聲了。

經過了許多的波折與艱難才達到了結合的日子，你我那時快樂直忘記了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也忘記了世界上有憂愁二字，快活的日子過得與飛一般的快誰知道不久我們又走進愁

城。病魔不斷的來纏着我，牠帶着一切的煩惱，許多的痛苦，那時間我身體上受到了不可言語的沉痛，你精神上也無端的沉入憂悶，我知道你見我病身呻吟，轉側床第，你心坎裏有說不出的憐惜，滿腸中有無限的傷感，你雖慰我，我無從使你再有安逸的日子，摩，你爲我荒廢了你詩意，失却了你文興，受著一般人的笑罵，我也只是在旁默然自恨，再沒有法子使你像從前的歡笑誰知你不顧一切的還是成天安慰我，叫我不要因爲生些病就看得前途只是黑暗，有你永遠在我身邊不要再怕一切無味閒論。我就聽着你靜心平氣的養，只盼着天可憐我們幾年的奮鬥，給我們一個安逸的將來，誰知到如今一切都是幻影，我們的夢再也不能實現了，早知有今日何必當初你用盡心血的將我撫養呢？讓我前年病死了，不是痛快得多麼？你常說天無絕人之路，守着好了，那知天竟絕人如此，那兒還有我可以平坦着走的道兒？這不是命麼？還說甚麼？摩，不是我到今天還在怨你，你愛我，你不該輕身，我爲你坐飛機，吵鬧不知幾次，你還是忘了我的一切的叮囑，瞞着我獨自飛上天去了，

完了，完了，從此我再聽不見你那囁咕小語了，我心裏的悲痛你知道麼？我的破碎的心留著等你來補呢，你知道麼？唉，你的靈魂也有時歸來見我麼？那天晚上我在朦朧中見着你往我身邊跑，只是那一霎眼的即不了，等我跳着，叫著你，也不再見一些模糊的影子了，咳，你叫我從此怎樣度此孤單的幾月呢，真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响，蒼天因何給我這樣慘酷的刑罰呢！從此我再不信有天道，有人心，我恨這世界，我恨天，恨地，我一切都恨，

我恨他們爲什麼搶了我的你去，生生的將我們顆碰在一起的心離了開去，從此叫我無處去摸我那一半熱血未乾的心，你看，我這一半還是不斷流着鮮紅的血，流得滿身只成了個血人，這傷痕除了那一半的心回來補，還有甚麼法子叫她不滴滴的直流呢，痛死了有誰知道，終有一天流完了血自己就枯萎了。若是有時候你清風一陣的吹回來見着我成天爲你瀉血的一顆心，不知道又要如何的憐惜何等的張皇呢，我知道你又看直着兩個小貓似眼珠兒亂叫亂叫着，看一看，的了，我希望你叫高聲些，讓我好聽得見，你知道我現在只是一陣陣糊塗，有時人家大聲的叫著我，我還是東張西望不知道聲音是何處來的呢，大大，若是我正在接近着夢邊，你也不要怕擾了我夢魂像平常們的不敢驚動我，你知道我再不會罵你了，就是你擾我從此不睡我也不敢再怨了，因爲我只要再能得到你一次的擾，我就可以責問他們因我騙我說你不再回來，讓他們看看我的麼還是丟不了我，乖乖的又回來陪伴着我了，這一回我可一定緊緊的摟抱你再不能叫你飛出我的懷抱了。天呀！可憐我，再讓你回來一次吧！我沒有得罪你，爲甚麼罰我呢？麼！我這兒叫你呢，我喉嚨裏叫得直要冒血了，你難道還沒有聽見麼？直叫到鐵樹開花，枯木發聲我還是忍心著等，你一天不回來，我一天的叫，等着我那天沒有了我氣我才甘心的丟開這唯一的希望。

你這一走不單是碎了我心，也收了許多朋友不少傷感的痛淚。這一下真使們感覺到人世

的可怕，世道的險惡，沒有多少日子竟會將一個最純白最天真一個不可多見的人收了去，與

人世永訣。在你也許到了天堂在那兒還一樣過你的歡樂的日子，可是你將我從此就斷送了。你從前不是說要我清風似的常在你的左右麼？好，現在倒是你先化着一陣清風飛去天邊了，我盼你有時也吹回來幫着我做些未了的事情，要是你有耐心的話，最好是等著我將人事辦完了同著你一同化風飛去，讓朋友們永遠只聽見我們的風聲而不見我們的人影，在黑暗裏我們好永遠逍遙自由的飛舞。

我真不明白你我在佛經上是怎樣一種因果，既有緣相聚又因何中途分散，難道說這也有一定的定數麼？記得我在北平的時候，那時還沒有認識我是成天的過着那忍淚假笑的生計。我對人老含着一片至誠純白的心而結果反遭不少人的譏諷，竟可以說沒有一個人能明白我，能看透我們。一個人遭着不可言語的痛苦，當然不由的生出厭世之心，所以我一天天的只是藏起了我的真實的心而拿一個虛偽的心來對付這混濁的社會，也不希望再有人來能真直的認識我明白我。甘心願意從此自相摧殘的快活了此殘生涯知道就在那時候合遇見了你，真如同在黑暗見着了一綫光明，遂死的人又免了一口氣，生命從此轉了一個方面。塵塵，你的明白我，真可算是透切極了，你好像是成天鑽在我的心房裏似的，直到現在還只是你一個人是真懂得我的。我記得我每遭人辱罵的時候你老是百般的安慰我，使得我不得不對你生出一種不可言喻的感覺，我老說，有你，我還怕誰罵，你也常說，只要我老明白你，你的人是我一個人的，你又為甚麼要去顧慮，別人的批評呢？所以我那怕成天受着病魔的纏繞也不再

敢有所怨恨的了。我只是對你滿心的歉意，因為我們理想中的生活全被我的病魔來打破，連累着你成天也過那愁悶的日子。可是二年來我從來未見你有一些怨恨，也不見你因此對我稍有冷淡之意。也難怪文伯要說，你對我的愛的是 *Comp lete and true* 的了，我只怨我真是無以對你，這，我只好報之於將來了。

我現在不顧一切往着這滿荆棘的道路上去走，去尋一點真實的發展，你不是常怨我跟你幾年沒有受着一些你的詩意的陶鎔麼？我也實在是慚愧，真也辜負你一片至誠的心了，我本來一百個放心，以為有你永久在我身邊，還怕將來沒有一個成功麼？誰知現在我只得獨自奮鬥，再不能得你一些相助了，可是我若能單獨撞出一條光明的大路也不負你愛我的心了，願你的靈魂在冥冥中給我一點勇氣，讓我在這生命的道上不感受到孤立的恐慌。我現在很決心的答應你從此再不張着眼睛做夢躺在床上亂講，病魔也得最後與牠決鬥一下，不是牠生便是我倒，我一定做一個你一向希望我所能成的一個人，我決心做人，我決心做一點認真的事業，雖然我頭頂只見烏雲，地下滿是黑影，可是我還記得你常說『受苦的人沒有悲觀的權利』一個人決不能讓悲觀的慢性病侵蝕人的精神，同厭世的惡質染黑人的血液。我此後決不再病（你非暗中保護不可）我只叫我的心從此麻木，不再在鬧世間有戀情，人們有歡娛，我早打發我心，我的靈魂去追隨你的左右像一朵水蓮花擁扶著你往白雲深處去繚繞，決不回頭偷看塵間的作為，留下了我的軀壳同生命來奮鬥等到戰勝的那一天我盼你帶着悠悠的樂聲從一

團彩雲裏腳踏蓮花瓣來接我同去永久的相守，過吾們理想中的歲月。

一轉眼，你已經離開了我一個多月了，在這短時間我也不知道是怎樣的過來的，朋友們跑來安慰我，我也不知道是說甚麼好，雖然決心不生病，誰知一直到現在牠也沒有離開過我一天，摩摩，我雖然下了天大的決心，想與你爭一口氣，可是叫我怎生受得了每天每時悲念你時的一陣陣心肺的絞痛，到現在有時想哭眼淚乾得流不出一點，要叫；喉中痛得發不出聲，雖然他們成天的逼我一碗碗的苦水，也難以補得了我心頭的悲痛，怕的是我懶懶的病體再受不了那歲月的摧殘，我的愛，你叫我怎樣忍受沒有你在我身邊的孤單。你那幽默的靈魂爲甚麼這些日也不給我一些聲响？我晚間有時也叫了頭們走走開，房間不讓有一點聲音，盼你在人靜時給我一些聲响，叫我知道你的靈魂是常常環繞着我，也好叫我在茫茫前途感覺到一點生趣，不然怕死也難以支持下去了。摩！大大！求你顯一顯靈吧，你難道忍心真的從此不再同我說一句話了麼？不要這樣的苛刻了吧！你看，我這孤單的人影從此怎樣的去撞這艱難的世界？難道你看了不心痛麼？你一愛我的心還存在麼？你爲甚麼不响？大！你真的不响了麼？

寸草心

陳學昭女士著

實價 六角半

我們讀過「倦旅」讀過「煙霞伴侶」的人，沒有不知道學昭女士思想之清淡與文字之委婉的。春苔先生爲她畫像，并題「煙霞伴侶」，用清心長有慮。幽事更無涯」之句。

學昭女士今已放洋遊法，將來必有更豐富的文字以饗國人。在此等候期中，我們特請她於啓行前將舊作檢出付印，題名「寸草心」。其中文字大半見於婦女雜誌，新女性及京報副刊，爲大家所愛讀者；再加數篇，則女士久藏而未經發表者。本書請春苔先生設計精印，並有他的插圖多幅。

阿麗思中國遊記

沈從文著

二集實價八角半

長篇小說的創作，現時在中國真是稀貴極了！寫長篇難，而寫得有結構，有見解，有幽默，有嘲諷，……那便難之又難。

「阿麗思中國遊記」是近年來中國小說界極可珍貴的大創作。著者的天才在這裏顯露得非常鮮明，他的手腕在這裏運用得非常靈敏：這是讀了「蜜柑」和「好管閒事的人」更可以看出來的。沈從文先生是用不着我們多介紹的，讀者自己去領略這本小說的趣味罷。

追悼志摩

胡適之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來；

我揮一揮衣袖，

不帶走一片雲彩。

(再別康橋)

志摩這一回真走了！可不是悄悄的走。在那淋漓的大雨裏，在那迷濛的大霧裏，一個猛烈的大震動，三百匹馬力的飛機碰在一座終古不動的山上，我們的朋友額上受了一下致命的撞傷，大概立刻失去了知覺。半空中起了一團天火，像天上隕了一顆大星似的直掉下地去。我們的志摩和他的兩個同伴就死在那烈焰裏了！

我們初得着他的死信，都不肯相信，都不信志摩這樣一個可愛的人會死的這麼慘酷。但在那幾天的精神大震撼稍稍過去之後，我們忍不住要想，那樣的死法也許只有志摩最配。我們不相信志摩會「悄悄的走了」，也不忍想志摩會死一個「平凡的死」。死在天空之中，大雨淋着，大霧籠罩着，大火焚燒着，那撞不倒的山頭在旁邊冷眼瞧着，我們新時代的新詩

追悼志摩

二

人，就是要自己挑一種死法，也挑不出更合式，更悲壯的了。

志摩走了。我們這個世界裏被他帶走了不少的雲彩。他在我們這些朋友之中，真是一片最可愛的雲彩，永遠是溫暖的顏色，永遠是美的花樣，永遠是可愛。他常說，

我不知道風

是在那一方向吹——

我們也不知風是在那一個方向吹，可是狂風過去之後，我們的天空變慘淡了，變寂寞了，我們才感覺我們的天上的一片最可愛的雲彩被狂風捲去了，永遠不回來了！

這十幾天裏，常有朋友到家裏來談志摩，談起來常常有人痛哭。在別處痛哭他的，一定還不少。志摩所以能使朋友這樣哀念他，只是因為他的爲人整個的只是一團同情心，只是一團愛。葉公超先生說，

他對於任何人，任何事，從未有過絕對的怨恨，甚至於無意中都沒有表示過一些憎嫉的神氣。

陳通伯先生說，

尤其朋友裏缺不了他。他是我們的連索，他是黏着性的，發酵性的。在這七八年中，國內文藝界裏起了不少的風波，吵了不少的架，許多很熟的朋友往往弄的不能見面。但我沒有聽見有人怨恨過志摩。誰也不能抵抗志摩的同情心，誰也不能避開他的黏着性。他纔是和事

的無窮的同情，使我們老，他總是朋友中間的「連索」。他從沒有疑心，他從不會妬忌。他這些多疑善妬的人們十分慚愧，又十分羨慕。

他的一生真是愛的象徵。愛是他的宗教，他的上帝。

我攀登了萬仞的高岡，

荊棘扎了爛我的衣裳，

我向飄渺的雲天外望——

上帝，我望不見你！

.....

我在道旁見一個小孩，

活潑，秀麗，藍襪的衣衫，

他叫聲「媽」，眼裏亮着愛——

——上帝，他眼裏有你！

(他眼裏有你)

志摩今年在他的猛虎集自序裏會說他的心境是「一個曾經有單純信仰的流入懷疑的頹廢」。這句話是他最好的自述。他的人生觀真是一種「單純信仰」，這裏面只有三個大字：一個是愛，一個是自由，一個是美。他夢想這三個理想的條件能夠會合在一個人生裏，這是他的「單純信仰」。他的一生的歷史，只是他追求這個單純信仰的實現的歷史。

社會上對於他的行為，往往有不能諒解的地方，都只因為社會上批評他的人不曾懂得志摩的「單純信仰」的人生觀。他的離婚和他的第二次結婚，是他一生最受社會嚴厲批評的兩件事。現在志摩的棺已蓋了，而社會上的議論還未定。但我們知道這兩件事的人，都能明白，至少在志摩的方面，這兩件事最可以代表志摩的單純理想的追求。他萬分誠懇的相信那兩件事都是他實現他那「美與愛與自由」的人生的正當步驟。這兩件事的結果，在別人看來，似乎都不曾能夠實現志摩的理想生活。但到了今日，我們還忍用成敗來議論他嗎？

我忍不住我的歷史癖，今天我要引用一點神聖的歷史材料，來說明志摩決心離婚時的心理。民國十一年三月，他正式向他的夫人提議離婚，他告訴她，他們不應該繼續他們的沒有愛情沒有自由的結婚生活了，他提議「自由之償還自由」，他認為這是「彼此重見生命之曙光，不世之榮業」。他說：

故轉夜爲日，轉地獄爲天堂，直指顧問事矣。……真生命必自奮鬥自求得來，真幸福亦必自奮鬥自求得來，真戀愛亦必自奮鬥自求得來！彼此前途無限，……彼此有改良社會之心，彼此有造福人類之心，其先自作榜樣，勇決智斷，彼此尊重人格，自由離婚，止絕苦痛，始兆幸福，皆在此矣。

這信裏完全是青年的志摩的單純的理想主義，他覺得那沒有愛又沒有自由的家庭是可以摧毀他們的人格，所以他下了決心，要把自由償還自由，要從自由求得他們的真生命，真

幸福、真戀愛。

後來他回國了，婚是離了，而家庭和社會都不能諒解他。最奇怪的是他和他已離婚的夫人通信更勤，感情更好。社會上的人更不明白了。志摩是梁任公先生最愛護的學生，所以民國十二年任公先生曾寫一封很長很懇切的信去勸他。在這信裏，任公提出兩點：

其一，萬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樂。弟之此舉，其於弟將來之快樂能得與否，殆茫如捕風，然先已予多數人以無量之苦痛。

其二，戀愛神聖爲今之少年所樂道。……茲事蓋可透而不可求。……况多情多感之人，其幻象起落劇突，而得滿足得實帖也極難。所夢想之神聖境界恐終不可得，徒以煩惱終其身已耳。

任公又說：

嗚呼志摩！天下豈有圓滿之宇宙？……當知吾儕以不求圓滿爲生活態度，斯可以領略生活之妙味矣。……若沈迷於不可必得之夢境，挫折數次，生意盡矣，鬱邑佗傑以死，死爲無名。死猶可也，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墮落至不復能自拔。嗚呼志摩，可無懼耶！可無懼耶！（十二年一月二日信）

任公一眼看透了志摩的行爲是追求一種『夢想的神聖境界』，他料到他必要失望，又怕『少年人受不起幾次挫折，就會死，就會墮落。所以他以老師的資格警告他：『天下豈有圓

滿之宇宙？」

但這種反理想主義是志摩所不能承認的。他答復任公的信，第一不承認他是把他人的苦痛來換自己的快樂。他說：

我之甘冒世之不韙，竭全力以鬥者，非特求免凶慘之苦痛，實求良心之安頓，求人格之確立，求靈魂之救度耳。

人誰不求庸德？人誰不安現成？人誰不畏艱險？然且有突圍而出者，夫豈得已而然哉？第二，他也承認戀愛可是遇而不可求的，但他不能不去追求。他說：

我將於茫茫人海中訪我唯一靈魂之伴侶；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他又相信他的理想是可以創造培養出來的。他對任公說：

嗟夫吾師！我嘗奮我靈魂之精髓，以凝成一理想之明珠，涵之以熱滿之心血，朗照我深奧之靈府。而庸俗忌之嫉之，輒欲麻木其靈魂，搗碎其理想，殺滅其希望，汙毀其純潔！我之不流入墮落，流入庸懦，流入卑污，其幾亦微矣！

我今天發表這三封不曾發表過的信，因為這幾封信最能表現那個單純的理想主義者徐志摩。他深信理想的人生必須有愛，必須有自由，必須有美；他深信這種三位一體的人生是可以追求的，至少是可以純潔的心血培養出來的。——我們若從這個觀點來觀察志摩的一生，他這十年中的一切行爲就全可以了解了。我還可以說，只有從這個觀點上才可以了解志

摩的行爲；我們必須先認清了他的單純信仰的人生觀，方才認得清志摩的爲人。

志摩最近幾年的生活，他承認是失敗。他有一首「生活」的詩，詩的暗慘的可怕。

陰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

生活逼成了一條甬道：

一度陷入，你祇可向前，

手們索着冷壁的黏潮，

在妖覺的腦髓內搏扎，

頭頂不見一縷的天光，

靈魂燒，在恐怖的黑道下，

除了消滅更有什麼希望？

(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他的失敗是一個單純的理想主義者的失敗。他的追求，使我們慚愧，因爲我們的信心太小了，從不敢夢想他的夢想。他的失敗，也應該使我們對他表示更深厚的恭敬與同情，因爲偌大的世界之中，只有他有這信心，冒了絕大的危險，費了無數的麻煩，犧牲了一切平凡的安逸，犧牲了家庭的親誼和人間的名譽，去追求，去試驗一個「夢想之神聖境界」，而終於免不了慘酷的失敗，也不完全是他的人生觀的失敗。他的失敗是因爲他的信仰太單純了，而

這個現實世界太複雜了，他的單純的信仰禁不起這個現實世界的摧毀；正如易卜生的詩劇 Brand 裏的那個理想主義者，抱着他的理想，在人間處處碰釘子，碰的焦頭爛額，失敗而死。

然而我們的志摩「在這恐怖的壓迫下」，從不叫一聲「我投降了」——他從不曾完全絕望，他從不曾絕對怨恨誰。他對我們說：

你們不能更多的責備。我覺得我已是滿頭的血水，能不低頭已算是好的。（猛虎集自序）

是的，他不會低頭。他仍舊昂起頭來做人；他仍舊是他那一團的同情心，一團的愛。我們看他替朋友做事，替團體做事，他總是仍舊那樣熱心，仍舊那樣高興。幾年的挫折，失敗，苦痛，似乎使他更成熟了，更可愛了。

他在苦痛之中，仍舊繼續他的歌唱。他的詩作風也更成熟了。他所謂「初期的淘蕩性」固然是沒有了，作品也減少了；但是他的意境變深厚了，筆致變淡遠了，技術和風格都更進步了。這是詭猛虎集的人都能感覺到的。

志摩自己希望今年是他的「一個真的復活的機會」。他說：

抬起頭居然又見到天了。眼睛睜開了，心也跟着開始了跳動。

我們一班朋友都替他高興。他這幾年來想用心血澆灌的花樹也許是枯萎的了；但他的同情，他的鼓舞，早又在別的園地裏種出了無數的可愛的小樹，開出了無數可愛的鮮花。他自己的

歌唱有一個時代是幾乎銷沉了；但他的歌聲引起了他的園地外無數的歌喉，嘹亮的唱，哀怨的唱，美麗的唱。這都是他的安慰，都使他高興。

誰也想不到在這個最有希望的復活時代，他竟丟了我們走了！他的猛虎集裏有一首詠一隻黃鸝的詩，現在重讀了，好像他在那裏描寫他自己的死，和我們對他的死的悲哀：

等候他唱，我們靜着望，
怕驚了他。

但他一展翅

衝破濃密，化一朵彩雲：

飛來了，不見了，沒了！！

像是春光，火燄，像是熱情。

志摩這樣一個可愛的人，真是一片春光，一團火燄，一腔熱情。現在難道都完了？

決不！決不！志摩最愛他自己的一首小詩，題目叫做『偶然』，在他的卞昆岡劇本裏，在那個可愛的孩子阿明臨死時，那個瞎子彈着三絃，唱着這首詩：

我是天空裏的一片雲，

偶爾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訝異，

更無須歡喜——

追悼志摩

遺悼志摩

在轉瞬間消滅了踪影。

你我相識在墨夜的上海，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記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這交會時互放的光茫！

朋友們，志摩是走了，但他投的影子會永遠留在我們心裏，他放的光亮也會永遠留在人間，他也不會白來了一世。我們有了他做朋友，也可以安慰自己說不會白來了一世。我們忘不了。和我們

在那交會時互放的光亮！

二十年，十二月，三夜5（同時在北平晨學園發表）

新月詩選

陳夢家編
實價七角

新詩選是少數人以友誼並同一趣向相締結的人，但正的態度謹嚴的律所寫的抒情詩。這裏到新月刊，並這月刊挑選，徐志摩，開一多的方向。這選從北京晨報詩集，邵洵美，方令孺，林徽音，陳夢家，方璋德，梁鎮，孟侃，孫大雨，朱祖，沈從文，楊子惠，朱大楠，劉夢葦等人的詩，是卡之琳，俞大綱，沈祖，邵洵美，方令孺，林徽音，陳夢家，方璋德，梁鎮，孟侃，孫大雨，朱祖，沈從文，楊子惠，朱大楠，劉夢葦等人的詩。

志摩紀念

周作人

面前書桌上放着九冊新舊的書，這都是志摩的創作，有詩，文，小說，戲劇，——有些是舊有的，有些給小孩們擊去看丟了，重新買來的，猛虎集是全新的，襯頁上寫了這幾行字：「志摩飛往南京的前一天，在景山東大街遇見，他說還沒有送你猛虎集，今天從志摩的追悼會出來，在景山書社買得此書。」

志摩死了，現在展對遺書，就只感到古人的人琴俱亡這一句話，別的沒有什麼可說。志摩死了，這樣精妙的文章再也沒有人能做了，但是，這幾冊書遺留在世間，志摩在文學上的功績也仍長久存在。中國新詩已有十五六年的歷史，可是大家都不大努力，更缺少鑿而不舍地繼續努力的人，在這中間志摩要算是唯一的忠實同志，他前後苦心創刊詩刊，助成新詩的生長，這個勞績是很可紀念的，他自己又孜孜矻矻地從事於創作，自志摩的詩以至猛虎集，進步很是顯然，便是像我這樣外行也覺得這是顯然。散文方面志摩的成就也並不小，據我個人的愚見，中國散文中現有幾派，適之仲甫一派的文章清新明白，長於說理講學，好像西瓜之有口皆甜，平伯廢名一派澀如青果，志摩可以與冰心女士歸在一派，仿佛是鴨兒梨的樣子，流麗輕脆，在白話的基本上加入古文方言歐化種種成分，使引車賣漿之徒的話進而成

一種富有表現力的文章，這就是單從文體變遷上講也是很大的一個貢獻了。志摩的詩，文，以及小說戲劇在新文學上的位置與價值，將來自有人公正的文學史家會來精查公布，我這裡只是籠統地回顧一下，覺得他半生的成績已經很夠不朽，而在這壯年，尤其是在這藝術地「復活」的時期中途凋喪，更是中國文學的一大損失了。

但是，我們對於志摩之死所更覺得可惜的是人的損失。文學的損失是公的，公攤了時間人所受到的只是一份，人的損失却是私的，就是分擔也總是人數不會太多而分量也就較重了。照交情來講，我與志摩不算頂深，過從不密切，所以留在記憶上想起來時可以引動悲酸的情感的材料也不很多，但即使如此我對於志摩的人的悼惜也並不少。的確如適之所說，志摩這人很可愛，他有他的主張，有他的派路，或者也許有他的小毛病，但是他的態度和說話總是和藹真率，令人覺得可親近，凡是見過志摩幾面的人，差不多都受到這種感化，引起一種好感，就是有些小毛病小缺點也好像臉上某處的一顆小黑痣，也是造成好感的一小小部分，只令人微笑點頭，並沒有嫌憎之感。有人戲稱志摩為詩哲，或者笑他的戴印度帽，實在這些戲弄裏都仍含有好意的成分，有如老同窗要舉發從前吃戒尺的逸事，就是有別派的作家加以攻擊，我相信這所以招致如此怨恨者也只是志摩的階級之故，而決不是他的個人。適之又說志摩是誠實的理想主義者，這個我也同意，而且覺得志摩因此更是可尊了。這個年頭兒，別的什麼都可以有，只是誠實却早已找不到，便是爪哇國裏恐也不會有了罷，志摩却還

保守着他天真爛漫的誠實，可以說是世所希有的奇人了。我們平常看書看雜誌報章，第一感到不舒服的是那偉大的說謊，上自國家大事，下至社會瑣聞，不是恬然地顛倒黑白便是無誠意地弄筆頭，其實大家也各自知道是怎麼一回事，自己未必相信，也未必望別人相信，只覺得非這樣地說不可，知識階級的人挑着一副擔子，前面是一筐子馬克思，後面一口袋尼采，也是數見不鮮的事，在這時候有一兩個人能夠誠實不欺地在言行上表現出來，無論這是那一種主張，總是很值得我們的尊重的了。關於志摩的私德，適之有代為辯明的地方，我覺得這並不成什麼問題。為愛惜私人名譽起見，辯明也可以說是朋友的義務，若是從藝術方面看去，這似乎無關重要。詩人文人這些人，雖然專做好吃的包子的廚子，彫好看的石像的匠人，略有不同，但總之小德險關與否於其藝術沒有多少關係，這是我想可以明言的。不過這也有例外，假如是文以載道派的藝術家，以教訓指導我們大衆自任，以先知哲人自任的，我們在同樣謙恭地接受他的藝術以前，先要切實地檢察他的生活，若是言行不符，那便是假先知，須得謹防上他的當。現今中國的先知有幾個禁得起這種檢察的呢，這我可不得而知了。這或是我個人的偏見亦未可知，但截至現在我還沒有找到覺得更對的意見，所以對於志摩的事也就只得仍是這樣地看下去了。

志摩死後已是二十四天了，我早想寫小文紀念他，可是這從那里去著筆呢？我相信寫得出的文章大抵都是可有可無的，真的深切的感情只有聲音，顏色，姿勢，或者可以表出十分

之一二，到了言語便有點兒可疑，何況又到了文字。文章的理想境我想應該是禪，是個不立文字，以心傳心的境界，有如世尊拈花，迦葉微笑，或者一聲「且道」，如棒敲頭，赤地一下頓然明了，纔是正理，此外都不是路。我們回想自己最深密的經驗，如戀愛和死生之至歎極悲，自己以外只有天知道，何曾能夠於金石竹帛上留下一絲痕跡，即使呻吟作苦，勉強寫下一聯半節，也只是普通的哀辭和定情詩之流，那里道得出一分苦甘，只看汗牛充棟的集子裏多是這樣物事，可知除聖人天才之外誰都難逃此難。我只能寫可有可無的文章，而紀念亡友又不是可以用這種文章來敷衍的，而紀念刊的收稿期限又迫切了，不得已還只得寫，結果還只能寫出一篇可有可無的文章，這使我不得不重又歎息。這篇小文的次序和內容差不多是套適之在追悼會所發表的演辭的，不過我的話說得很是素樸粗笨，想起志摩平素是愛說老實話的，那麼我這種老實的說法或者是志摩的最好紀念亦未可知，至於別的一無足取也就沒有什麼關係了。 民國二十年十二月十三，於北平。

織工馬南傳

梁實秋譯

本書原作者喬治所奧利奧特女士，係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三大小說家之一，素與迭文司齊名，她所作小說，最擅長人性的描寫，織工馬南傳就是她的一本代表作，今由梁實秋先生譯成中文，這諒是女士的作品第一無硬生譯的痕跡。

志摩在回憶裏

郁達夫

新詩傳宇宙，竟爾乘風歸去，同學同庚，老友如君先宿艸。

華表托精靈，何當化鶴重來，一生一死，深閨有婦賦招魂。

這是我托杭州陳紫荷先生代作代寫的一副輓志摩的輓聯。陳先生當時問我和志摩的關係，我只說他是我自小的同學，又是同年，此外便是他這一回的很適合他身分的死。

做輓聯是不會做的，尤其是文言的對句。而陳先生也想了許多成句，如「高處不勝寒」，「猶是深閨夢裏人」之類，但似乎都尋不出適當的對句，所以只成了上舉的一聯。這輓聯的好壞如何，我也不曉得，不過我覺得文句做得太好，對仗對得太工，是不大適合於哀輓的本意的。悲哀的最大的表示，是自然的目瞪口呆，殯若木鷄的那一種樣子，這我在小曼夫人當初次接到志摩的凶耗的時候曾經親眼見到過。其次是撫棺的一哭，這我在萬國殯儀館中，當日來弔的許多志摩的親友之間曾經看到過。至於哀輓詩詞的工與不工，那却是次而又次的問題了。我不想說志摩是如何如何的偉大，我不想說他是如何如何的可愛，我也不想說我因他之死而感到怎麼怎麼的悲哀，我只想把在記憶裏的志摩來重描一遍，因而再可以想見一次他那副凡見過他一面的人誰都不容易忘去的面貌與音容。

大約是在宣統二年（一九一〇）的春季，我離開故鄉的小市，去轉入當時的杭府中學讀書。——上一學期似乎是在嘉興府中讀的，終因路遠之故而轉入了杭府——那時候府中的監督，記得是邵伯炯先生，寄宿舍是在大方伯的圖書館對面。

當時的我，是初出茅廬的一箇十四歲未滿的鄉下少年，突然間闖入了省府的中心，周圍萬事看起來都覺得新異怕人。所以在宿舍裏，在課堂上，我只是誠惶誠恐，戰戰兢兢，同蝸牛似地卷伏着，連頭都不敢伸一伸出殼來。但是同我的這一種畏縮態度正相反的，在同一級同一宿舍裏，却有兩位奇人在跳躍活動。

一個是身體生得很小，而臉面却是很長，頭也生得特別大的小孩子。我當時自己雖然總也還是一個孩子，然而看見了他，心裏却老是在想，「這頑皮小孩，樣子真生得奇怪」，彷彿我自己已經是一個大孩似的。還有一個日夜和他在一塊，最愛做種種淘氣的把戲，為同學中間的愛戴集中點的，是一個身材長得相當的高大，面上也已經滿示着成年的男子的表情，由我那時候的心裏猜來，彷彿是年紀總該在三十歲以上的大人，——其實呢，他也不過和我們上下年紀而已。

他們倆，無論在課堂上或在宿舍裏，總在交頭接耳的密談着，高笑着，跳來跳去，和這個那個鬧鬧，結果却終於會出其不意地做出一件很輕快很可笑很奇特的事情來吸收大家的注意的。

而尤其使我驚異的，是那個頭大尾把小，戴着金邊近視眼的頑皮小孩，平時那樣的不用功，那樣的愛看小說——他平時拿在手裏的總是一卷在有光紙上印着石印細字的小本子——而考起來或作起文來却總是分數得得最多的一箇。

像這樣的和他們同住了半年宿舍，除了有一次兩次也上了他們一點小當之外，我和他們終究沒有發生什麼密切一點的關係，後來似乎我的宿舍也換了，除了在課堂上相聚在一塊之外，見面的機會更加少了。年假之後第二年的春天，我不曉爲了什麼，突然離去了府中，改入了一箇現在似乎也還沒有關門的教會學校。從此之後，一別十餘年，我和這兩位奇人——一個小孩，一個大人——終於沒有遇到的機會。雖則在異鄉飄泊的途中，也時常想起當日的舊事，但是終因爲周圍環境的遷移激變，對這微風似的少年時候的回憶，也沒有多大的留戀。

民國十三年——一九二三，四年——之交，我混跡在北京的軟紅塵裏，有一天風定日斜的午後，我忽而在石虎胡同的松坡圖書館裏遇見了志摩。仔細一看，他的頭，他的臉，還是同中學時候一樣發育得分外的大，而那矮小的身材却不同了，非常之長大了，和他並立起來，簡直要比我高一二寸的樣子。

他的那種輕快磊落的態度，還是和孩時一樣，不過因爲歷盡了歐美的遊程之故，無形中已經煅練成了一箇長於社交的人了。笑起來的時候，可還是同十幾年前的那箇頑皮小孩一色

無二。

從這年後，和他就時時往來，差不多每禮拜要見好幾次面。他的善於座談，敏於交際，長於吟詩的種種美德，自然而然地使他成了一個社交的中心。當時的文人學者，達官麗姝，以及中學時候的倒靨同學，不論長幼，不分貴賤，都在他的客座上可以看到。不管你是如何心神不快的時候，只教經他用了他那種濁中帶清的洪亮的聲音，「喂，老×，今天怎麼樣？什麼什麼怎麼樣了？」的一問，你就自然會把一切的心事丟開，被他的那種快樂的光耀同化了過去。

正在這前後，和他有一次談起了中學時候的事情，他却突然的呆了一呆，張大了眼睛驚問我說：

「老李你還記得起記不起？他是死了哩！」

這所謂老李者，就是我在頭上寫過的那位頑皮大人，和他一道進中學的他的表哥哥。

其後他又去歐洲，去印度，交遊之廣，從中國的社交中心擴大而成為國際的。於是美麗宏博的詩句和清新絕俗的散文，也一年年的積多了起來。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之後，北京變了北平，當時的許多中間階級者就四散成了秋後的落葉。有些飛上了天去，成了要人，再也沒有見到的機會了，有些也竟安然地在腸下死到了黃泉，更有些不死不生，仍復在歧路上徘徊着，苦悶着而終於尋不到出路。是在這一種狀態之下，有一天在上海的街頭，我又忽而遇見

了志摩。

「喂，這幾年來你躲在什麼地方？」

兜頭的一喝，聽起來仍舊是他那一種洪快亮活的聲氣。在路上略談了片刻，一同到了他的寓裏坐了一會，他就拉我一道到了大賚公司的輪船碼頭。因為午前他剛接到了無線電報，詩人太果爾回印度去的船係定在午後五時左右靠岸，他是要上船去看看這老詩人的病狀的。

當船還沒有靠岸，岸上的人和船上的人還不能夠交談的時候，他在碼頭上的寒風裏立着——這時候似乎已經是秋季了——靜靜地呆呆地對我說：

「詩人老去，又遭了新時代的擯斥，他老人家的悲哀，正是孔子的悲哀。」

因為太果爾這一回是新從美國日本去講演回來，在日本在美國都受了一部分新人的排斥，所以心裏是不十分快活的，并且又因年老之故，在路上更染了一場重病。志摩對我說這幾句話的時候，雙眼呆看着遠處，臉色變得青灰，聲音也特別的低。我和志摩來往了這許多年，在他臉上看出悲哀的表情來的事情，這實在是最初也便是最後的一次。

從這一回之後，兩人又同在北京的時候一樣，時時來往了。可是一則因為我的疏懶無聊，二則因為他跑來跑去的教書忙，這一兩年間，和他聚談的時候也並不多。今年的暑假後，他於去北平之先曾大宴了三日客。頭一日喝酒的時候，我和董任堅先生都在那裏。董先

生也是當時杭府中學的舊同學之一，席間我們也曾談到了當日的杭州。在他遇難之前，從北平飛回來的第二天晚上，我也偶然的，真真是偶然的，闖到了他的寓裏。

那一天晚上，因為有許多朋友會聚在那裏的緣故，談談說說，竟說到了十二點過。臨走的時候，還約好了第二天晚上的後會纔茲分散。但第二天我沒有去，於是就永久的失去了見他的機會了，因為他的靈柩到上海的時候是已經殮好了來的。

文人之中，有兩種人最可以羨慕。一種是像高爾基一樣：活到了六七十歲，而能寫許多有聲有色的回憶文的老壽星，其他的一種是如葉賽寧一樣的光芒還沒有吐盡的天才夭折者。前者可以寫許多文學史上所不載的文壇起伏的經歷，他箇人就是一部縱的文學史。後者則可以要求每個同時代的文人都寫一篇弔他哀他或評他贊他的文字，而成一部橫的放大的文苑傳。

現在志摩是死了，但是他的詩文是不死的，他的音容狀貌可也是不死的，除非要等到認識他的人老老少少一個個都死完的時候為止。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附記

上面的一篇回憶寫完之後，我想想，想想，又在陳先生代做的輓聯裏加入了一點事實，綴成了下面的四十二字：

兩分新評廿年舊友相逢同是天涯只爲佳人難再得

一聲河滿九點齊煙化鶴重歸華表應愁高處不勝寒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中日問題與各家論見

儲安平編
實價洋九角

自日本在東省的暴行消息傳出之後，舉國上下，莫不悲憤非常。這一個集子是集各方面在日本暴行後所發表的文章而成的。裏面有陳獨秀汪精衛張東蓀梁漱溟羅隆基陳啓天左舜生胡愈之樊仲雲陶希聖薩孟武張其昀俞頌華陳茹玄武培幹王造時等先生對於此次中日問題之分拆與主張。在這個集子裏，你可以知道中日關係的回顧，目下國際間的形勢，並這次日本暴行的背景。同時，你可以看到現在中國一般人他們所主張的是什麼，他們所要求是什麼。

西林獨幕劇

丁西林著 實價 七角

新劇運動最先得到高明的稱許及一般觀衆的承認者，當自丁先生的「一隻馬蜂」始。各處排演者不知凡幾。該劇曾由作者連同其他獨幕劇二齣自行出版以後，陸續所發表過許多劇本，便都在此地彙集起來了。丁先生所有的珍奇，都可以在這本集子裏找見

讀書問題

潘光旦著 實價 四角半

這是潘先生編輯時事新報學燈時所發表的短文，文字雖然簡短，然篇篇皆有其見解精到，辭句警闢之處，尤其於讀書問題各方面，能與讀者以極深刻的印象。

談志摩的散文

梁實秋

我一向愛志摩的散文。我和葉公超一樣，以爲志摩的散文在他的詩以上。志摩的可愛處，在他的散文裏表現最清楚最活動。我現在談談志摩的散文的妙處。

志摩的散文，無論寫的是什麼題目，永遠的保持一個親熱的態度。我實在找不出此「親熱的」更好的形容詞。他的散文不是板起面孔來寫的，——他這人根本就很少有板面孔的時候。他的散文裏充滿了同情和幽默。他的散文沒有教訓的氣味，沒有演講的氣味，而是像和知心的朋友談話。無論誰，只要一讀志摩的文章，就不知不覺的非佔在他的朋友的地位上不可。志摩提起筆來，毫不矜持，把他心裏的話真掏出來說，把他的讀者當做頂親近的人。他不怕得罪讀者，他不怕說寒愴話，他不可避免土話，他也不避免說大話，他更盡量的講笑話，總之，他寫起文章來真是痛快淋漓，使得讀者開不得口，只有點頭只有微笑只有佩服的份兒！他在文章裏永遠不忘記他的讀者，他一面說着話，一面和你指點和你商量，真跟好朋友談話一樣，讀志摩的文章的人，非成爲他的朋友不可。他的散文有這樣的魔力！例是無須舉的，因爲例太多。沒有細心咀嚼過志摩的散文的人，我勸他看自剖再剖求醫想飛迎上前去（俱在自剖文集裏），他將不僅在這幾篇文章裏感覺文章的美，並且還要在字裏行間認識出一

個鮮麗活虎般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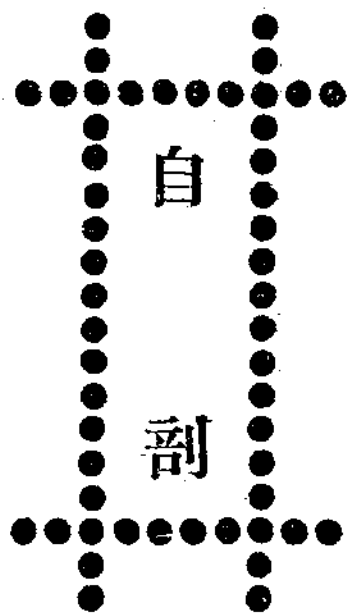
文章寫得親熱，不是一件容易事，這不是能學得到的藝術。必須一個人的內心有充實的生命力，然後筆鋒上的情感纔能逼人而來。據我看，有很多人都有模倣志摩的筆調的樣子，但是模倣得不像，有時還來得嘔人，因為魄力不夠而只在外表上學得一些志摩的 *Mannerism*，自然成爲無聊的效顰。志摩的散文有很明顯的 *Manerism*（這個字不好譯，意思是文體上一個人所特有的種種毛病），但是除此之外，他還有他的風調（*Style*）。風調是模倣不來的。只有志摩能寫出志摩的散文。

志摩常說他寫文章像是「跑野馬」。他的意思是說，他寫起文章來任性，信筆拈來，扯到山南海北，兜了無數的圈子，然後好費事的纔回到本題。他的文章真是「跑野馬」；但是跑得好。志摩的文章本來用不着題目，隨他寫去，永遠有風趣。嚴格的講，文章裏多生枝節（*Digression*）原不是好處，但是有時那枝節本身來得妙，讀者使全神傾注在那枝節上，不回到本題也不要緊。志摩的散文幾乎全是小品文的性質，不比是說理的論文，所以他的「跑野馬」的文筆不但不算毛病，轉覺得可愛了。我以為志摩的散文優於他的詩的緣故，就是因爲他在詩裏爲格局所限不能「跑野馬」，以至於不能痛快的顯露他的才華。

「跑野馬」不是隨意胡寫的意思。志摩的文章無論扯得離題多遠，他的文章永遠是用心寫的。文章是要用心寫，要聚精會神的寫，纔成。我記得胡適之先生第一集文存的序裏好像

有這麼一句：『我這集裏沒有一篇文章不是用心做的。』我最佩服這個態度。不用心寫的文章，發表出來是造孽。胡先生的文章之用心，偏向於思想方面處較多於散文藝術方面；志摩的用心，却大半在散文藝術方面。志摩在輪盤自序裏說：『我敢說我確是有願心想把文章當文章寫的一個人』。我最佩服這個態度。輪盤集裏有兩篇濃得化不開，志摩寫好了之後有一次讀給我聽，我覺得志摩並不善於讀，但是他真真用心的讀，真鄭重的讀。想見他對於他的作品是用心的。誠然，他有許多文章都是爲了報紙雜誌逼出來的，並且在極短的時候寫出來的，但是這不能證明他不用心。文章的潦草並不能視所用時間長短而定，猶之是不能視底稿上塗改的多少而定。志摩的文章往往是傾刻而就，但是誰知道那些文章在他的腦子裏盤旋了幾久？看他的自剖和巴黎的鱗爪，選詞造句，無懈可擊。志摩的散文有自覺的藝術 (Conscious workmanship)

志摩的天才是多方面的，詩，戲劇，小說，散文，他全來得。記得約翰孫博士讚美他的朋友高爾斯密好像有這麼一句：(There is nothing that he did not touch, and he touched nothing that he did not adorn) 大意是『沒有一件事他沒有幹過，他也沒有幹過一件他沒幹好的事。』志摩之多才多藝，正可受這樣的一句讚美。不過我覺得在他所努力過的各種文學體裁裏，他最高的成就是在他的散文方面。



自剖

徐志摩著

實價 六角

「自剖」是一部不愉快的文集。看書如要熱鬧要「窩心」的不必看這部書。看書為要學得現成嚼爛的學問與現成口號的不必過問它。看書為要照見讀者自己豐腴可喜的俊臉的也不必揭它的篇頁。它只是叫你不愉快；它是一隻拉長的臉子，它是作者的一腔苦水。

第一輯「自剖」是作者煩悶的呼聲。

第二輯「哀思」是他對於生死的感想。

第三輯「游俄」是他前兩年經過俄國時的觀察，這輯裏至少末了一篇標題叫「血」的似乎值得「有心人」們的一瞥。

與志摩最後的一別

楊振聲

十一月十九日夜裏十二點了，忽然接到濟南來的電報，說是志摩在開山橋焚身死！天啊！我的眼睛可是花了？揉揉眼再看，那死字是這般的突兀，這般的驚心，又是這般的不可轉移！電報譯錯了吧？那是可能？查了再查，這志摩與死萬不能連在一起的觀念，竟然由這不肯錯一字的電碼硬給連上了！電報的錯字每每有，為什麼這回它偏不？但常常有些奇突可怕的事變，嚇出一身冷汗後，醒來竟只是一個惡夢。這回敢不也是？但願它是！四週望望，書架，桌椅，電報，爲什又這般清晰，這分明又不是夢！志摩，他是真死了！

記得我們最後的一別，還是今年六月裏在北平中山公園，後池子邊上，直談到夜深十二點以後。那是怎樣富有詩意的一個夏夜！

月亮沒有。星斗是滿滿的。坐在枝葉蒼翳的老柏樹底下。對面是古城下一行的路燈，下面池子裏的魚潑刺潑刺的飛跳，身子鬆鬆懶懶的斜靠在池邊的長椅上，腳蹺在臨池的欄杆上，隨着眼吸煙，得，這是多好的——一個談天的環境與談天的姿勢！

於是我們談到星星的幽隱，談到池魚的荒唐，談到古城上樓閣的黑輪，談到池子裏掩映的燈影，談到夏夜的溫柔與不羈，談到愛情的曲折與飄忽。最後，又談到他個人的事情上去

了。如紫藤的糾纏，如綠楊的牽惹。如野風的渺茫，如花霧的迷離。我窺見他靈感的波濤，多情的掙扎！那是多有趣味而又不能發表的一段呀！

時已半夜以後了，露水把火柴浸洗，煙都抽不着。沈靜着聽那夏夜的神祕吧。忽然遠遠的幽幽的來了一陣音樂之聲。

「聽，那故宮的鬼樂！」他說。

那音樂真像似從故宮方面來。「你想這音樂是在幽宮的一角，幾個幽靈泣訴故宮的舊恨好呢？還是在千門萬戶的不夜之宮，三千女魂一齊歌舞好呢？」是我問。

「唔！你去幽宮罷，我得先看了歌舞，再到幽宮去找你。」他澀了嘴笑。

我們尋着樂聲往東走，經過一段幽涼的長路，到了來今雨軒。也不見有跳舞的音樂。

「這音樂真來的古怪！」他側着耳朵說。

出了公門的前門，我們又順着天安門東走，高大的城根下，只有我們兩個影子。

「小曼來好幾封快信催我回去了。」他有所思的說。

「你怎樣還不走呢？」

「等飛機呀！」

「幹麼必須坐飛機？」

「快歐。」

「你等上一星期呢？別頑皮啦！乖乖的坐車去罷。回首坐船，到青島還得來見我們，我們陪你逛勞山。」

「飛機過濟南，我在天空望你們。等着，看我向你們招手兒罷。」

「我明天也就要回去了。」

「怎樣快！幾時見？」

「你一準到青島來。」

「好罷。」

.....

志摩，你是答應我們了！但我們等來等去，等到了你一個驚心的消息。

許多朋友來信說，「志摩死了，我們那裏更找到像他這樣一個可愛的人！」

是的，我們的損失，不只是一個朋友，又是一個詩人，一個散文家，更重要的，是人類中失掉了一曲「廣陵散」！

談到詩，志摩實在給了它一個新的體魄，雖然在音節上還未能達到調諧的完美。可是，只要詩得了新的體魄，它不自然會找一個適當的調子嗎？我常想新詩有三個階段。第一階段，自然是胡適之先生們打破舊詩的樊籠，促成新詩的雛形，然在這一階段中作白話詩的都還脫不了舊詩的氣味。只在形式上把詩的用字，白話化，把平仄的拘束給打破了。而內容

上還不能算是如何的新。及至志摩，以充分西洋詩的薰陶來寫新詩。不但形式一脫舊詩的巢臼，而取材，用字，結構及氣味，都不是舊詩而是新詩了。爲方便，可說是到了第二階段。如他初期的嬰兒白旗毒藥諸篇，具有何等的力量！但這種散文式的詩，到底是丟了詩的主要成份——音樂的美！志摩詩的進展，音節漸漸的西詩化，這是看得出來的。但以單音字與複音字的不同，中西語調的差異，中國新詩的音節，不是可以整個西洋化的。這必從中國語言中找出它自身的音樂來纔使得。所以第三階段，就是新詩音節的追求。自五年前聞一多先生與志摩。在晨報所創辦的詩刊以至今日新月出版的詩刊，都是在這一方向努力的行程。而志摩的猛虎集已較志摩的詩音節爲調諧。儀容也整飭了，雖然我們還盼他不失掉初期的力量。誰知在這最後的奮鬥中，我們正想看他的偉大的成績時，他却飄然而去呢！

至於他那「跑野馬」的散文，我老早就認爲比他的詩還好。那用字，有多生動活潑！那顏色，直是「濃得化不開」！那聯想的富麗，那生趣的充盈！尤其是他那態度與口吻，較多輕清，多頑皮，多伶俐！而那氣力也真足，文章裏永看不出懈怠，老那樣像夏雲的層湧，春泉的潺湲！他的文章的確有他獨到的風格，在散文裏不能不讓他佔一席之地。比之於詩，正因爲散文沒有形式的追求與束縛，所以更容易表現他不羈的天才吧？

再談到志摩的爲人，那比他的散文還有趣！就說他是一部無韻的詩罷。節奏他是沒有，結構更講不到，但那瀟灑勁，直是秋空的一縷行雲，任風的東西南北吹，反正他自己沒有方

向。他自如的在空中卷舒，讓你看了有趣味就得，旁的目的他沒有。他不灑雨，因為雨會使人苦悶；他不會遮了月光，因為那是煞風景。他一生決不讓人苦悶，決不煞風景！曾記得他說過：「爲什麼不讓旁人快樂快樂？自己吃點虧又算什麼！」朋友們，你見過多少人有這個義氣？

他所處的環境，任何人要抱怨痛苦了，但我沒聽見他抱怨過任何人；他的行事受旁人的攻擊多了，但他並未攻擊過旁人。難道他是滑？我敢說沒有一個認識他的朋友會有這個印象的，因為他是那般的天真！他只是不與你計較是非罷了。他喜歡種種奇奇怪怪的事，他一生在搜求人生的奇蹟和宇宙的寶藏。那怕是醜，能醜得出奇也美；那怕是壞，壞得有趣就好。反正他不是當媒婆，作法官，誰管那些！他只是這樣一個鑑賞家，在人生的行程中，採取奇詭異卉，織成詩人的袈裟，讓哭喪着臉的人們看了，鈎上一抹笑容。這人生就輕鬆多了！

我們試想想這可憐的人們，誰不是仗着瞎子探象的智慧，憑着蒼蠅碰窗的才能，在人生！唯一引路的青燈，總是那些先聖往哲，今聖時哲的格言，把我們格成這樣方方板板。於是又把所見的一切，在不知不覺中與自己這個塊塊兒比上一比，稍有出入，便「。於是是非善惡，批評叫罵，把人生鬧的一塌糊塗，這般多蠢，多可憐！志摩一點也不。偏偏這一曲廣陵散，又在人間消滅了！

志摩你去了！我們從今再沒有夏日清晨的微風，春日百花的繁茂！我再不忍看那古城邊的夜燈，再不忍聽那荷花池裏的魚躍！假若可以換回的話，我願把以上的一切來換你。你有的晨風的輕清，春花的熱鬧，夏夜的荒唐！

你回來！我情願放走西北風，一把揪住了你！

二十年十二月青島

夢家詩集

陳夢家著
實價五角

「新詩的成熟時期快到了」，「多先生看了一首『悔與回』，又認為自然是本年詩壇可紀念的一件事」。其價值可以想見。

英日同盟

張忠絨著
實價七角

日本與英國為帝國主義之尤者，早有英日同盟的密約。日本屢次向我暴行均與英的事。事變發生後，此次悍然不講公法，於國際聯盟之態度，尤其注意於英國政府之表示。不料今日果聽其左列暴行之同盟，竟有如此者。是關係我國的生死存亡。張忠絨先生是專門研究國際問題的，討論得很確當。我們應當怎樣對付他？我們應當怎樣挽救中國現在的生死存亡關頭？看了這本書就可知道。

志摩最後的一夜

韓湘眉

志摩！你是永不回來的了。不由我們不相信，這最怕，像地獄那樣黑的凶耗是真的了。這一陣冷透我們骨髓的厲風，吹來已是三星期，我們最後的，癡心妄想的希望，也終歸泡影了。從此以後，我們悲哀所凝成的一團永不化的冰要與生俱存了。

我們坐在這曾經多次作過你臥室的房間，對着這一爐熊熊的火，心裏却只有冰霜。想起你，未進門來，笑語先聞，一進門後，屋內頓時變態，連一棹一椅甚至於壁上掛的畫，都從你得了特殊的生氣。咳！我們不敢回憶，也不得不回憶，因為你在我們萬料不到的時候，偷空去了，「長翅膀了」是你自己的話，撇下給我們的只有這回憶，你的風趣，足以醉人，猶如美酒。你的熱鬧的談笑，比這一爐火更能禦寒。你十八日的那夜是特別的活潑，特別的興緻好，天哪；誰料到那便是你一生最後的一夜！誰夢想到你在十二小時以內就歸到那永不回頭的家鄉！

志摩！你是十一日由平南來的，那日我們同聚到送你上車回滬。十八日那天，你早車來寧，我們未接到你的信，下午不在家。那天天氣極好，我同友人在明陵，靈谷寺一帶遊玩，及至返家，已是黃昏光景。到家後知道你已來過，就悔晚間又有約，一會兒，你的電話來，

了，知道你在何競武家。

「是的，我來過了，晚上再來，我明天一定飛。」我怪你不寫信我們晚間有約。你說

「你們早點回來，我十點鐘在家等你們。」我說，

「你九點半就來，我們一定早回家。」志摩！我們若早想到這或是我們此生末次的聚會，那即是渥林續諸神的宴會也不去了。現在呵！志摩！我們空留無窮的悵惘與懷喪。

你果是九點半左右到家的，那時兩兒皆在夢中，你尙問起他們。你獨自烘火，抽烟，喝茶，吃糖果。志摩！在你那獨坐的當兒你想些什麼？那時曾否從另一世界有消息傳來？志摩！你會否聽見輕微的，遙遠的聲音呼喚你？你又同得你眷愛的「法國王」貓名(Dagobert)玩耍。牠在你家住過兩年，你說你常撲着牠睡。我因你去北京，將牠領回。每次你來，牠總跳伏在你的懷裏，可憐的貓，從此不用牠再想有那般溫存牠的人。隨後杏佛來電話，你就邀他來家。我們回得家來，已是十點多鐘。我們因赴此約，竟減短了末次與你相聚的時間。我們未進門，已聽見你們的笑語聲。一見面是何等的歡欣！你與我的信，曾有一見到你們如同見到幸福！我們每次見你也就忘却了塵世的倦煩。你與款，除了是天天見面，一別重逢便像兩個孩子似的互相擁抱着。朋友中只有你能使他忘却天時人事的惆悵，顯出那孩提般的心腸。志摩！你去了，我們精神上老了十年。

「志摩！我們來遲了，累你等候。」我說。

你說：

「我很舒服，烤火，吃糖，杏佛又來了。」接着你又說：

「好，來來！我們繼續討論上次未完的題目」因十一日那夜我們曾談論人生與戀愛。我們當時最注意的便是你的胖，因你十一那天過寧時與往常無甚差異，相隔不過一星期竟胖多了，長臉幾乎變成圓臉了。啟海說，從認識你以來，未曾見你有那夜的胖。我說你定是在上海作 Boo Boy（小女言 Good Boy）（乖孩子）吃得飽，睡得足的緣故。你說：

「那裏，說起又該挨罵了，我這一星期平均每夜睡不到五個鐘頭」。

那是你因屋裏熱已將長袍脫去，這時再使我們注意的，是你穿的西裝褲子。你雖然平時藍得發綠的褲子也穿過，這半截的西裝，在你身上却是絕無僅有的。這褲子你穿着又短又小，腰間尙破着一個窟窿，你還像螺旋似的轉來轉去，尋一根久已遺失的腰帶，引得我們大笑。你說是臨行倉卒中不管好歹抓來穿上的。志摩！這是你末次給我們的一點康健的笑，志摩！此後我們怕是哭多笑少了。

接着你就交你帶來的東西：有俞梅小姐的一件大衣，我第二天午後纔差人送去，她收到衣服你已與世長辭了！再就是你帶與兩鬼的糖果，同你那天在金陵咖啡館吃茶帶回的糕餅。誰知他們的糕餅未吃完，他們的徐伯伯 Boo Boy 已是永不能見面的了！可憐小易安，（小女）她聽見你在飛機裏燒着了也哭泣不止，弟弟，你的「小蠻子」只會問：「哭什麼？哭什

麼？」

我們常說，只有摩可同時作祖，父，孫，三代的的朋友。想我這兩兒長大，將來連徐伯伯也不認識，也不記得，就這一點已夠人心傷！

你又說你會相手，你從前也曾說過，我們都拿出手來。你指着我們手裏的細紋說：那是主智力的，那是主體氣的，那是主生命的，你的生命線 Line live 是特別的長：志摩！

說笑之間，我似忽有所感，我說：

»Suppose Something Happens Tomorrow 志摩！（明天出事怎樣？）你頑皮的笑着說：

「你怕我死麼？」我說：

「志摩！正經話，總是當心點的好。司機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你不留意的回答：

「不知道！沒有關係，I always want to fly」（我一向要飛的）我以為那幾天天氣晴朗，

宜於飛行。半齣我又說：

「你這次乘飛機，小曼說什麼沒有？」你連笑帶皮的說：

「小曼說，我若坐飛機死了，她作 Merry widow」（風流寡婦）杏佛接嘴說：

「All widows are merry」（凡是寡婦皆風流）我們都笑起來。志摩！誰夢想得到！早

知如此，我們一定用新麻繩將你捆起來，不許你動，鎖在屋裏，不讓你出門！但你那酷愛自由，不慣束縛的靈魂！我們坐着談笑，涉及朋友，涉及你此後北京的生活，涉及一把亂麻

似的國事，不覺已是深夜，杏佛要走，你說：

「一同去罷！」平時你往北平，我每次請你致意朋友，這番竟一字不提，也算奇怪。我們擺着手話別，我說：

「杏佛還來，志摩是不常來的了！」據杏佛說我那夜說此話時，連「常」字也掉了。他也並不以為奇怪，我却記不清了。志摩！難道我的下意識知道那是我們末次的聚會麼？我既問起飛機，為何不追究下去？我第二天為何不起早去送你？那天有霧也許可以把你勸回。從此我要天天問這永沒有回答的問句了！臨行時候，杏佛在前，你轉過頭來，極溫柔的，似長兄的，輕吻了我的左頰，誰想到這便是你永訣的表示了！悲哉！我亟欲要送你們到大門，你們不許，我們各道晚安，我說：

「志摩！到了北京，即刻來信，免得我們掛心。」你答應着，我又說：

“Let us hear from you before the week is out”（不出這星期就來信）你說：

「一定」再便是汽車門關，汽車喇叭響，去了，可愛的志摩！永不回頭！

你當晚回到何競武家裏住宿，你說因他家離飛機場近，你是那樣怕趕不上那遺殃的飛機！你與何競武的信，真「此番飛機運亨通」之句！你喜坐飛機，當然是詩人的喜愛凌空駕虛，然而年來你奔南跑北，仍弄得一個青黃不接，所以更喜歡「揩油」，白坐！那關人們置了飛機不坐，你却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坐上一架要命不要錢的飛機！可愛的志摩！

我不必爲你發牢騷，志摩！因爲你從來不發牢騷，不怨天尤人，不與人計較短長，你超過這一切。然而你這幾年來的生活，天曉得！是夠你受的。你何嘗沒有雪萊 Shelley「西風」(Ode to the west wind)裏的哭聲：

”I fall upon the thorns of life, I bleed!” (我跌倒在生命的荆棘裏，我流鮮血！)我們的志摩！

但是的確，適之說得不錯，只有你纔配這樣死，只有這樣一個萬想不到的，猛烈的，充滿詩意的死纔配我們的志摩。你那美妙的靈魂是坐着古以色列先知聖人 *Isaiah* (以利亞) 的火車火馬，千百天使擁護着直升上了那光明的所在。志摩！你已不憂不愁，不惆悵，不頹廢，不聽見人世的呻吟，再沒有那「而視茫茫，而髮蒼蒼」的時候。剩下我們哪！還太息，還淚流，還捧着一顆破碎的心往冷風裏送。志摩！你已是大自然的一部份，江上的清風，山中的明月，都映帶着你的靈光。志摩！你是一首永不朽滅的，美妙的，偉大的詩！

廿一年十二月十日於南京

救亡兩大政策

王造生著
實價一角

對外準備殊死戰爭與日拚命到底促成日本革命對內取消一黨專政集中全國人才
組織國防政府

「志摩是人人的朋友」

方令孺

再有什麼比這個消息更慘烈？這真像是處在迷離的夢境，不信志摩會這樣忽然失去！不管他是在天上融化，或是摔碎在岩石上，那情景只有他自己知道。唉，他帶着人類所有的創痛去了！今後再不見志摩，所有他的朋友，誰的心中不失去那蘊育着的和諧的韻調？所有知道他的年青人，誰不哀悼？只有志摩的心是永遠同年青人的心合籠，而以生命注泄的。昨天下午在凌叔華家裏，沈性仁，張奚若夫人同叔華都在座，大家都哀悼志摩。叔華說，幾年前他們有一個快雪會，是在雪天裏同很多朋友遊西山，後來志摩做一篇文章紀遊，叔華把他這篇文章抄到一個本子上，頭一頁上寫一付對聯，（我不會背原文）意思是俯臨高寫看溪壑裏的雲霧的景緻，上面戲題志摩先生千古。這次志摩將離北京的時候，叔華無意中給他看了，他還說，「那就千古了呢？」。誰知道竟成讖語！他們都嘆贊志摩有溫存的性質，肯為朋友間的事盡心，並且他又是那樣有與致有毅力，能同世界的文藝活動啣接。

張奚若夫人垂淚說「我們這一羣人裏怎麼能缺少他呢！」

沈性仁黯然，說，「這都是造化的安排！」

那時候，房裏已浸透了青藍的光，半輪冷月掛在戴幾片殘葉的樹枝上，一陣烏鴉飛過，

一室的人都沈默了。

「人事真是無常嗎？」夢家來信這樣傷感。我想去年在南京看見志摩，是比這時候早三個月天氣罷，記得雖然感到一點秋意，可是在葱蘢的梧桐樹上才綴上幾匹黃葉。有一天剛上燈的時候，夢家，瑋德，同一個聰明的女孩子，在我家裏等着志摩。一會他來了，穿一件灰色的長袍，那清俊的風致，使我立刻想像到李長吉杜牧之一班古代的詩人。我們登園後的高臺，看河水印着暮雲，志摩同我家老僕談那一道古橋的歷史。晚上我們都在橘子色燈光下圍坐，志摩斜靠着沙發，在柔和的神態中，講他在印度時的事。說，晚上睡在牀上看野獸在月光下叢林裏亂跑，又有驢鹿繞着他臥牀行走。那時候我們都忘記了自己——成年人的心——同孩子一樣笑樂。門外有一架藤羅，他走的時候對我說：

在冬天的夜裏，你靜靜的聽這藤羅花子爆裂的聲音，會感到一種生命的力。

其後我往來上海北京，總是看見他有靈活的精神，不衰的興致。對着他，這沈重的心卻分量！所以有一次我給瑋德信上說，我們悄悄的看，志摩背上不是也隱隱着一雙小翅膀？想不到他真的在天上飛去！

志摩去了，第一的打擊，是此刻新詩的前進！鳥瞰中國詩歌的變遷大勢，新詩運動是現今頗重要的時期，志摩是這時期最起勁，而且號召有力的人，這就是因為他肯得吹喇叭，加以他自己的笙簫又吹得異常嘹亮，我常想，像他那樣有無限無邊的寫作力，是因為他有

一個不衰老的心，輕和的性格，同火熱的情感。從自己心裏燒出的生命，來照耀到別人的生命，在這種情態下吐出來的詩歌，才能感到靈活真誠。讀志摩的詩，像對這壁爐裏的柴火，看他閃出天矯上升的火燄，不像那些用電光照出的假火炭。讀他的文章，使人想到佛經上所載的迦陵頻伽共命之鳥，有彩色的羽毛，有和悅的聲音，聽的人沒有不被他感動。現在再聽不到他新穎的歌聲！可是，不消滅的是他的心。藏在文字裏，永遠傳給後人！

雖說在這夢頹的時候，在橫蠻抑壓底下，志摩是超脫了。我相信，在那最後一剎那，他決沒有想到地上，只驚嘆着大自然的威猛。但是他的生存的朋友們，這動盪的生活，誰再能給以激勵！

十一月二十二日

政治論文

羅隆基著
實價七角

羅隆基先生的「政治論文」完全是公開的，誠實的，負責任的站在超黨派的立場上說語的。羅先生爲了這些論文，曾經蒙過「反動」的罪名受過「反動」的懲罰，然而他依然大膽的不顧一切的繼續發表他的文章。現在由本店特請羅先生自己把這些文章彙集起來，以便社會上的讀者給與一個公正的與綜合的批評。

志摩的詩

徐志摩著 實價 六角

初版「志摩的詩」是作者自己印的，現在已經賣完了，這部書的影響大家都知道。然而作者自己還不滿意，拿起筆來，刪去了幾首，改正了許許多多的字句，修訂了先後的次序；這本書的內容煥然一新，與舊本絕不相同。讀過「志摩的詩」和「翡冷翠的一夜」的人不可不讀，沒有讀過的人更不可不讀。

中國之家庭問題

潘光旦著 實價九角

父母祖宗，我們應當怎樣待遇？……

婚姻問題，我們應當怎樣解決？……

生了子女，我們應當怎樣教養？……

要解決這一類的疑難，不可不讀「中國之家庭問題」，因為這本書是根據三百多人的結論做成的。用西洋的科學方法來研究中國的家庭問題，這是破天荒的創舉，亦是一本送結婚的好禮物。

悼志摩先生

儲安平

這年代隨處愛給人忍受一份不可言說的苦難，纏着晦澀的臉，教你氣促。全是秋冬景象，一切都掛上死亡的顏色，等着長青芽遠遠。國度如深山裏的小部落，睜着眼睛看別人的長進和熱鬧。孕成的大乳石，祇要凶運一到，便是一聲嚇倒人的崩壞。黑漆裏有的是傷感的襲擊。

雖然時季在一種窒塞的國難的氣息中，可是對於這一顆大星的隕落，志摩先生的罹禍，我相信在一般困亂的心緒裏，當更滲下了一滴苦汁。他關切的朋友和他忠信的讀者，將全感到他們自己的損失；爲我們的詩人誌哀着。十年來中國文壇的收穫，志摩先生的功績是不可磨滅的，正如一片荒蕪的土地上，由他來砌起了一座樓屋，正還待他的經營。每個人，對於這熟悉的名字，都有到一種親暱的感情。他的恩澤是一道最和麗的光，大家都收到他的照耀。

我初次認識他是在五年前的一個春天。那時，有若干人想排演一個脚本：茶花女，在華龍路新月書店三樓談話，在座有余上沅先生江小鶴先生吳瑞燕女士這一些人。志摩先生就像一架火爐，大家圍着他感到有勁。雖然這一次談話以後也沒再有問聞，可就在那時，我感到

他的熱心永遠是大家一個最好的監督。

過後一兩年，他收下了光華的聘書。一次更接近的通氣是不消說得的。這人初看上去，和他應酬似乎很費力。可是你和他熟悉了，你便明白這正是他的率直，他的誠摯；他詩人的節氣。他對於後進，有的是一份提拔的心熱，如他在詩刊第二期上說：做編輯最大的快樂永遠是作品的發見，除非你不去找他，要不是，一開口就像十年前的老朋友，不跟你來一些虛套。（有時虛套祇是一種驕傲。）

要他寫東西有一絲勾且是不來的。他在猛虎集上說，他有時爲了一些破爛的句子或一個字眼也得拼忍到成天半日。字眼一到他手就全標出了它們自己的分量。這認真是我們絕大的師法，我說不僅是在文學的努力上，便是在爲一切學問或爲人上也一樣。

在他自己的功績上，散文的成就比詩要大。他文筆的嚴謹在中國，至今還沒有第二個人。散文原是詩的擴演，他曾對我說，內涵是它的骨絡，辭藻是它的外表；一座最牢的房子，外面沒來一些現代美的彩色與輪廓，仍不能算定成它建築上的藝術。他的文章，各色各種爽口的好水菓全有。你讀過他的作品，便知道：香豔的如「先生，你見過美豔的肉沒有？」哀悽的如「我的彼得」。

我最末一次和他見面是去年一月裏。那時我預備去北平。有一天去看他，三個鐘頭前，他正從北平回來。聽見我也上北平去，說：

「好極了，咱們的朋友都在向北平流。住北平祇要自己有翅膀，上海，上海你得永遠像一隻蝸牛般的躲在屋子裏。」

年青是他的本分。在自剖裏，他自己說：「是動，不論是什麼性質，就是我的興趣，我的靈感。是動就會催快我的呼吸，加添我的生命。」他的興趣永遠是雪天的白瓣，他的靈感永遠是波濤的洶湧。

爲了自己文學修養上的稚淺，我想住北平後，常去他處承教承教。有一天張東蓀先生告訴我說志摩先生已經到了北平，可第二天，我又爲了別的緣故，回到了南邊來。去年春天編「今日」，問他要稿子，他來信時還記念到這江南的好嫵媚；我在西湖時，曾經裝了一袋桃花寄給他過。

我寫散文多少是受着他的影響的。「在相識的一淘裏，很少人寫散文。不過」他說：「在寫作時，我們第一不准偷懶……」。對於他這份督促我永遠不該忘記。

但是天不爲這荒蕪的中國的文壇多延留幾年這卓越的詩人。就在「一球光直往下注，礮的一聲炸響」裏，炸倒了這破碎的文壇上的中柱。

當我有一天晚上讀了第一家登載了關於他罹禍的不幸的消息的 Evening Post (是家壁拿來我看的) 以後，我的意境中，一時體味到一支說不出的苦澀，一次至大的哀悼。我跑到或寫信給每一個關切志摩的朋友或讀者，報告他們這一份不能補給的大損失。

悼志摩先生

三月江南又是一片好春天。在今夜，在這十六分外圓的月亮下，憑我向往對他的一宗刻實的信心，寫下這短短的兩千字紀念他。我祝福他在天的靈魂永遠的輕鬆着；他的精神永遠是不死的。

國際聯盟與中日問題

王造時 著
實價四角五分

國際聯盟是什麼？它解決國際爭端有何根據？它在過去處理國際爭端有何成績？它對於這次中日問題採什麼態度？牠能否積極干涉日本的行動？在此外交吃緊的時候，欲明瞭國際的真相以及上列的各個問題，祇有讀「國際聯盟與中日問題」才會給你一個最滿意的回答。

懷志摩先生

何家槐

我正在急切的盼望寒假，因為志摩先生北上時，曾經說了又說：「寒假我準回上海，一到我馬上通知；你如不回家，又可時常到我這兒玩。」

我成天就只想到這個——寒假的到來。他臨走，火車就要開的時候，還忘不了叮嚀我用功英文。說我寒假去看他，要留我住幾天，考試考試我半年來的成績。他說要我念名家的詩，濟慈的比方說，他希望我能學得像一個樣子。他說得那樣懇切，那樣真誠，真叫我感動。這半年來，我身體不好，又兼國家多患難（宣傳請願就化了我不少的光陰），實在無心情念書。幾個月過了，我還是一無成績。我真怕面對面的試驗，那太難，太不易瞞混。沒有真貨色，你就得臉紅。但我還是很盼望寒假。我每每幻想一個大凍的寒夜，一爐熊熊的白火，前面坐了我們兩個人，像師生，又像兄弟；旁邊蹲著他最疼的貓——那純粹的詩人。它一定滾動著靈活的眼，半了解半懷疑的，向著我們望。空氣又暖和，又寧靜，白髮蒼然的竺且（即泰戈爾）先生，怪舒服的坐在大椅上，注視著寒冷的門外。在一陣寒暄以後，我照著預定的課程取出詩集，朗聲的念了起來。我英文根基淺；那深奧的詩，我一定不能完全了解。我也準不會念得準確，念得流利。聽了那堅澀的，吃力的聲音，看了那一半慚愧，一半懷裏的樣

子，他準會發笑。我實在繼續不下了，他一定會開導我，像教師，又像父兄，那樣的和藹！如果我還是不懂，我想他還會像平日一樣的取笑我說：「家槐，你的聰明還不及它——」，指著他那純粹的詩人。怕我誤會，他又會連忙解釋：「當然這是說笑的」。……多生動的幻想！我以為再過一月就會實現了，誰料我的夢竟永遠成了泡影！

志摩先生待人，真是再溫柔再誠心不過的。不論老小男女，誰都愛他的脾氣。我性情原很憂鬱，很固執，他時常勸我學活潑一些。不論在口頭或通訊中，他始終眷眷的叫我去讀書，默子氣，叫我舉動不要太呆板，太刻劃，要我多交際，衣服也不要穿得太隨便，起碼要成個樣子。我答應是答應的，但從不會照做。「江山好移，本性難改」，這話是真的。我雖想努力振作，結果還是懶得不成話，落拓得異常。雖是因爲窮，大半還是因爲自己太不要好，太不自愛，太不會修飾。我從不戴帽，頭髮長得像狗毛，不修面，也不刮鬍子；而且不論季候的穿著一件長衫，一雙從不擦油的皮鞋，走路一拖一拖，講話一頓一頓，眉頭老是跟誰鬪氣似的緊蹙。那種落魄，頹喪，破爛的樣子，給一個愉快，漂亮，愛談笑，不喜歡沉悶的人瞧了，如果不是這樣好講話的志摩，誰容受得下？誰耐煩，誰願意周旋！但你看，他不但怕麻煩，反而很歡喜同我一道。有時我坐在他的書房裏一連幾個鐘頭，簡直「守口如瓶」的，緘默著不則一聲。那種沉默真叫人氣悶。我現在想起自己的那種陰陽怪氣，毫無理由的給人道歉，真後悔。看我很憂鬱，很煩心，他老是不安似的問：「什麼事使你這樣煩悶？我看著

你的樣子難受。」是的，究竟什麼事使我這樣煩悶？這連我自己也不明白。我只覺一片灰黯，渺渺茫茫的，不知道什麼是苦悶的原因。我心太窄，不開朗，什麼事我都只看背光的一面。生命與歡樂，在我彷彿是全沒份兒。我的成天呆著臉，不快活，連自己也是無能為力。所以聽到他的話，我只有苦笑。這當然更使他難堪。在這種時候，他只得跟我枯坐，硬著頭皮活受罪，因為我的心一沉，誰也挽回不了我的歡樂。我自己憂心如焚，就埋怨到人家，我最怕在自己無光的面前，出現帶笑容的臉。但一見了他，我就全改了脾氣。反而在這種最難得高興的日子，最愛去找他，找到了又覺無話可說，無事可做。就只在他那裏坐幾點鐘，也似乎足以慰我。因此他在一禮拜內，受我悶氣的總有幾趟。但他從不曾對我表示不滿。他老是那樣和氣，那樣可親；那幾乎是慈愛的，殷殷垂問的態度，使我感到人情的溫暖。我記得每次去，他老是要握一握我的右手，又緊又長久；有時他還似乎很高興的叫：

「好久不見了呢。」

「不是前禮拜正來過嗎？」

「喔是的，你似乎瘦了一點。」

「我覺得天天消瘦下去，你猜我幾歲了？」

「二十三吧。」

「二十一，你怕不會相信？」

「那有什麼不可信的？」

「你已三十多，但看來，還是你年輕。」

「你瞎說！」

看我很不樂，他老是笑著，走近我的身邊說：「你太沉悶了，我實在替你擔心。你真像一個鄉下的孩子！你應該多結交朋友，正當花時的青年，還不應該像花草一樣的新鮮嗎？」我聽他講，點點頭，但還是沉默。在這種使人難過的氛圍氣中，他不是朗聲的念幾句英文詩，就是看一看鐘說：「快十二點了，我們吃飯吧。」

吃飯時的情形，我也是永遠忘不了的。一上桌，不知怎麼的，我就顯得很拘束，眼睛看了著碗，彷彿不好意思大膽吃菜的樣子。看了我那一筷是一筷，一瓢是一瓢，嚴謹到極了的舉動，似乎很使他不安，大聲的叫「家槐吃火腿」，「家槐吃魚」！看到我不動，也不回答，於是他就替我挾了一大箸，放上我的碗。有次他要我吃蝦，我回答說：「我不會，因為我不慣。」「這有什麼不會的——」他很溫謐的笑著說：「只要咬去就行了。」

今年夏天的一個早上，我在電車上忽然頭昏腦漲的感到一陣眩暈，原因是中痧。在郁達夫先生家裏吃了十滴水，就覺得比較清爽，到成和和郁的時候，已經全好，不過還有點軟弱。他沒有起來，我就隨便拿了一本小說看，不去驚動他。後來吃飯了，我在無意間說及早上的發痧，他不及聽完，就連忙很驚惶的叫人買藥，一面責向似的向我說：「現在怎樣了，好

過不？爲什麼不早点叫我？真是孩子，真是不懂事的孩子……」

我最大的痛苦，就是眼病。我是有沙眼的，據醫生說。我的眼睫毛不時內捲，一遇到這種情形，我就痛苦得要命。他時常勸我醫，我自己都隨隨便便，打算得過且過的馬虎過去。他的急更於我自己，每次來信，總有幾句跟下面差不多的意思的話：「你的眼，我一起便繫念。身體是不能不顧管的，不論那部分一出毛病，即受累無窮。你的眼既已不好，千萬不可再光亮不適處或已感到疲乏時勉強做工。眼鏡關係太大，你非得養好。我想你不妨向家裏單獨要一點治費，趁這時治好。你年紀正青，也不必過分急於成名。沙眼到瞎眼是極近的，萬不可玩忽。你那不在意似的寬心，真使我替你著急……」其實我也何嘗是寬心？我家境清貧，籌學費已是不易，我一人念大學就累得全家受苦，那忍再爲了我的一隻眼，再向他們壓榨？這苦衷，只有志摩先生知得最明白，因爲只有向他我是什麼話都會講的。他最歡喜人坦白率直。有一次，我忍耐不住告訴他說：

「我雖想馬上就醫，但沒有錢……」

「向家裏要過沒有？」

「沒有。」

「也許你父親會寄一點的。」

「那自然，但我不忍……」

「真爲難——」他沉思了一刻說：「那末你問過醫生嗎？」

「問過。」

「他說怎麼醫？」

「先開刀。」

「就是這樣？」

「是的。」

「那費用一定不貴——」他忽然很高興似的說：「我替你負擔就是。」

我沒有話，在那時，我能說些什麼呢？客套的感謝是無用的，他最恨虛偽，最恨敷衍。

他時常說：「下次客氣話不准再說了，況且我並沒有幫你什麼忙。只要你誠誠心心把我當一個老阿哥看，我就快活……」他就只愛「誠誠心心」。當着他那真誠的笑容，誰能說一句假話？我性急，但他從容的時候雖很從容，一急却比我還急。他那股天火似的熱情，不允許應做的事有一刻遲緩。就如那一次，他馬上給我錢，要我立刻上醫院。那也是冬天，外面是陰霾的雲，括得人倒的風，我真不願離開那舒適的沙發，那溫暖的火爐。但他不容我再坐，拖我起來，把我送出門外。他又怕我只圖省錢，所以一連告訴我四次，說我如果三等不乾淨，可住二等，錢不夠儘管打電話給他，他總能夠替我設法。我真的住了兩等。剛到院一天，我就接著他的來信：「難爲你在這大冷天，雨天，一個人關著一隻眼，在醫院裏乾悶。我不能

去看你，又不能多寫一點給你解悶。你眼未好以前，我勸你不必急於寫文章。眼睛是大事情，我們沒有它，天地就昏黑。你先養好，痊了再計劃做事吧。……在院時以多睡靜養爲宜，切不可過度勞神……」

我小說寫得不多，一半因爲懶，一半因爲生活太不安定。而且我的性情也燥急，什麼都想速成。一篇小說往往寫得很粗率，本來還有許多可寫的，但爲了早點把它結束，早點送它出去試命運，我就糊糊塗塗的把它結上一條尾巴。譬如去年暑間最炎的日子，我竟一口氣寫成了一萬多字，在兩天以內。（那當然是糟！）他往往爲了我的這種壞脾氣擔憂，說我原很可以寫，如果用心點，竟許有自己意想不到的成功等候着在。但我不潛心修養，不向更高處呼吸，更深處著想，得到的一定只是小成。他像這樣的勸我，始終是很溫和，很真誠懇摯的。我又不時的愁窮，不高興多寫文章，他老是很鄭重的戒我：「文章你能寫，當然要繼續向前努力。寫好文章是終身的愉快，窮是不礙的，況且寫文章的誰不是窮？……」

我從不會向他耍字，今年暑天忽然想到要他寫一張屏。我也從不會送他禮物，也是今年夏天，我從家裏帶出一隻洋——其實還不到一隻洋的鮮梨。一共祇二三十個，他還是拚命的不肯全受。「我只要十個嘗嘗味就行——」他堅持著說：「你得帶幾隻回去自己吃吃。」「虧你這樣遠的路帶了出來，」他又問：「可是很甜？」「是的，」我回答：「又甜又清涼，包你歡喜。」我一邊說，一邊把梨從小網籃中取出，放在桌上。「你不受，爛也要爛在你的家

裏——我比他更堅持，「我千辛萬苦的帶出來就是爲你。」看我說得很認真，很嚴肅似的，他大聲的笑了。「那末你也非得帶回去四隻。」他竟不容人分說的，硬把四隻梨投入我的網籃，於是他大聲的笑了。喔，我怎能忘了他那又活潑，又天真，又洪亮的笑聲！

還有一次，我在他的抽屜裏亂翻，看他的許多信簡。過幾天去的時候，他很嚴正的責問我：「家槐，你爲什麼看我的私信？你知道這是犯法的，許多夫妻竟因此離異。」但那嚴正只是一剎那的。看見我不聲響，生怕我難堪，於是他又很溫柔的說：「不過我是不要緊的，你千萬不要介意。」

他臨走的前一天，我向他索張小照，留個紀念。他說到北平後再寄給我，因爲沒有現成的，我以爲他隨口說說，一定要忘掉，那料在十一月十六的下午，我竟意外地收到了。這是一張最近的留影，精神很好。在十九早晨，我還發了一信，說照片已到，謝謝他不曾忘掉答應。那料信剛發，我就看到報上他慘死的消息了。這驚人的死，我如今似乎還不能信，誰料這離奇的天命？但事實明明擺在我的眼前，我明明眼見他的靈柩運回上海，眼見他那寧靜的，在永遠安息中的，灰白的臉孔。我不能自欺，這慘酷的殞落，終于不容我否認。想起他死時的慘，以及生前的種種，我那能禁住中懷的摧痛？

「……最初消息來時，我只是不信，那其實真是太兀突，太荒唐，太不近情。我會經几回夢見你生還，敘述你歷險的始末，多活現的夢境！……」他在五年前，曾經這樣沉痛的傷過

雙括老人。現在我竟有機會轉借來悼念他自己了。我已永無機會再見他，再聽他談話，再握他那又肥又白的雙手。生與死的界限。已把我們不毫容情的隔絕。除了一張小照，我就無處再瞻仰他的遺容；除了一些信，一張屏，我也無處再可以親他筆墨，多難料的驟歿！他最關心我的第一集小說。他原把介紹到新月，因為一時支不到稿費，又替我轉送到大東。那裏印得慢，生怕我焦急，又只得把我交還新月。爲了它，他不知費了多少周折，受了多少麻煩。他臨走時向我說：「你的集子出來時，我倒要仔細看它一遍，替寫點批評。」誰料我的集子還不曾出，他已永離人世的羅網，重歸來處，將來賭物懷人，叫我能不黯然！

他最愛的是娘，她的死給他很大的痛苦。有機會馬上去親那另一世界的母愛，他的許多親人，竟許跟他自己說的一樣「在墳墓的那一邊開著天倫的懷抱，守候著他們的『志摩』，共享永久的安閑……」而且他也曾說過「從生入死，在我有時看來，只是投入了一種異樣的冒危。」所以這半空的死，或許是他巴望已久的解化。那另一世界，也許是他認爲更美，更詩化的，更永遠的和諧，但在這荒蕪的中國文壇，却始終是個無法補償，無可挽回的損失。想到他未完的。偉大的使命，和想他那不散的詩魂，定在泰山的極巔，當萬籟俱寂的五更天，恨絲絲的，悵望著故鄉的天涯！

文學的紀律

梁實秋著 實價五角半

這是梁實秋先生的第二本批評文集，較「浪漫的與古典的」材料更為豐富，態度更為鮮明。我們現今的文藝界太混亂了，我們也厭倦了，正好換換胃口，讀讀這一部嚴謹的批評。

威 尼 斯 商 人

William Shakespeare 著
顧仲彝譯并序 梁實秋校 實價五角

戲劇協社花了半年心血，三千元資本，完全模倣十六世紀伊大利的服裝布景，來排演這一部完整的莎士傑作，在中國舞台上真是空前盛舉。劇本是顧仲彝先生譯的，忠實優美，愛好戲劇者，無論看與不看這部傑作的公演，都不可不讀劇本，認識這本世界名著的真面目。

志摩師哀辭

趙景深

我對於文學發生興趣，是由於兩位師長的鼓勵，一位是洪北平先生，一位便是徐志摩先生。今年十一月十九日濟南號飛機失事，志摩師竟遇難慘死，實深痛惜。徐師的詩和散文，尤其是詩，在現代文學史上已經有很大的地位；倘天假以年，必能更有閃耀的光輝。現在我先寫一點追懷的話；他日有暇，還想詳細的介紹他的詩文。

我國新文學運動的開始實是新詩。在小說只出了兩三本的時候，新詩倒出了十幾種。當時人們寫慣了無韻詩和小詩，徐師忽以西洋體詩在時事新報的學燈欄內刊出，使人們耳目為之一新。記得這首詩的題目是康橋再會罷，每行字數相等，標點或句讀常在每行之間，不一定要在每行之末。也許徐師的紙幅過短，或是他的字跡太大以致每行恰恰可以達到紙的末端罷，於是排字的人把這首詩按標點或句讀分行。這樣既無音節，又參差不齊，不能一樣長短，便變得與無韻詩無別。徐師特意去信更正，重排了一次。因此引起了我的注意。從此我於胡適，康白情，俞平伯，汪靜之等名字外，又記住了一個徐志摩。我常想能夠認識這些位先生，以致欽佩之誠。

後來知道徐師是在英國康橋大學專學文科的，於是就更加欽佩了。因為我雖是喜愛文

學，只受了洪師一年的訓練，此後改習了兩年紡織工業，不曾繼續得到良好的導師。恰巧一九二三年南開大學開暑期學校，內中有徐志摩先生的近代英文文學。當時我和友人們有一個文學團體綠波社，社員議決，天津的社員一致加入聽講，於是都報名入學。其中如夜哭，他鄉的作者焦菊隱，晨曦之前，魔思的舞蹈，孤靈的作者于廣處等都是學員。可惜講期太短，兩星期只講十小時，此外徐師還分開演講未來派的詩：這兩種演講我都有記錄，收在我的近代文學叢談（一九二五，新文化書社版）裏。

徐師曾拿一首英譯的哥德的詩要全班聽講的學生譯，我得了第一獎，是大幅的哥德的照片。如今時有遷移，哥德的照片已經遺失，只剩下一張法郎士像的明信片，還存在我的匣中，作為徐師的紀念。

課餘我常和幾位朋友到徐師的宿舍裏去訪問。每在綠蔭之下，蒙着太陽的光照，聽徐師談講文學。他問我看過莎士比亞不曾，我說不曾看過，只看過蘭姆的莎士樂府本事，他勸我一看原書。但我終因其趣味不是近代的，不曾去看，有負徐師介紹的美意。

綠波社天津總社社員曾於徐師的講演結束後，請他茶敘，藉為話別。當時並共留一影，現此影尚在我的照相冊中。席間徐師問起我將來的志願：「你是否以文學為業呢？」我說：「我是這樣的想。」徐師搖了搖頭說：「大難，大難！文學是只好作為副業的。」

徐師剛離天津，我就失了業，天津新民意報爲了文學附刊不受讀者歡迎，或是節省經

費，或是爲了他故，便將我裁撤。我便寫信給徐師，想譯稿爲生。他便介紹我替晨報副刊譯小說，給我的覆信說：

……我十一離京去北戴河，不久即爲祖母病危急急的南回。老人的病竟不起，她生前愛我最深，而彌留前竟不能通一言爲訣，甚令悲愴！關於譯小說盼即直接與博生通信（附信介紹）。能試譯哈代，最合我意，吉百齡亦可嘗試。我大約月底方能到滬，泰氏（指太戈爾）如來，則十月初偕同北上，爾時當可會面。（一九二三，九，六。）

後因振鐸兄介紹我到長沙去教書，便不曾譯小說；但徐師的盛意是深感的。在長沙兩年的教書生涯裏，也常看看晨報，知道此時晨報副刊已由徐師編輯，幾乎每天都有他的長篇文章。我以前知道他的筆是不大勤快的，現在忽然如此大量生產，真使我非常驚訝，對於他的精力表示欽敬。詩刊也於此產生，造成了今日的西洋詩體。我所譯的一首哥德的詩也在這時刊了出來。巴黎鱗瓜，自剖，落葉，翡冷翠的一夜幾乎都是此時的成績。可以說一九二五年是志摩師最有收穫的可紀念的一年。

與徐師一別就是兩年半，直到一九二六年春天，方纔第二次在上海與他相晤。我知道他到了上海，便寫信給他，想去看他，並索贈志摩的詩（中華仿宋字排，華裝）。當時他覆了我一信：

太對不起你了！你信到後，我就想專誠去看你先不通知你，但新年來爲私事在滬杭路

屢次往復，不曾騰出空來，所以沒去成，也沒回信，請你原諒。明天（元宵）我上午到振鐸家裏，我叫他約你也去，不知便否，盼望你見面。我聽說你快成家了，而且是蘇州親，先賀喜你，不是我俗套，因為遲早躲不了那一天，我自己也不在遠，說實話，詩集明天帶給你。（一九二六，一，一四。）

蘇州親就是指我的前妻馬芝寶，他自己也不遠大約也不必加註解了。

我爲了家貧無力完姻，只得臨時趕譯了一篇柴霍甫的活財產來，拿了譯稿去見徐師，想換一點錢用。那時徐師和他的父親以及兒子阿歡都住在旅館裏。時候是早晨，他們都剛起來。徐師的父親正在雍頭；他很胖，很誠樸，完全與徐師兩樣；既不瘦削，亦無翩翩的風致。阿歡大約十歲左右，倒很像他的父親，用一句舊小說上的話，生得「眉清目秀」。徐師說：「趙先生會講童話，你請他講給你聽罷。」阿歡便鬬着我講，我只得講了一個安徒生的大小克勞司給他聽。我正在指手畫腳的時候，志摩師彎着腰從門外騎着小腳踏車進來，叫喊道：「你看爸爸騎你的車！」阿歡拍掌大笑。

後來我又與志摩師談詩，問他對於自己的詩所最喜歡的是哪一首，他說是無題，現在我已將這首選在我的混合國語教科書第二冊裏。

他收下了活財產，以備編晨副之出，預先給了我四十元的稿費。加以叔父資助我數百元，我便草草結了婚。

結婚後便到紹興教了一年書，又到海豐教了半年，回滬時是一九二七年夏天，正逢徐師等在華龍路開辦新月書店的時候。我把新詩集荷花結集起來，想因徐師之力，在新月出版。但徐師勸我暫且不要出版。我因為好勝心切，終於後來交給開明出版了。徐師，請恕我沒有素養，現在我已謹慎寫作了。

從這時起，我便不曾離開上海，四年半的上海生活間，時常在筆會和其他宴會席上遇見徐師。因為忙於衣食，師友均疏，此後便不會特地去訪問徐師，一九二七年有一次的訪問，我曾寫了一篇『是媽媽！』收在黨軍上海婦女慰勞北伐前敵兵士會紀念刊裏，誰知這竟最後的一次訪問了呢！

我的前妻死後，我又與李希同女士結婚，徐師特地來喫喜酒，還送了一個極別致的滿綴着紅玫瑰花的橢圓花籃；為時不過二年，想不到我竟要送徐師的白花圈了！

最近徐師的猛虎集出版，我買了一本來讀，正在這樣想念，這本詩集裏已由晚唐的綺靡風格移向宗教的虔敬了，誰知這竟是他最後的著作了呢？

徐師的散文集題作自剖，封面畫着他的面容，一把紅刀把他的面容分作兩半，旁邊是些圓圈，海扇之類。以迷信說來，這似是預兆。紅刀是紅火，圓圈之類就是飛機內的機件。集中並有想飛一篇。難道徐師真的應了謊言了麼？

像徐師這隻文采華麗，連吐一長串的珠璣的散文作者，在現代我還找不到第二個。丘玉麟

雖有一點近似，總覺顯露堆砌的痕跡，不及徐師的靈活。

記得朱自清說過，現代中國詩人，須首推徐志摩和郭沫若，徐師的戀愛小唱如雪花的快

樂之類的確是值得稱讚的。

自剖文集裏有哀思輯，不想竟臨到我為徐師寫哀思了。白采，羅里芷，胡也頻，朱大偉

……一個個的矢折，現在徐師又與世長辭，唉，人生的變幻無常呵！命運，命運，他的力

量是這樣的大，我現在纔明白為什麼徐師這樣的愛哈代並且要我也譯哈代！

一九三一，一一，二七。

先知

Kahlil Gibran 著
冰心女士譯

甲種實價一元二角
乙種實價八角半

一。先知是敘利亞(Syria)凱羅紀伯倫(Kahlil Gibran)許多作品中的傑作之
學。的眼光，高深學理，都解答了出來。使我們不能解答的一切大小問題，用哲
的筆，誰都看了要感動的。但是她的嘗試，哲理雖深，而譯筆淺顯流暢，恰能算合原文
文，誰都看了要感動的。但是她的嘗試，哲理雖深，而譯筆淺顯流暢，恰能算合原文
的意義。這部分知是翻譯的嘗試，哲理雖深，而譯筆淺顯流暢，恰能算合原文
不訂考書用厚道林紙印刷，並且附插圖十二幅，皆名貴之作，用銅版紙精印。裝
人手究，美麗絕倫。欲知人生之真諦，及欲領略冰心女士的翻譯手段者，不可

送志摩昇天

張若谷

耶和華要用旋風接以利亞昇天，

以利亞與以利沙從吉甲前往。

他們正走着說話（師徒二人，都是猶太的先知。）

忽有火車火馬將二人隔開，

以利亞就乘旋風昇天去了。

以後不再見他了！

舊約列王紀下，第二章。

志摩：

你是一個善寫哀思文章的能手。你記過你的祖母之死；你悼過你的表兄沈叔薇；你傷過你的忘年交雙括老人；你弔過劉叔和；你哭過你的可愛的小彼得。昨日弔人的，今日却被人弔了。在你生時，你是一個不覺得「生是可欲，死是可悲」的達觀者。但你也想到「在這後的呼吸離竅的俄頃，不能輕易的斷定那一邊沒有陽光與人情的溫暖。」如今，你竟然穿着雪白的長袍，冉冉的上升天去了。在天國裏，究竟有沒有人情的溫暖，

送志摩昇天

一

你不是已經和你的祖母，愛子，至親，好友們款款重晤嗎？志摩，希望你在天之靈，托夢給你人間的親友們，給我們一個滿意的答案吧。

志摩，你是一個詩人。有人說：「詩人便是先知」；你的確也是一個先知。這一次你坐飛機昇天，決不是偶然的事。在你五年前的舊作想飛裏，你早已給我們預洩了天機了。

「飛上天空去浮着，看地球這彈丸在大空裏滾着，從陸地看到海，從海再四看陸地。凌空去看一個明白——這才是做人的趣味。做人的權威，做人的交代。這皮囊要是太重擲不動，就擲擲它，可能的話，飛出這圈子，飛去這圈子！」

天上那一點子黑的已經迫近在我的頭頂，形成了一架鳥形的機器，忽的機沿一側，一球光直往下注，轟的一聲炸響，——炸碎了我。在飛行中的幻想，青天裏平添了幾堆破碎的浮雲。」

在當初，誰都只當是你的一時遊戲的筆墨，是所謂詩人的幻思和理想。到如今，有了事實的，實現和應驗，我們才知道那篇想飛，是你的一種真實的自剖是一種先知的預言。但是總怪我們太不聰明了，爲什麼一直須等到事情的結果呈露在我們眼底以後，才會想起了你的預言呢？志摩，你是一預言家，你是一個詩人！

志摩，朋友們都說你死得太悽慘了。有幾個和你素未謀面也沒有讀過你的作品的學生，聽見了你的死訊，大家都表示無限的惋惜。她們愛憐天才的一番盛情，想你在天有知，也必有動於中。但是，一般的人，只惋惜你死得悽苦，他們決不是你的真正知己。他們不會了解詩人之死和俗人是有不同的地方。志摩，我自信是了解你的朋友中的一個，雖則當你在世時我們很少相互罄吐的機會，當你的靈柩從南京運回上海時，我也沒有一臨憑弔；我却早從你的作品中認識了你的思想和信仰。

志摩，你不但是詩人，是預言家；你還是一個哲學者。有人稱過你是「詩哲」，或許在你自己聽了也要不以爲然。但是在你再剖文中，你已經供招過你的人生觀；——

「我信我們的生活至少是複性的。看得見覺得着的生活是我們的顯明的生活，但同時另有一種生活，支配前一種的生活，比是我們投在地上的身影，形體是不可捉的，但它自有它的奧妙的存在。它是你的性靈的或精神的生活。你覺到你有超實際生活的性靈生活的俄頃，是你一生的一个大關鍵！」

我這時候就比是一個人初次發見他有影子的情形。驚駭，聳悚，猜疑同時並起，在這辨認你自身另有一個存在的時候。我這輩子只是在生活的道上盲目的前衝，只是無目的的奔馳；從那裏來，向那裏去，現在在那裏，該怎麼走，這些根本的問題却從不會到我的心。但這時候，突然的，懊然的，我驚覺了。」

志摩，我現在也無須再來和你叨叨絮絮地討論這些玄妙問題。如今，你已飛出了這一個圈子，什麼是真理，什麼是另一種生活，你都已經恍然大悟身歷其境了。在你生時，你不是說過「生命不定是可喜，死亦不定可畏」嗎？因此從生入死，在你看來，「只是解化了實體的存在，脫離了現實的世界，又投入了一種異樣的冒險。」（悼沈叔微）乃人生自生至死，如勃蘭思德的比喻，真是大隊的旅客在不盡的沙漠中進行，只要良心有個安頓，到夜裏你臥倒在帳幕裏也就不怕噩夢來纏繞。……如果我們的生前是盡責任的，是無愧的，我們就會安坦的走近我們的墳墓。」（我的祖母之死）志摩你生時既然抱着這樣的人生觀念，當你靈魂在脫離了肉體飛上天的俄頃間，一定毫不感什麼痛苦或驚駭。因此，我對於你的死，不哭，也不悲傷，我只有悵惘。志摩，請你相信在我的心裏還留着對於你的相當的懷念。

志摩，凡是知道你死況的人，都哀悼你死得太慘苦。我去獨自要贊美你的死，你的死是一首詩，你死得真美麗！

從你的預言想飛一文中，我想像到你那一飛沖天到半天空的情景。你隨身帶着一隻你出門不離身的裝文件的皮箱，這裏面有稿本，有日記，有信件，大都是見不得人面的。志摩，你真是一個可人兒，那許多見不得人面的日記和信件，如今都成爲灰燼了。一切和那些祕密信件有關係的她們和他們，從此都可以高枕而臥了。你坐在「其

翼若垂天之雲：背負蒼天，而莫之天闕者」的鳥形機器裏，蕩漾在無窮的碧空中，飛。飛！要飛就得滿天飛，風攔不住雲擋不住地飛！一起就沖着天頂飛！高入了雲，高出了雲，還是向上飛去。那時你忘却了世界的一切，人間一切，你只是贊美着青天和白雲，你也不覺得機器的震搖，你也沒有聽見機器的炸響，一剎那間你的靈魂，冉冉的上昇。柔柔的彩雲跳過來擁着你，望着最光明的去處昇去，只留下你的遺軀，跟着一蓬煙火直往下瀉。應驗了你抄在迎上前去一文中的詩句：——

我不辭痛苦，因為我要認識你，上帝；

我甘心，甘心在火燄裏存身，

到最後那時候見我的真，

見我的真，我定了主意，上帝，再不遲疑！

志摩，你那樣的死，不是值得我們讚美的嗎？我在此贊美你的死，贊美你的昇天！最後我要抄這幾句你生時愛讀的達文賽的話，送給你的在天之靈，當作我的追悼文：

這人形的鳥會有一天試他第一次的飛行，

給這世界驚駭，使所有的著作贊美，

結他所從來的棲息處永久的光榮。

Requiescat in pace Amen。

二十年十一月三十日

阿伯拉與哀綠綺思的情書

梁實秋譯

實價 六角半

這是八百年前的一段風流案，一個尼姑與一個和尚所寫的一束情書。古今中外的情書，沒有一部比這個更為沉慟，哀豔，淒慘，純潔，高尚。這裏面的美麗玄妙的詞句，竟成後世情人們書信濫調，其影響之大可知。最可貴的是，這部情書裏絕無半點輕薄。譯者認為這是一部「超凡入聖」的傑作。

國民外交常識

陳耀東著

實價 六角半

我們處在這強權即公理的世界裏，自己既沒有武力做對外交的後盾，當然暫時祇好有組織有紀律的國民來做外交的後盾。但是一般國民大都缺乏外交知識的訓練；譬如從前江灣的英飛機事件，大家祇知道折毀滬杭路軌不當，却不知道英國的軍用飛機在我國領空權裏自由飛行更是不當。諸如此類的事真不知道有多少。上編述國民對於外交問題應有的知識，下編敘中國與國際間之關係；真是中華民國國民應當人手一冊的常備參考書。

新月月刊投稿簡則

- (一) 投寄稿件，或自撰，或翻譯，文體以白話為宜。
- (二) 投寄稿件，請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符號。
- (三) 投寄稿件，如係翻譯，請將原本一併附寄。
- (四)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及簡單履歷，以便通訊，或介紹於讀者。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 (五) 投寄稿件揭載與否，本刊恕不能一一函復，原稿亦概不檢還。惟重要稿件如未揭載，得因預先聲明，並附足郵資。寄還原稿。
- (六) 投寄稿件揭載後酌致薄酬如左：
 - (1) 現金每千字從二元至五元。
 - (2) 特別付稿更當從優致酬。
- (七) 投稿揭載後酬報之類數，由本刊酌定致送。
- (八) 投寄稿件揭載後，經覺察已先在他處發表者，恕不致酬。
- (九) 寄來稿件本刊有酌量增刪全權。但投稿人不願者，可於投稿時預先聲明。
- (十) 稿件請逕寄上海四馬路新月書店轉新月編輯部。

新月月刊第四卷第一期

編輯者 羅 隆 基

發行者 新月書店

上海四馬路

價 目		廣 告 刊 例			
全 年	十二冊	三 元	特 等	底封面之外	七十五元
半 年	六 冊	一元六角	優 等	封面之內及底面之內	六十元
零 售	每 冊	三 角	上 等	正文中間	五十元
國外加郵費	每 冊	一元六角	普 通	正文前後	四十五元
(本期特大號零售每冊五角) (長寄訂閱者特號不另加價)					二十四元
					十三元

廣告概用白紙墨字 如用色紙或影印價目另議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新

月

合訂本

第一卷

上下二册

第二卷

上下二册

第三卷

上下二册

每卷實售四元

上海新月書店發行